

《我還是救護員的日子》

作者: 八運當令

Powered by [紙言](#)

1.1 我的職業

某早上。

「咦...個度好似有人暈咗喎！」

朦朦朧朧間，喺巴士上層閉目養神中既我聽到其中一名乘客咁講。

我由窗口望落去，發現有個阿伯訓咗喺地，附近仲圍住咗好多人。有啲係上前睇吓個阿伯咩事，有啲係純粹圍埋黎湊吓熱鬧，有啲係揸住部手機喺度影...

有時真係唔明，唔明白點解香港人咩都要拎部手機出黎影一餐。

我翻工既地方就喺附近，但比平時早咗一個站落車，因為我打算去視察一下阿伯既情況，睇吓有咩可以幫到手。

「唔該借借！唔該借借！」我試圖擠入人群。

埋到去阿伯身邊，我發現佢軟臥喺地上，雙眼緊閉。

我立即檢查一下佢既脈搏同呼吸...

脈搏強而有規律，呼吸則有啲急促。

雖然阿伯連眼都睜唔開，但起碼有生命跡象，未至於不省人事。

「阿伯！阿伯！」我嘗試喺阿伯耳邊啞佢。

我留意到阿伯既眼皮跳動咗幾下，應該係聽到我叫緊佢。

我再嘗試用手向阿伯既肩膀輕輕捏幾下，而佢亦好似感覺到有人搞佢咁，上身縮一縮。

非常好，情況不至於太壞。

可能係血糖或者血壓問題，又可能係呢排天口熱，中暑都未定，真係要詳細檢查過先知。

鑑於阿伯現時既情況，睇怕都要送院處理。

「係咪已經有人報咗警？」我詢問群眾。

呢個時候，有位女士舉手回應：「我啱啱報咗！」

嗯，很好。

現時都無咩可以做到，唯有等救護車到場，將阿伯送去醫院。

「大家散一散開先啦，咁多人圍住喺度，阿伯會唔夠空氣用。」我起身向大家呼籲。

呢句係真心說話，圍晒埋黎都幫唔到啲咩手，不如散開留啲氧氣俾阿伯好過。

然後人群逐漸散去，翻工既去翻工，買餸既去買餸。

而我則打算等埋救護車黎先走。

望望手錶，距離正式開工既時間仲有十五分鐘，雖然可能有啲趕，但絕對翻得切去。

救護車好快就到場，而我將阿伯交俾幾位救援人員之後，立即提步跑去翻工。

可能你會問，為咗幫個阿伯而搞到自己翻工趕頭趕命，仲身水身汗，值得嗎？

我覺得值，因為...

我既工作本身就係要去拯救生命。

提到拯救生命，各位一定會諗，我到底係咪醫生？抑或護士？定係消防員？

錯晒喇，全部都唔係。

我既職業同樣係需要穿上制服，但呢班人喺社會上好似一直都不太起眼，一般市民總係會叫錯我地既職銜，甚至乎根本唔知道我地係咩人，剩係知我地係負責救人，身穿白色制服。

由今日開始，我希望大家記得，有一班身穿白色制服，走在最前線進行拯救工作既人，叫做救護員。

無錯，我係一名救護員。

1.2 救護工作

「早晨阿寶！」抵達救護站，喺更衣室入面撞到某位同事。

「早晨呀益哥！」益哥喺呢行入面已經有三十年既年資。

扯一扯開話題先，我發現大部分人都唔知道，救護員其實係駐守救護站 / 消防局，而唔係醫院。仲有，救護員係隸屬消防處，而唔係醫管局。

關於呢點，十個人裡面起碼有八九個都唔知。

「今日遲咗啫！」益哥過黎搭咗我一下膊頭，佢既笑容依舊係非常親切：「今日無阿sir喺度，唔使集隊喇。」

佢口中所講既阿sir，係局入面既救護主任。

「收到！」我對益哥都係一如以往般恭敬。

雖然唔使集隊，但我用比平時快一倍既速度換上制服，白色制服上貼有我既紅色名牌。

點解咁急？因為喺開工之前，我想拿拿聲屙個屎先，開工前唔屙，我驚開工之後搵唔到機會屙。

正常情況下，我地每一日翻工都要集隊同點名。職級比較低既同事會著好制服列隊，而職級比較高既同事就會進行點名，同埋編配車更。

至於我地係點樣分職級？

睇膊頭啦！兩邊膊頭上面會有個臂章，而臂章上面會有顯示...關於職級呢樣嘢，稍後有機會再同大家解釋。

屙完屎，我就正式開始投入工作。屬於日更既我會接替夜更，而經已當值十二小時既夜更同事可以收工。

救護員係需要輪班工作，簡單黎講，我地既翻工模式係「Day Day Night Off Off」，即翻兩日日頭，一日夜晚，然後放兩日假...

都係唔明？

咁我不如舉個例子。

1月1日(星期一)1月2日(星期二)1月3日(星期三)1月4日(星期四)1月5日(星期五)DayDayNightOffOff
1月6日(星期六)1月7日(星期日)1月8日(星期一)1月9日(星期二)1月10日(星期三)DayDayNightOffOff
(Day: 08:30 – 20:30 / 07:30 – 19:30, Night 係早晚時間掉翻轉。)

根據以上規律，如此類推。

所以剛剛放工既夜更同事就可以享受兩日假期，而今日係放假後第一日開工既我就要捱多個Day Day Night先有得再放假。

「燈凳燉鄧～」

剛剛先將啲裝備拎上車擺好，條氣都未抖順，局內既鐘聲就響起...

呢行其實真係好忙。

鐘聲一響起，就代表有市民報案求助，我地要出動救人。

「緊急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秋名山去123號救護車...」每次有行動，局內都會有呢種自動廣播，講述派邊一架車出動，救護車需要前去既地點，同埋係咩類型既案件。

我當然唔係駐守秋名山，個名只係老作，而救護車號碼都唔係真。

「女性長者，頭暈.....緊急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秋名山去123號救護車...」然後自動廣播會重覆多次。

「我頂，一接更就要去車。」剛剛上車既益哥話。

佢係今日呢架救護車既主管，佢膊頭上面有三條柴。

「又係老人家...」我另一位年資比較淺，名字叫輝仔既同事抱怨。

佢似乎對又係做老人call感到有啲洩氣，而我就覺得無乜所謂，因為老人call通常都無乜嘢做。

益哥只係淡然回應：「有乜計？我地呢度聖誕老人村黎架嘛。」

「哈！」我笑咗一笑。

拍住益哥做嘢，當日既心情都特別舒暢，畢竟佢經驗豐富，為人友善又易相處，又好肯教啲新人。想申請假期，只要開聲，佢點都會幫你死掂佢，而唔會好似電視劇入面個三柴咁，講埋晒啲咩車更已經編好晒，好難調動人手之類既廢話。

作為一隊人之中既老大，請日假咁少事都阿支阿咗摩洛哥，你叫啲細既以後點樣順你？以後做嘢個陣，點樣同你拍爛檔上心啲？

對於益哥，一句講晒，就係好拍。

等大家各就各位，安頓好晒之後，身為司機既我打開車身既閃爍藍燈，調較好響號，救護車正式出動。

#####

病人係一位年約80歲既阿婆，由於佢係獨居老人，所以係佢自己打電話報案，亦都係佢親自開門俾我地入屋。

去到現場，我地立即為婆婆進行一啲基本檢查。

「**Pulse 87...SPO2 98... BP 176/92... Temp 36.3**

」輝仔一邊進行檢查，一邊將結果讀出，而益哥就將以上既指數抄喺紙上面。

(假如唔記得拎工作紙，我地就會好不羈咁抄喺隻手套上面，但我試過幫手抄，轉過頭唔記得上面原來係寫咗嘢，見對手套有啲污糟，然後除低掉埋...不過唔緊要，咪再檢查多次囉。)

「阿sir，我啲指數正唔正常啊？」婆婆問。

益哥回答：「除咗血壓高啲之外，其餘都正常啦。」

「我有無發燒啊？」

「無啲，體溫正常啲。」益哥問：「除咗頭暈之外，仲有無見邊度唔舒服？」

「無其他唔舒服喇，剩係覺得頭好暈...」婆婆一直用手輕搥前額。

「幾時開始架？」

「今朝一訓醒就好暈。」

「有無食早餐？」

「剛才食咗啲粥，但唔係好食得落。」

然後益哥示意我地驗埋血糖，於是我就幫婆婆拈手指，因為無食嘢而頭暈都好常見，但血糖機上所顯示既讀數係6.7，屬於合理範圍之內。

「血糖都正常啲...仲靚仔過我。」益哥：「好啦，同你入醫院檢查吓啦。」

然後，我扶婆婆坐上我地所帶備既救護車輪椅，準備送婆婆入醫院。

點解唔用床，因為張床連升降機都入唔到。邊啲大廈入到床，邊啲入唔到，真係要有經驗先知。

其實頭暈既原因可以有好多，血壓高或者血糖低都會引致。嚴重啲既，頭暈亦都可以係中風前既跡象，所以無得估，最好就係入醫院作個詳細檢查。

況且，叫得救護車一般都係想入醫院俾醫生檢查吓，雖然呢個世界上總係會有例外。

上到救護車，我地會俾婆婆訓喺床上面休息，然後開車將佢送去醫院。

去到醫院，幫婆婆辦好登記手續之後，院內既護士姑娘會接手處理，而我地既工作亦都完成，救護車會駛回救護站/消防局，等待下一次既出動。

可能你會問，乜救護員既工作睇落好似好簡單？

其實唔係，因為每次遇到既案件都唔同，只係今次既個案係普通頭暈，而病人既身體無出現任何特殊情況，我地既設備同埋技術都幫唔到佢啲乜，除咗俾吓氧氣，同埋架車盡量唔好開得咁快咁搖。

若然要作進一步既治療或者檢查，必須入院交由醫生去處理。

救護員究竟係社會上飾演緊一個咩角色？

試想吓，假如有人喺街上面受傷，當係骨折或者流血不止，醫生護士係唔會有可能去到現場為傷者處理，除非佢地咁啱路過，但就算係咁，佢地都唔會有工具可以幫到病人。

所以係要由救護員將傷者運送去醫院，而過程中亦會為傷者提供初步既護理。

至於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天災人禍之類，救護員就會擔當拯救生命既角色。

基本上，救護工作可以話係屬於急救，喺任何有人受傷或需要救護服務既情況下，去現場為傷者病人提供治理。

=====

救護日常：

Vital Sign，維生指數，包括脈搏，血壓，血含氧量等等...

學術上既嘢唔想講太多，但一般成年人既心跳會處於 60-100次不等(一分鐘內)，心跳過快過慢都唔係一件好事。做開運動既，通常心跳會無咁快。

血壓分上壓/下壓，最理想當然係120/80。

血含氧量，最高最理想係100，一般人都有95或以上。

SPO2唔理想，譬如低過90咁，就俾氧氣，期望數字能夠回升。(氧氣當然唔係人人都俾，啲啲A4紙割傷手指，睇落仲精神過啱啱翻完夜既我，點俾得落手？)

透過參考呢啲維生指數，去決定提供對方一個適合既治療，例如當血壓超出某個範圍，就唔可以俾一啲同心臟病有關既藥物。例如當發現對方原來有某種疾病，就要用另一種唔同啲既面罩去供應氧氣。

關於綠牌紅牌分別：

柴有分三柴，兩柴，一柴。

三柴係總隊目，即老總，正常情況下一隊人裡面只會有一個，兩柴會有幾個。做得三柴兩柴，都係綠牌。三柴對上就係兩粒花，即救護主任，一粒花未過試用期，過咗會變兩粒花，再升先係三粒花。

綠牌即係EMA II (EMA = Emergency Medical Assistant)，每架車至少要有一名擁有有EMA II 資格既人。兩柴一定係綠牌，但綠牌又唔一定係兩柴，因為個綠牌未輪到佢升職，升到職先會係兩柴。真係色即是空，空不是色。

做夠一定年資，就會有機會去上course，上完course就會變綠牌。綠牌有資格用到好多唔同種類既藥物，包括打針落藥。

綠牌有機會做救護車主管。

但好多時都會見到綠牌係司機，因為同車入面已經有個升正既兩柴。

一個無兩柴既綠牌，就係處於一個唔上唔落既情況，主管又未真係輪到佢，但有時又會被安排去做主管。當另外兩個分別係一個三柴同一個兩柴，佢又會做返最細嗰個，即車籠，當然呢種情況唔多，畢竟人手短缺。所以佢地又被俗稱為「萬能插」，因為插佢去咩位都得。

至於紅牌，由於只係EMA I，藥物方面既嘢基本上好多都無資格用。

假如問我綠牌同紅牌有咩唔同，我會答係年資同級數既分別。仲有，當要叫下午茶嗰陣，如果係都要有人請，一定唔會係個紅牌出錢囉。

一柴就犀利喇，呢個人唔升兩柴，只係紅牌一名，但因為佢做夠十八年，部門會俾一條柴佢。由於呢個人年資深厚，呢條柴亦叫做「防撞欄」，至於防撞欄背後有咩意義，就要自己參透吓。

1.3 生與死

唔知大家會唔會有意想擠身救護呢一行呢？

投考救護員，係要首先通過體能測試，然後筆試，最後到面試。

體能方面既要求其實唔算高，引體上升只需要做到兩下。掌上掌，仰臥起坐都只係需要一分鐘內做到30下左右。最辛苦及最難都係一樣叫俯後撐既嘢，一分鐘內要做廿幾下，時間其實剛剛好足夠，不過花時間係可以鍛練到。

筆試係考選擇題，同CRE既能力傾向測試相似。

至於最後一關既面試，基本既準備當然要有，但某程度都好講求運氣，因為好視乎面試考官鍾唔鍾意你，合唔合眼緣。

短短十五至二十分鐘時間，要表現出自己幾適合做呢份工，而又要令到幾位考官滿意。

面試結果可以好極端，曾經聽過有人識答晒面試中既問題，佢亦覺得自己表現唔錯，但最後竟然唔請。亦聽過有人連一條問題都唔識答，題題都答No sir，但最後都俾佢考到。

一句講晒，考官都係人，印象分呢啲嘢其實好主觀。

投考成功之後，係需要進行為時廿六個星期既訓練，亦即係所謂操班。

講起操班，其實真係有好多嘢可以分享...

！？

我當初點解會揀呢份工？

或者等我同大家分享少少往事...

#####

十幾年前，好記得嗰日係中秋節。

由細到大，我都好鍾意游水。當時剛剛成為高中生準備迎戰會考既我，相約年紀比我細四年既弟弟去石澳游水。

阿傑都係剛剛由小學雞榮升為初中生，前幾日先過完佢既十一歲生日。

可能受到我呢個做哥哥既影響吧，佢好似都幾鍾意游水，所以我地兩個每逢星期六日就會去屋企附近個泳池游水。

由唔識喺水裡面浮，教到佢學識四式。

阿媽話弟弟年紀仲細，就算有我既陪同，都唔放膽俾佢去沙灘游水。畢竟游泳池既安全性始終比沙灘高。

「升中學啦，讀到中學我先俾你去海灘玩。」阿媽咁樣同弟弟講。

事實上，阿傑同佢啲同學仔已經私自去過海灘好幾次。佢瞞到阿媽，但瞞唔到呢個做阿哥既我，畢竟我都經歷過佢呢個反叛階段，亦都曾經蠱惑過。

然後，我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同阿媽講：「我同細佬今日會去石澳泳灘玩。」

阿媽只係「哦」咗一聲，就繼續喺廚房剁佢既肉餅。

當時科技未去到而家咁發達，得我一個有手提電話，而且仲只係傳短訊既年代。

「我有啲嘢搞，今日要早啲出去，我地兩點鐘喺石澳等啦。」臨出門口前，我同阿傑講。

「好啊！我仲有啲咩要帶？」阿傑雀躍非常，表現急不及待。

「都係泳褲，泳鏡，毛巾，沖涼用品啲啲囉...」我諗咗一陣，睇吓仲有咩可以帶去沙灘玩：「丫！沙灘波有無帶呀？」

「係喎！差啲漏咗呢樣！」

除咗游水，我地都好鍾意踢波，所以點少得呢樣嘢。

提早出去，係因為我當日約咗個朋友食晏，同理有套漫畫要拎。套漫畫叫《我們的足球場》，係個朋友話唔要，於是轉讓俾我。

同朋友食完飯之後，我就搭巴士入石澳會合阿傑。

一到假期，人多，車仲多，仲有少少塞車。望望手錶，已經比原先約定既時間遲咗接近四十分鐘。

雖然泳灘好多人，又無電話可以搵到佢，但基於佢今日條泳褲係相當搶眼既紅色，所以應該可以好快喺茫茫人海中搵到佢。

落車既時候，我發現附近泊有幾部警車，消防車同埋救護車，相信應該有事情發生。

「聽講個邊有個人浸親喎...」沿途，我聽到有人咁講。

「吓！？咁而家點？」

「好似搶救緊。」

唔知點解，聽完呢段對話之後，我個心有啲唔舒服，而呢種唔舒服係難以言喻。

入到泳灘範圍，我試圖搜索阿傑既身影，但花咗一段時間都係搵唔到。

之後，我見到一班身穿白衣既救援人員喺另一邊位置匆忙地離開緊泳灘，我留意到抬床上既人好似係著住一條...

紅色泳褲！？

我頭皮立即發麻，呢種發麻既感覺由頭頂瞬間傳落到雙腳。

我二話不說，立即放低晒啲嘢衝過去，好希望事實並唔係剛才自己幻想中咁樣。

嘎...嘎...嘎...

終於跑到過去，我望向訓喺抬床上面被拯救中既人...

！？

嗰個畫面...

我呢一世都唔會忘記。

呢張面色異常蒼白既臉孔，的確就係我細佬阿傑...

「細佬！」

望到阿傑個樣，唔知點解...我個心已經涼咗一大截，絕望既感覺湧上心頭。

我雙手抓住自己既頭髮，眼淚不斷流下，好似決堤一樣。

到底我係咪發緊夢！？

我唔想相信眼前呢個事實，但被自己扯住頭髮令我感覺到痛，而發夢係唔應該有痛既感覺，而且呢種痛係由心入面碎裂出黎。

一名正為阿傑進行急救既救援人員問我：「你係咪佢屋企人！？」

我點點頭，喊到講唔出嘢。

「跟埋黎！上車！」嗰位救援人員拋低呢句之後，就繼續專注佢既拯救工作。

之後既嘢我唔再詳述太多，唯一要交代既，就係阿傑最後係救唔返。

佢既生命，喺剛剛過完十一歲生辰無幾耐既當日就完結咗。

喺中秋節呢日，我就咁無咗個細佬。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有啲怕中秋節，亦非常怕去回想當時既畫面。

即使去到事隔十幾年後既今日，一旦諗起，我就會喊，眼淚好似流幾多年都流唔完咁。

到底佢當日點解會遇溺？

我唔知。

有人話係鬼節仲未過既關係，當時佢自己一個落水玩，水鬼要搵替身，於是就出事。

亦有人話一定係落水前無做足熱身而抽筋，始終海灘唔同泳池，當有起事上黎唔係咁容易被其他人察覺到。

真相係點，唔會有人知。

講到尾，都係我呢個做阿哥既責任。

假如當日我唔係約咗朋友拎漫畫...

假如當日我並無遲到，而係陪佢一齊入石澳...

假如當時我喺佢身邊...

或者...根本就唔會發生呢一件事。

阿媽當然好難過，我親眼見證住佢一夜白髮，好恐怖，頭髮喺一夜之間差唔多變白晒。

我無法接受現實，相信佢更加接受唔到無咗個仔呢個事實。

從頭到尾，阿媽都無怪責過我，無覺得我無好好睇住個細路，唔認為阿傑出事我係需要負上責任。

「阿寶，啲嘢整定架...」阿媽經常將呢句話掛喺口邊去安慰我。

唔知點解，聽到佢咁講，我內心既罪疚感反而仲大，仲更加難受。

我情願所有人都將矛頭指向我，怪我，鬧我，最好出手打埋我...

或者咁樣我個心會好過啲。

當年我其實仲要應付會考，懷住喪弟既心情去溫習同埋考試，簡直就係一種折磨。諗返起都有啲佩服當時既自己，或者一個人既能耐就係咁樣鍛鍊返黎。

令我堅持落去既動力，一切都係來自阿媽。細佬已經唔喺度，假如連我都唔生性既話，實在太不負責任。

最後，好彩都俾我考到五科合格，但之後就無繼續讀上去，而係出黎打工養家。

成為救護員之前，我做過幾份工，分別係售貨員，文員...

五科合格係投考救護員既最低學歷，想做救護員既原因，一半係想自己份工有意義啲，另一半係想幫

自己積返啲陰德...

我始終覺得自己要為阿傑既死負上責任，既然在生時我無法好好照顧呢個細佬，我想用自己既餘生去幫佢積吓福，等佢可以早日投胎，下一世跟戶好人家...

對唔住阿傑，今世係阿哥無好好咁睇住你。

或者你會覺得我好傻，抱住一個贖罪既心態去過活，但感受係屬於我自己，旁人係唔會明白。

#####

「燈凳燉鄧～」

發白日夢途中，局內忽然響鐘。

「緊急救護先遣服務，秋名山去234號救護車...」

一聽到係自己去車，拿拿聲起身準備。

「女性長者...不省人事...緊急救護先遣服務，秋名山去234號救護車...」

當聽到不省人事，我地自身都會立即提高警覺，預咗要同死神進行激鬥...

好似講得有啲誇，其實都係為病人進行急救，務求保住對方條命，喺送達醫院既過程中防止傷勢病情惡化，呢啲係救護工作既基本原則。

去到現場，發現案發單位既大門經已打開，好明顯係屋企人預先開定門俾我地。

主管率先入去視察情況，而我同另一位同事緊隨其後。

主管先檢查病者既呼吸脈搏。

我望住躺喺床上郁都唔郁既婆婆，望到佢個樣既時候，又係嗰種個心涼咗一大截既感覺。

「開壇。」檢查完之後，主管只係講咗呢兩個字。

咁係代表婆婆失去生命跡象，我地要開壇作法。

開壇只係兩隻字，但當中既過程係千絲萬縷。

學過急救既人就會知道，我地係會有部AED機（自動心臟去顫器），當病者完全失去生命跡象，即無晒呼吸心跳既時候，我地就會用到。

呢種儀器係可以引發電擊，係有電流通過，就好似睇電視醫生大嗌一聲「Clear！」，然後用嚟電擊病者一下，病人喺床上成個人彈一彈起咁。

關於拯救過程既細節，由於太過學術，所以唔詳述太多。不過有樣嘢想講吓，整個救人過程入面，一

定要保持冷靜，通常一急就亂，一亂就錯，一錯隨時影響埋人地條命，連累埋身邊同事，所以係名副其實既「唔好急慢慢黎，但最緊要快」。

救護車入面只得三個人，就係主管，司機，仲有隨員。無論單案有幾急，死人塌樓都好，都係呢三個人夾手夾腳完成。

主管所兼顧既嘢當然最多，因為整個過程都係由佢控制，其餘兩人基本上係跟佢指示做嘢。

至於司機，咪以為只係負責揸車，其餘就乜都唔使做，一樣係要落手落腳做，只不過係病人運送醫院途中，佢要負責埋揸車。一般做夠三年，差唔多過或者過咗試用期，就會升格做司機，無得你揀，所以一定要有車牌。除非升職做主管，不過都係好多年之後既事。做司機會有額外津貼，平均每個月人工會多幾百蚊。

而隨員，俗稱為車籠，通常係三個人之中年資最淺一個，都係乜都要做，包括於行車途中喺車廂入面為病者施行心外壓。

如何有效率地完成一轉急call，而又唔出錯，三個人又要配合得好，我認為都可以算係一種學問。
救護日常：

心肺復甦法，即CPR。

心，心外壓。透過雙手於病者胸前施予適當壓力，有節奏地壓向病者置於體內既心臟。

肺，氧氣。可以係人工呼吸，但醫護人員通常會運用器具接駁氧氣樽，以人手操作該器具為病者提供氧氣。

唔知大家有時會唔會諗吓，點解一個人係需要呼吸同心跳呢個人體構造既問題呢？

人類係用肺去呼吸，將氧氣吸入肺。肺部作為身體入面既一個終端機，為體內不同器官提供氧氣。

負責輸送氧氣既係血液，而連接住肺部既心臟就好似一座引擎，會同終端機緊密合作，將肺部所接收返來既氧氣作進一步處理。

相信大家一定聽過動脈/靜脈，將血液由心臟運離至其他部位既血管叫動脈，將血液輸送返回心臟既血管叫靜脈。

心臟會發揮類似氣泵既功能，每跳動一下，等同泵一下，而每泵一下就會促進血管內既血液流動，而只有血液流動全身，體內各個器官先會夠氧氣用，一個人既生命先得以維持。

人體既構造真係好神奇。假如有朝一日突然失去呼吸心跳，我地就等同死，除非有人黎救，否則就係咁先。

基本上腦部缺氧超過四分鐘，腦細胞就會開始壞死。就算救得返，都好大機會因為器官衰竭而變成植物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既後遺症。

所以，前線既拯救工作的確係需要爭分奪秒。

1.4 放假

好似講得太多關於工作既事...

話時話，大家好似連我個全名叫咩都未知。

我叫李寶明...

個名係我老豆改既，有咩意思？真係唔知，好想問，但無機會，因為佢喺我五歲嗰年就因為肺癌走咗，而我之後一直都係單親家庭環境之下長大。

啲人通常叫我做阿寶，而唔會叫我做阿明。

至於點解，我曾經問過幾個人，佢地好一致地答：「因為叫你阿寶，感覺好似更加親切。」

尋晚返完夜，今日同聽日都放假。而最難得既，就係呢兩日係星期六日，我嗰位返寫字樓工既另一半同樣都係放假。

對我而言，輪班工作既最大問題，就係啲假期好難同另一半夾得到，好多時佢放假我就返緊工，而我放假既日子好多時都係閒日。不過呢行勝在多假放，返三日放兩日，要撞喺星期六日放假既機會係有，平均一個月都有兩次。

不過，亦會有人咁諗，唔使同另一半一齊放假，自己可以有多啲私人空間咪仲好，但我就不太認同，所以真係見仁見智。

「你剛剛先捱完夜，不如返去休息吓啦？」呢位係我女朋友Janice。

「唔使啦，我而家真係覺得好精神。」我回應。

剛剛放工返屋企沖完個涼，我就約咗Janice出黎食早餐。

返完夜但好精神，呢種狀態真係好奇怪，但千真萬確。可能係已經過咗正常既休息時間，生理時鐘關係而導致暫時感覺唔到睡意...只係暫時，再晏啲就唔係咁講。

「今晚同聽日想去邊，我陪你去？」我問。

「突然有啲想食壽司，不如今晚去食壽司？」

「好啊。」

「聽朝叫埋伯母去飲茶？好似都有一排無見過佢。」

「又得者。」

我同Janice拍拖六年，感情穩定，打算兩三年內結婚，但住屋係一個問題。買樓固然係其中一個因素，而家樓價咁高，俾完首期之後身家幾乎一鋪清袋，之後仲要供幾十年，經濟負擔點都會有一定程度

壓力。

況且，雖然咁諗好似有啲消極，但有邊個可以保證自己之後有幾十年時間？

除此之外，最主要原因係我唔想得返阿媽孤零零一個人喺屋企，假如連我都搬走埋，間屋就得返佢一個人住。留返一個老人家對住四面空牆，我實在唔忍心，若然一齊住既話就可以有個照應。

我曾經同Janice討論過呢個問題，佢竟然出乎我意料地讚同結婚之後可以同奶奶一齊住。置業方面，話可以遲啲先考慮，到時就算買樓都唔一定要自住，可以放租。

寧願成人之美，而放棄每個女孩子都夢寐以求既二人世界。呢種咁抵得諗既女朋友，假如有朝一日激走咗佢，我驚以後都搵唔返。

值得慶幸既，就係根據我既觀察，呢位未來媳婦同未來奶奶好似相處得幾好。不過世事好難講，正所謂相見好同住難，假如真係住埋一齊既話，矛盾同唔夾一定會有。

「等你放Rota我地就可以去日本喇，真係好期待...」

「我都好期待！」

Rota係一種叫輪值假既東西，每返夠九更Day Day Night，第十更既Day Day Night就可以放假，即第十更變相放七日...

唔明？

等我又舉個例子。

第八更第九更DayDayNightOffOffDayDayNightOffOff 第十更第一更OffOffOffOffOffDay
DayNightOffOff

由於救護員係一日工作十二小時，需要輪更，公眾假期無得放，假如無輪值假既存在，當返夠一定更數就會超出法定工作時數，所以要後補返啲假期。

換言之，平均每個半月就會出現一次Rota，一年則會有七次Rota。相信大家都留意到，Rota一出現就等同連續放假七日，其實都真係幾爽，用黎去旅行非常一流。

好喇，話咗唔講關於工作既嘢。

我同Janice既拍拖生活其實好簡單，不外乎行街睇戲食飯，間唔時去吓旅行。唔知係咪因為做呢行見慣生死既關係，每日返工所面對既事情已經夠刺激，所以日常生活唔需要追求啲咩刺激，做人簡單平凡就好。

佢係個務實，唔貪慕虛榮既女仔。佢唔追求名牌，食茶記都無咩所謂，消費仲會格吓價...

總之，喺我眼中佢絕對係滿分既另一半。

我同Janice係點識？

大概要講返六年前既一次遊船河。

救護員好鍾意開船P....

或者咁講，做得紀律部隊既人多數都係屬於運動型，因為假如唔保持住自己既體能，係好難應付工作上既體力需求。而由於大家都好陽光，所以船P算係一種幾熱門既活動。

開得船P，當然要有男有女，對於一班雄糾糾既救護員而言，船P其中一個重點就係識女仔，唔通真係單純想出海曬吓太陽咩。

嗰時我仲係一名新仔，有師兄主動邀請自己去遊船河，點都要俾面去吓，雖然心裡面好想趁住放假休息。

不過算啦，聽講有成廿幾人出席，咪當識多個朋友，而且人越大就越開始明白到，其實識人係好過識字。

一班師兄操到咁大隻，又岩石胸又八嚟腹肌，上到船當然係立即除剩條短褲，喺一班女生面前演一演自己既身材。

出席得既人都一定係朋友，或者係朋友既朋友。男既大部分都係做救護，女既有空姐，教師，護士，文員...乜職業都有。

當時我注意到一個女仔，佢身上散發住一種同其他人好唔同既氣質。開船P黎講，佢都算著得密實，一件頭泳衣出面加件白色T-Shirt，其他人多數都係戰鬥格，著晒三點式。

船P不外乎飲飲食食，玩吓水上活動同遊戲，吹吓水咁。

落水玩完一輪之後，上返船既時候，我見到佢一個人坐喺度飲緊紙包檸檬茶。

於是我行埋去扮拎嘢飲，並示意想坐喺佢身邊：「唔介意嘛？」

佢笑一笑，搖搖頭表示唔介意。

我揀咗紙包綠茶，然後坐低。

佢笑既時候，兩邊臉都呈現梨窩，呢個畫面我一世都唔會忘記，因為我知道自己喺嗰一刻就已經鍾意咗佢。

當時我連對方叫咩名都未知，係名副其實既一見鍾情。

「唔落水玩吓？」我問，因為我觀察到佢身體並無沾過水既痕跡。

「其實我唔識游水。」佢表現得有啲尷尬，可能就連佢自己都覺得有啲唔好意思，因為對方可能會覺得：唔識游水都黎遊船河！？

咁事實上遊船河又唔一定要落水玩既。

「要唔要食啲嘢？我幫你拎埋？」我問。

「剛才食咗少少，而家有啲飽。」

「哦...」

然後，我繼續飲我既綠茶，佢繼續飲佢既檸檬茶，大家都無再講嘢，場面有啲老尷。

我心入面好想同佢繼續有互動交流，但又唔知講啲咩同做啲咩好。

呢個時候，佢忽然問：「你都係做救護？」

「係啊，不過做咗無幾耐，一年左右咋。」

「咁係咪要成日見到血？」

「都係架，其實唔只血，好多核突嘢都成日見，甚至要用手去掂。」

「你唔驚！？」

「驚架，但著住套制服，驚都要頂硬上。」

「咁又係...」

然後佢無再發問，我亦無再講嘢。

過咗一陣，佢又再問：「咁你見過最恐怖既嘢係咩？」

佢好似對救護工作感到有啲好奇，於是我就盡情分享。雖然我自身經歷並唔多，但足以令無接觸過呢種事既行人嘖嘖稱奇。

傾談過程中，我得知佢個名叫Janice，職業係一名文員。出席今次船P，主要係為咗陪佢既一位女性朋友，佢仲話今次其實係佢人生中既第一次船P。

我講咗好多關於救護既事俾Janice知，而佢都向我分享咗一啲工作同讀書既事情，原來佢中學時期係讀女校，而間女校正正就係我屋企附近嗰間。

我地越傾越投契，直覺話我知，大家應該可以成為朋友。

船P去到一半，大家都玩到有啲勁，於是喺船上面圍埋一齊吹水食嘢。

某位正在睇手機既救護同事忽然講：「哇！出面有MCI 喎，五車連環相撞，廿幾個傷者。」

另一名同事回答：「好彩今日唔係on duty 者！」

然後大家哈哈笑就咁將事情帶過。

當時我年資尚淺，未有機會遇到MCI，可以話係仲未見過大場面。

在場每一位男士都操到好大隻，有啲師兄直情係養兵千日，就係為咗迎接今日呢種場合去結識女仔。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佢就係樂文師兄，佢有個幾礙眼既肚腩，但佢識女仔並不靠展露肌肉，皆因佢為人風趣幽默，憑住佢既三寸不爛之舌，成班女仔都俾佢氹得好開心，對於佢所講既笑話更係相當受落。

每當有樂文師兄喺度既場合，大家好自然就會將焦點放喺佢身上，因為佢轉數好快，而且好識得搞氣氛，總能夠為大家帶來一啲意外驚喜。

我地駐守同一個救護站，而且屬於同一隊，所以一齊合作做嘢既機會都好多。佢年資比我深，我初來報到既時候，佢已經係司機。

佢係一個寓工作於娛樂既人...

可能你會質疑，救護工作都可以講求娛樂同趣味！？

的確係得，但好睇個人性格。

基於佢對工作抱持住一種獨特既開放態度，同佢一齊做嘢既時候會覺得特別輕鬆，而且無乜壓力，就算遇到啲好危急既情況，只要係同佢合作，喺佢既指揮及安排之下，好多時都可以輕鬆流暢地將工作完成，用「游刃有餘」去形容成件事就最適合不過。

好似扯開咗話題，講返我同Janice先。

嗰次船P之後，我地互相交換咗對方電話。

趁住公眾假期，我膽粗粗傳咗個訊息俾Janice，問佢有無興趣出黎食個飯，無諗過佢竟然會一口答應。雖然係咁，但我一啲都唔覺得佢係人地口中所講既「無矜持」。扭扭擰擰或者鍾意擺高姿態既女仔，我反而唔鍾意。

大家只係第二次見面，但唔知點解經已有種一見如故既感覺，整個飯局中大家有講有笑，而且話題不斷，毫無隔膜芥蒂。

食完飯後，大家行咗陣街，之後我就送佢返屋企，原來大家既屋企只有兩個地鐵站既距離。

呢段關係之後既發展，相信都唔使交代咁多。由好感變為曖昧，再由曖昧變為相戀。

然後眨吓眼，我地就一齊咗六年，而救護員只呢份工作，亦都眨吓眼就做咗差不多七年。

=====
=====

救護日常：

MCI，即涉及大量傷者既大型事故。

當意外事件牽涉8名或以上傷者，就會構成MCI。

MCI入面，救護員會按受傷程度將傷者分為四種類別，分別係紅，黃，綠，黑。救護員會適當地將四種顏色既牌掛喺傷者頸上，以便其他同事見到。

呢種檢傷分類既存在，無非係想方便救護人員運用有限資源，為傷者進行治理及運送到醫院。

紅色傷者：(第一優先處理)

傷勢嚴重，但仍然有呼吸脈搏，一般都係唔清醒，要趕緊送院。

黃色傷者：(第二優先處理)

傷勢唔輕，但無即時生命危險。一般都係處於清醒狀態，但假如情況惡化，隨時會轉為紅色傷者。

綠色傷者：(第三優先處理)

自己行得走得，無乜大礙，輕傷。

黑色傷者：(死亡)

一旦被發現經已失去呼吸脈搏，傷者會立即被列作為黑色，會被暫時安置於現場既臨時停屍間。

關於黑色傷者，我反而想特別講吓。

黑色傷者，亦即平時我地所做既DBA。平時三個救護員對一個病人，就算對方無呼吸脈搏都會夾手夾腳去搶救。但當遇到大型意外，由於人手同資源有限，被發現無呼吸脈搏既人會立即被視為死亡。

理論上，假如把握黃金時間立即為黑色傷者施救，救得返既機會絕對係有，雖然好微。但基於人手有限，救護員一定要作出取捨，優先處理一啲瀕臨死亡邊緣既人。

以下只係我既個人諗法同感受，對於喺大型意外中率先死去既人某程度上係好唔公平，因為明明係有一絲希望可以救得返，但由於傷亡人數眾多，最後只好被當作屍體般處理...

或者我地必需要接受，呢個世界並唔完美，亦唔存在公平呢兩個字，否則呢個世界就唔需要冇救護車既存在。

1.5 非緊急與緊急

救護員做既call，當然係有分急同唔急，而事實上，唔急既call居多。

根據我經驗，一日內假如平均有七至八轉call，有五至六轉都係屬於非緊急，講得難聽啲，即係九成都係流料，至於非緊急其實係可以去到咩程度？

例如一個行得走得，但有幾聲咳既阿叔想去睇醫生...

其實佢可以自己睇普通門診，唔需要叫救護車。之所以叫車，可能係因為佢平時睇開嗰間診所今日休息所以無得睇，於是想去醫院睇，然後就叫救護車。

又例如夜晚訓唔著想搵人傾吓計既阿婆，而唔知點解佢既傾訴對象竟然會係救護員同醫生護士。

仲有俾蚊咬，腳趾甲反甲，俾A4紙劃損手指，普通流鼻血等等...

咁樣算唔算濫用救護服務？

不過，著得起呢套制服，就要有隨時要面對死人塌樓既準備，因為無人可以預計下一刻呢個世界到底會發生咩事。

今日我依舊係負責駕駛救護車，而主管係嗰位好有生活態度既樂文師兄。

「嘩...屌佢老味丫，今朝開工到而家未停過，想舒舒服服個屎都無時間。」剛剛做完call，開車返救護站途中，坐我旁邊既樂文師兄抱怨。

你無聽錯啊，係講緊粗口，但我地當然唔可以對住市民講。

關於開大呢樣嘢，有時急起上黎都真係唔敢屙，萬一屙屙吓屎要去車，咁點算？

唯有用括約肌剪斷條屎，或者練習吓點樣屙快啲...

五分鐘內屙完算快！？最好兩分鐘內啦。

「係啦...成朝都係做學生call。」揸緊車既我回應。

今朝成朝都係入學校做嘢，第一轉係十六歲女中學生經痛。作為男人，的確係唔明白經痛到底係有幾痛，但我地會體諒。眼見個學生妹面青口唇白，痛到行步路都行唔到，喺救護車床上面要縮埋一嚟...

月經其實真係一件幾麻煩嘅事，諗深一層，做男人好似真係方便好多，至少去廁所好少要面對排長龍。

女性經痛，雖然救護員無咩實際嘢可以幫到對方，最多都係俾張床佢訓低休息，或者俾啲高濃度氧氣佢聞吓，稍為舒緩一吓佢既痛楚...

除咗咁，我地真係無嘢可以做到，唯一可以做既就係將佢交俾醫生。

有一點要講吓，就係學生妹多數都係著裙，而做call既時候，街邊總會有八掛途人喺度望，包括啲無所事事既猥瑣叔父。著裙既人於上落救護車床/輪椅既時候比較容易走光，為防春光乍洩，救護員通常會用搵嘢遮一遮女性下身。

作為病人已經感到唔舒服，好多時佢地顧唔到自己春光。既然佢地顧唔到，咪由我地去顧。

作為救護員，有時要喺呢啲細微細眼既事情上諗多一步，做多一步。

看似唔重要，但假如自己係病人或者病人家屬，你又會點諗？

第二轉call，係一個小學生將擦膠塞咗落鼻哥窿度，拎唔返出黎。嗰粒擦膠類似係鉛筆頂部紅色細細粒啲，我諗好多人細個個陣都試過咁玩，塞擦膠入鼻窿，只係大家最後都能夠成功挖返出黎，而今日呢位妹妹仔就有啲不幸，我地用電筒照入去，發現粒擦膠雖然唔係好大粒，但真係塞到幾入吓。

妹妹仔當然係好驚，喊晒咁樣。

「小朋友，無事既...」剛到達現場，樂文師兄試圖進行安慰。

但呢位妹妹仔越喊越厲害，唔知情既人會以為係咪發生咗啲咩天災人禍，搞到佢同爸爸媽媽失散咗。

「小朋友，你唔好咁驚先...」樂文師兄半蹲喺妹妹面前：「我地係救護員黎架嘛，係負責救人架嘛，所以一定可以幫到你既，係咪？」樂文師兄展露出柔情一面。

花咗一段時間，妹妹既情緒先得以平伏，然後佢不斷問自己會唔會抖唔到氣，粒擦膠會唔會拎唔返出黎，十萬個為什麼。

「小妹妹唔好郁住先，如果唔係我地好難幫你架。」我在旁安慰，而樂文師兄則萬分專注地用電筒照住個鼻哥窿，同時用鉗喺入面進行搜索。

最後，樂文師兄成功將粒痴滿鼻涕既擦膠夾返出黎。

「搞掂！下次唔好再咁樣玩擦膠喇，知唔知道？」

由於天時暑熱，眼見樂文師兄滿頭大汗，就好似醫生剛剛完成咗一個好複雜既手術咁。

小妹妹「獲救」之後，成個人開心返晒，而由於「病情」經已喺現場解決，病人毋須送院處理，我地會當作「拒絕送院」處理，病人/家長只需要喺某張表格上簽個名就得。

至於我地，收拾好裝備之後準備開車返局。好彩既話，就可以順利抵達救護站稍作休息，唔好彩既，行車途中又會再次接到call，呢種情況被稱為中途擊落。

根據消防處既調派系統，當發生事故時係會調派距離事發地點最近既嗰架救護車去。假如該區同時出現有兩架最近既車，咁就要睇彩數，睇吓邊架被揀中，畢竟負責調派邊架車去做嘢既嗰個都係人，我地會叫呢班人做「Control」。

話口未完，已經再中第三轉call，而今次既地點又係學校。

根據資料顯示，係學生打波發生意外導致眼部受傷。

整傷眼其實可大可小，但究竟係點傷法，有時真係要去到現場先知。就算手頭上有報案人電話，去車途中諗住打去問清楚，報案人好多時只會有類似以下既反應：「佢流好多血啊，唔好問咁多啦，你地快啲黎啦！」

報案人有時可能太緊張，個心好急好驚，形容得唔清唔楚，甚至係無法形容。

今次都唔例外，對方係完全講唔出傷者既傷勢同目前情況，聽落好似好嚴重咁。

假如可以事先將病情或者傷勢簡略講俾救護員知，我地至少心裡面有個底，幾個人商量定陣間去到現場邊個負責做啲乜，如果遇到某種情況就點樣應變之類。

雖然話心裡面有個底，但就算處理同一種傷勢，每次去到現場所面對既環境同情況都可以好唔同。

所以，救護員最值錢既地方除咗係佢地既急救知識同技能，其次就係佢地既「執生」能力。

去車途中，我地三個表現淡定，畢竟我地實在面對得太多呢種情況。根據過往經驗，多數只係普通損傷。

「應該係撞爆咗個眼角架者，打波成日都有架啦...」樂文師兄一邊覆電話訊息一邊講，佢一向冷靜，就算係面對住死人塌樓。

不出大家所料，學生哥既左邊眼角撞爆咗。於正常人角度，的確係流好多血，但對我地黎講，啲血咪算流得少。

最後我地三兩下手勢就搞掂，不外乎止血消毒包紮，不過眼部包紮係要有啲技巧，學過急救既人就會知道，但為求做嘢快捷，亦都可以好無技巧，只要包紮到就得。

嗰位報案既女校工依然驚魂未定，受傷個學生哥仲冷靜過佢，完全唔需要我地安慰。個學生固然要送去醫院做詳細檢查，而校工就跟車。家長方面，佢話已經通知咗，會直接喺醫院等。

題外話，救護車每次最多一個人跟車，假如你見過救護車可以坐兩位家屬，只係個主管好心俾另一位上埋。

每次做完call，將病人送達醫院嗰刻開始計，救護車係有十五分鐘時間處於「無敵狀態」。

咩係無敵狀態？即係唔會中call，就算附近有人報警求助，control都唔會調派呢架處於無敵狀態既救護車去，而會調派另一架最近既救護車。

呢十五分鐘時間主要係俾救護員處理埋啲手尾，例如協助病人進行登記、處理少少文件工作、整理車上裝備、有需要既話亦會為車廂進行消毒清潔...等等。

既然個規則係咁定，通常都會用盡呢十五分鐘先開車走...吊頸都要抖吓氣，咁搏有獎？

趁住呢十幾分鐘時間，搞掂晒正經嘢之後我地會喺車上面休息吓。

「而家十二點半，仲未食到飯，做死人咩...」剛剛返回到救護車上既樂文師兄嘆氣：「不過好彩啲call好做，全部學生call，無乜嘢搞。」

「希望等陣順利返到局啦。」我望望手錶，距離無敵狀態時間結束仲有幾分鐘。

呢十幾分鐘，我通常會去小個便，去水機斟吓水，然後睇吓電話咁。若然車廂真係太過污穢，我先會落手清潔一下，譬如病人嘔到成地都係，或者搞到架車有血...

無敵時間結束。

開車駛離醫院無幾耐，救護車又再中途擊落。不過今次唔再係學生call，而係人事不省，地點係附近某幢私人屋苑。

我立即著起藍燈響號，示意馬路上既所有車輛讓路。

法例上賦予權力可以衝紅燈既車輛唔多，救護車係其中一架。

由於事發地點好近，我地好快就到達現場。

樂文師兄入屋後立即為訓喺沙發上毫無反應既男病人進行檢查。

檢查完，佢搖搖頭，擰住身同我地講：「CPR。」

然後，我同另一位同事立即分工合作，佢負責幫病人進行CPR，而我則拎出一切有關裝備，主管負責操作AED機。

當遇到危急情況，我地會打醒十二分精神，發揮出應有效率同專注，唔會好似做普通學生call咁遊手好閒。

完成呢轉call之後，三個人都成身大汗，消耗咗唔少體力。

望望手錶，已經點幾鐘，八點鐘開工到而家，剩係食咗個包，個肚呢刻已經餓到打晒鼓。

好彩既話，當無敵時間一過，我立即開車走人，然後順利返局食飯。唔好彩既話，一係再一次中途擊落，一係食吓飯途中要放低筷子飯碗匆忙去車，最後搞到一餐飯要分兩三次食。

呢種就係救護員既生活，每次出車所面對既情況都可以好唔同，而食飯呢樣嘢，一直都係未能妥善解決既問題。

=====
=====
=====

救護日常：

DBA (Dead Before Arrival)

無呼吸無脈搏，救護員會稱呢類case為DBA。

關於DBA call，有少少感受想分享吓。

DBA call之中，對象好多時都係老人家。除非係明顯死亡，否則救護員無權話唔救。

將病人送到去醫院，好多時啲醫生都會問一句：「邊度黎？屋企人呢？」

有時係老人院，有時係屋企。

醫生有權去cert一個人，而某啲醫生決定cert唔cert一個人既因素會取決於對方係來自邊度。假如係來自老人院，而年紀又有返咁上下，某啲醫生係會直接cert，唔選擇再作任何搶救。(縱使救護員一路上進行搶救，直至黎到醫院)

佢地可能認為，對方年紀都咁大，又住喺老人院，甚至有啲係連屋企人都無，就算將佢救返醒，最後咪又係送返去老人院孤獨過世，與其係咁，不如一切就喺呢一刻結束。

關於醫生既做法適當與否，我不作評論。

但諗深一層，其實都幾唏噓，一個人被救與否，係生定係死，有時係取決於其身世。

1.6 發燒

撇除大型意外同埋其他突發事件，平時做到最多既call之中，發燒都算係數一數二，尤其當處於流感高峰期既時候。

一般體溫達到攝氏37.5度(即華氏99.5度)已經屬於發燒，不過只係屬於微燒。若然錄得既體溫係攝氏40度(即華氏104度)或以上，呢種情況已屬於嚴重。

好多時接到發燒call，去到現場通常都見到啲病人著住好多件衫，包到成隻糞咁，而我地第一時間會吩咐病人立即除晒啲衫，除剩件面衫就夠，然後最好拎條濕毛巾幫病人抹下身抹下頸，以助降溫。

呢個時候，通常啲家屬或者病人都會咁講：「病人打晒冷震，仲不斷話好凍，好似發冷咁喎，仲同佢除衫？」

無錯啊，發燒感到發冷同埋打冷震係正常現象。

其實發燒係一種病徵，係身體免疫系統抵抗疾病既一種自然保護功能。

簡單啲講，發燒其實係個身體同病菌打緊仗，感到發冷或打冷震係因為身體想透過肌肉收縮去散熱。若然呢個時候以為凍，走去著多幾件衫，即係同身體機能對抗。身體明明想散熱，但病人就走去幫身體加熱，最後弄巧成拙。

上一輩既人好多時都話發燒要著多幾件衫，焗出一身汗就會退燒。

到底有無實例證明係行得通，聽過係有，但就算真係行得通都只係好彩。發燒走去焗汗，隨時會搞到抽筋，特別係小朋友，體溫過高隨時會導致佢地燒壞腦。

上一輩都算，始終係老人家，有時就當佢地與時代脫節。但有時見到好多年青一代既家長好緊張自己既子女，但當自己小朋友發燒既時候竟然走去幫佢加件羽絨襖，其實係變相靠害。

發燒首要處理既一定係散熱。

至於點樣散熱？可以用濕毛巾放喺額前或者頸後。

同時要注意室內空氣流通，情況許可既話可以開少少冷氣或者風扇，仲有讓病人飲多啲水。

呢樣嘢本應係一個常識，無奈每一次做call都會見到家屬或病人犯同樣既錯誤。

#####

老人院算係救護員經常去既地方，畢竟香港人口老化嚴重，而老人家通常都體弱多病。

救護既服務對象之中，老人家大概佔咗最少三分之一，甚至佔一半。

發燒個案較為常見，接到呢類call，救護員通常會為病人用冰包敷頸/額頭以助降溫，其次就係提供氧氣，不過只係用作舒緩，若然要痊癒，通常要食退燒藥或者打退燒針。

「我老爺佢有無燒？」自稱係新抱既師奶大為緊張。

住宅單位裡面，益哥剛為伯伯做咗啲基本檢查，體溫錄得攝氏40度。

益哥：「緊係有啦，用手摸落個額頭度都摸到，你仲俾咁多衫佢著。」

師奶：「但佢話凍喎。」

然後，益哥將一般人對發燒感到凍同發冷既錯誤觀念向師奶解釋一次。

師奶匆忙地為伯伯除去多餘既衫：「哎呀...原來係咁架，仲等我俾件咁厚既褸佢著添。」

伯伯由於發高燒，神情有啲呆呆濟濟，成身軟弱無力。

師奶：「唔知今日醫院多唔多人呢...」

益哥：「頭先見到急症室入面都坐滿人，而家入去分分鐘要等五至六個鐘。」

師奶：「咁點算...老爺佢最怕等架喇，一等得耐佢就會發脾氣...」

益哥：「有個建議，想快既話不如去附近診所睇，其實去到醫院啲醫生都係開退燒藥或者幫佢打枝退燒針，呢啲嘢診所醫生一樣做到。不過診所既話就要自己去，因為救護車只會送病人去公立醫院。」

「咁啊...」師奶低頭認真考慮。

益哥：「你呢度附近有無診所架？」

師奶：「其實樓下已經有一間。」

益哥：「你自己決定，唔係話唔想車你去醫院。不過而家流感高峰期，醫院坐滿晒人，等得耐都其次，裡面人多病菌多，一個唔小心如果連你都病埋，咁邊個照顧伯伯？」

師奶不斷點頭：「咁又係，阿sir你都講得幾有道理...不過咁樣好似麻煩到你地，要你地白行一趟。」

益哥：「唔會...最緊要你地方便者。如果決定唔去醫院既話，簽張紙就得架喇。」

我從腰包拎出「拒絕送院」既表格。

最後，我地無送到伯伯去醫院，師奶決定慳返啲時間，陪伯伯去樓下診所睇症。

1.7 難忘事件(一)

好記得當時剛剛出班，正式返工既日子大約只有兩星期左右，好多嘢都仲未識，好多救護工具都未曾實際應用過，工作上仍然有相當大既進步空間。

「阿寶，你今日拍我同黑哥嗰。」一位外表黑黑實實既同事咁講。佢叫細華，當時已有四年年資既佢經已係救護車司機，而黑哥係今日既救護車主管。

「知道！我第一次拍黑哥，想問有啲咩要注意呢？」當時既我應該表現得好誠懇，畢竟佢係一名新仔。

細華搭住我膊頭，露出意有所指既眼神：「你應該都聽過黑哥咩料架啦？」

的確係收到風，黑哥之所以叫黑哥，唔係因為佢皮膚曬得黑，而係因為佢個人黑。

惹call，呢行入面有呢個詞語，意思係一個人成日遇到啲大call，例如嚴重交通意外，跳樓，吊頸...

總之就唔係流料，全部都堅，係相對難處理既call，同平時公公婆婆有幾聲咳或發燒要去睇醫生嗰啲完全唔同級數。

黑哥出名邪，每個人都有自身既氣場，而黑哥就渾身散發住「死亡」既氣息，死亡氣息當然唔係指黑哥本人，而係指佢遇到既傷者病人，因為佢遇到DBA既機率係相當高。就算唔係DBA，好多時傷者都係重傷，要動用救護車上平時好少用到既裝備去進行救護，一句講晒就係多嘢搞。

身為救護員，無論面對任何call都理應全力去應付。但喺打工仔既角度，心裡當然希望每一轉call都可以舒舒服服，唔使搞咁多嘢。

搞得多嘢，即代表傷者既傷勢一定唔輕甚至嚴重，假如人人都身體健康，無意外發生，無任何傷亡，唔使救護車出動，個社會天下太平，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咩？

「總之就自己執生啦。」細華只係同我講咗呢句。

喺呢行，識得執生真係好重要。

唔識執生，就有可能做錯嘢，而假如做錯嘢既話，影響既隨時係一條人命。

當日一整日都落毛毛雨，而且個天好暗。唔知點解，由開工嗰刻開始，心裡面一直有種不祥既預感。

然而，我既不祥預感好快就應驗。

「燈凳燉鄧～」局內鐘聲響起。

由於當時仲係新仔，每次聽到鐘聲響起個心都騰一騰，因為唔知接下來要面對咩環境，萬一係死人塌樓或者係其他好緊急既call，去到現場我應該點做？如果見到成地血，或者斷手斷腳，傷者叫苦連天，應該點樣保持鎮定？

雖然學堂係有操練，書本亦有教點做，但一切只不過係理論。即使係操練，對象只不過一個係假既公仔，如果對住真人，情況又會係點！？

「特別服務，懷疑有人被困，生命有危險...秋名山去456號救護車...」

聽到呢類型既call，心入面仲驚，因為即將要面對既可能唔係活生生既人，而係一具屍體。

我立即走上車準備，心情好緊張，嚴陣以待。

原先做緊gym，上身除剩件白色底衫既既細華斯斯然咁行出黎，望落完全睇唔出有半分緊張。畢竟佢已經做咗幾年，好多場面都已經見到慣晒，或者已經感到麻木。

現場係某屋村某個低層單位，根據消息，該單位內住有一名獨居老人。

報案人係同層某單位既男住客，由於佢聞到一陣異味，而呢陣異味充斥整條走廊，味道疑似係來自獨居老人既單位，於是報警。

呢類案件，通常警察消防救護都齊齊到場。

一出升降機，戴住口罩既我就已經聞到一陣好怪既臭味...

而當我聞到呢陣味，唔知點解我腦海所浮現既畫面會係一堆經已腐爛晒既死老鼠，係一大堆，而唔係一隻...

當時我已經心知不妙，雖然未遇過，但都大概估到係咩事。

由於單位拍極門都無人應，所以要由消防員破門後先入到去。

警察拍門問其他鄰居借咗一大紮香黎燒，目的當然係用黎辟味。

「做過未啊？」黑哥忽然問我。

「吓！？」我唔係好明白佢意思。

黑哥：「做過明顯死亡未？」

「未...」我回應，心諗黑哥果然係黑哥，我既第一次就咁俾咗佢。

「即係破處啦？咁就啱喇，等陣跟埋我入去望吓掂吓，吸取吓經驗。」黑哥：「呢啲普通口罩頂唔住架，去換個N95啦。」

我聽佢指示，換咗個N95面罩，不過當我走近該單位既門口，我依然好清晰咁聞到嗰陣臭味，要不斷行出防煙門，呼吸出面既新鮮空氣。

消防員成功爆門，臭味立即一湧而出，但著得呢套制服，點都要頂硬上。

吸咗一大啖清新空氣之後，我跟隨黑哥步入單位，眼見單位內佈滿雜物，一地垃圾，能夠走動既空間唔多，基本上只足夠黑哥同我行入去。

離遠已經望見，一名全身發黑既伯伯訓咗喺地。

我好佩服黑哥，因為佢並無更換N95面罩，而且仲要近距離為訓喺地上既伯伯做檢查。

「見唔見到？通常死咗一段時間，皮膚就會變到咁瘀黑。」黑哥一邊檢查一邊向我解釋，難得佢仲頂得住呢陣味。

我留意到地下有一大灘血跡，伯伯既頭部亦有明顯傷痕，估計係喺屋企失足跌倒撞穿頭，最後失救而死...

！？

睇真啲，伯伯腐爛既傷口上面有啲郁郁吓既白色物體...

我估啲啲就係傳說中既屍蟲。

臭味，加上呢個畫面，當時我忍得好辛苦先至無反胃。

黑哥好鎮定，而且非常專業，佢試圖觀察伯伯身體既其他部位有無其他明顯傷痕，假如無，頭部既傷勢應該就係致命傷。

救護員既職責係救人，但遇到某啲情況，救護員亦可以決定唔救，譬如今次遇到既呢個情況。根據屍體既腐爛情況去估計，伯伯經已喺屋入面死咗至少一星期，就算想救都已經返魂乏術。

救護車主管需要判定是否為傷者進行搶救，所以責任其實幾重大。

毋須施救，即代表我地咩都唔使做，其餘既善後工作會交由其他部門既同事處理。

我地將裝備擺返上救護車，主管喺車上輸入一啲資料後就可以返回基地。

雖然係無嘢要做，理應感到輕鬆至係，但我當時既心情有啲凝重，覺得有啲震撼。畢竟第一次見到屍體，而且仲係去世咗咁多日，伴隨住啲陣味道亦唔係一般既難聞。

平常人無乜機會接觸到呢種味道，但我敢講，只要聞過一次，絕對係一世難忘。

除咗感到震撼，其實內心仲有種莫名奇妙既難過，或者應該話係感到有啲唏噓。

嗰位獨居伯伯，平時起居飲食應該都係靠自己，如果定時定候有姑娘派飯俾佢，就唔會死咗咁多日都無人知。對方有無屋企人我唔清楚，就算有，都未必會經常去探望佢。根據個人觀察，屋內擺滿各式各樣既雜物，相信伯伯一直都係過緊拾荒者既生活。

好記得當日既餸菜當中係有咸魚蒸肉餅，見到咸魚，我就聯想起屍體，見到肉餅，我就諗起腐肉，然後我又回憶起啲陣味道...

最後，餐飯我只係食咗幾啖。

#####

用禍不單行去形容當日既遭遇，唔知道適唔適當...

因為臨收工之前，忽然接到一轉令我畢生難忘既call....

「緊急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秋名山去456號救護車....男性，病況：自殺，心口中刀...」

！？

本身攤喺床上面休息緊既我即刻成個人彈起...

自殺！？

未做過啲咁激既call啎！

仲要係用刀插心口！？

乜搞啲咁既嘢！？

黑哥果然係名不虛傳，同一日奪去我兩個第一次。

呢啲case，平時睇報紙新聞先會見到，加上並唔常見，一年都未必有一單。今日咁都俾我遇到，到底係黑仔定好彩！？

上樓途中，細華睇得出我好緊張，於是佢試圖安慰我：「定啲黎，陣間上到去睇定啲先。」

去到事發單位，當時大門係打開咗，我見到一個男人訓咗喺沙發上面，心口正中間插住把疑似係生果刀既利器，件白色上衣被染紅咗一大半。

報案人係傷者個女，估計大概只有十五歲左右，當時仲拎住部電話既佢嚇到面都青埋，企喺廳中間成個人呆咗。

「妹妹返入房先，唔好阻住救護員做嘢！」黑哥。

問題黎喇，假如陣間要進行CPR既話，把刀要唔要擺返出黎先？

正常人都知，假如擺把刀出黎，傷口咪會立即噴血，咁咪會加快血液流失？

但假如唔拎出黎，把刀咪會阻住我對傷者施行CPR？唔施行CPR咪救唔到個傷者？

應該點做？

幾秒之間，我腦海中浮現出好多可能性。

學堂係有教，假如遇到呢種情況，理應係要擺返把刀出黎，然後立即施行CPR...

咁啲血咪會一邊隨住我幫傷者進行心外壓，一邊噴出黎！？

係，無辦法，呢個係急救既原則，假如唔施行CPR，係無法救到對方。

但學堂還學堂，實況還實況，好多事情都要睇當時情況。

好似今次咁，黑哥發現原來個男人係仲有少少意識，有呼吸有脈搏，不過情況唔理想。

黑哥：「幫我用BVM俾住氣先。」(BVM，膠囊及面罩復甦器)

細華師兄相當熟練地從救護背囊裡拎出晒所有需要用到既工具，然後開始俾氧氣，而我就企咗喺度，唔知道應該做咩好。

黑哥：「要用嘢穩固把刀，否則一陣運送過程中郁到把刀就大件事。」

然後，我聽從黑哥吩咐，向佢遞上幾卷繃帶，然後不斷撕膠紙，因為過程中要貼好多膠紙。

由於思緒太亂，我經已唔記得黑哥當時係點樣固定把刀，但一定係單憑嗰幾卷繃帶去進行鞏固。

進行急救其實並唔難，最難既係點樣一邊將傷者從事發現場運送到救護車上，而又同時間繼續為對方進行急救，仲要拎住咁多裝備，而過程中就只有救護車上既呢三個人。

將傷者成功運送上車，細華身為司機當然要去揸車，無得再喺車上幫手。

行車期間，就只有我可以協助黑哥。基本上自己都唔知可以點做，總之黑哥話需要啲乜，我就俾乜，整個過程我只係一個輔助既角色。假如黑哥係一個進行緊手術既醫生，我就係企喺旁邊向佢遞工具既護士。

救護車喺馬路上風馳電掣，要喺車上面企得穩，同時要兩手唔停咁幫傷者處理傷勢，係做救護員既其中一大挑戰。

當架車一掙彎，個人幾乎失重心跌低，但依然要繼續CPR，繼續俾氣，繼續打針，繼續拯救世人。

最後總算順利將病人交到去醫生手上，我地既任務亦總算完成。

一路上，個男人都保持有微弱既呼吸心跳，仲識得俾反應，但假如再拖耐少少既話，隨時會斷氣，到時睇怕真係要擺返把刀出黎施行CPR。

=====
=====
=====

救護日常：

根據部門指引，當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情況，救護員可視作明顯死亡，毋須對病者施行搶救：

(1) 屍身有腐化或腐爛跡象。(一般情況下，死亡後48小時後會出現。)

(2) 屍首分離/腰斬軀幹。

(3) 頭骨變形 / 爆裂以致腦漿流出。(一般從高處墮樓人士，都會爆頭以致見到腦漿既情況。)

(4) 屍體燒焦至無法辨認。

(5) 出現屍僵，屍體四肢呈現僵硬狀態。(一般情況下，死亡後12小時會出現，屍身會變得完全僵硬，但屍僵狀態只會維持約12小時，之後會變回鬆弛狀態。)

(6) 出現屍斑，屍體皮膚呈灰紫色。(於死亡後一至兩小時後出現，時間越耐會變得越明顯。)

2.1 夜班

做救護員其中一個辛苦既地方，一定係返夜班。

根據部門統計，夜晚既出勤次數比日頭大概少一半，不過夜晚既值勤人手都會減半，譬如日頭有四更救護車，夜晚只會得返兩架，有時甚至係一架...

所以，夜晚一樣都係咁忙。

正常情況下，夜晚毋須出動既時候，救護員係會訓覺休息，但假如一聽到鐘聲響起，就要彈起身去車。某啲救護站個休息室係設於三四樓，成日要走上走落，有時半夜起身出動，個人仲係處於半夢半醒狀態，眼都未睜得開，仲要行咁多層樓梯，一個不留神真係會仆親整傷。(而家基本上唔會再用銅柱，因為容易受傷。)

「大家今晚想食咩宵夜？前兩日中咗馬，今餐等我請！」

剛才講嘢既人係杰佬，佢係隊中既主管級數之一。佢係綠牌，但仲未係正式既兩柴，聽講過多一年左右就會升職。

「多謝晒先杰佬！不過我最近減肥，要戒宵夜。」另一位同事輝仔咁講。

我：「一次半次怕咩？食宵夜暖吓個胃，好訓啲嘛！」

杰佬：「希望今晚有覺好訓啦。」

輝仔：「我唔貪心，有三至四個鐘俾我訓已經好滿足。」

我：「咁大貪？我覺得有連續兩個鐘訓經已好好。」

可以既話，最好就係天下太平，齊齊一覺訓天光。但基乎係無可能既事，職業生涯裡面，好似只係試過一次...

畢竟市民對救護車既需求實在太高。

正式開工無耐，我地就接到一宗「有人企圖由高處墮下」既案件。

企圖，即係未跳...個心都無咁驚。

警察，消防及救護照舊齊齊到場，消防員經已喺大地面開設吹氣救生墊，慎防個事主真係跳落黎。

去到現場既住宅單位，我見到一名中年女士危坐於窗邊，只要再踏出多一步，佢就會跌落街。

從警察與事主家人既談話當中，我得知呢位中年女士既名字叫阿芳，有睇開精神科。

「噏...你坐返埋黎先，咁樣好危險架，有咩事咪慢慢講。大家都係女人，我實會明白你既，係咪先？」其中一名女警不斷勸喻阿芳。

「有咩好講啊！？做人咁辛苦，死咗佢好過！」阿芳表現得有啲激動，言語間不停埋怨自己老公剩係識賭錢唔理屋企，而自己則要一星期返足七日工賺錢去養活三名子女。

三名子女當時匿咗入房，由阿芳既媽媽，即佢地既婆婆陪住。

然後我又無意中打聽到，原來阿芳係於某連鎖快餐店裡面做職員。

當時我喺度諗，做快餐店侍應月薪最多咪萬六七蚊。單憑一份糧，要同時照顧三個子女既起居飲食，又要提供學費及零用錢，屋企又有日常開支...

條數點除得盡？

仲有，阿芳既然患有精神病，情緒或者會經常失控，再加上佢既情況同單親家庭係無分別。啲子女生長於一個咁既環境底下，對於佢地日後既成長會有咩影響？

身為救護員，時常會接觸到唔同家庭背景及苦況既人，然而呢啲先係充斥住整個社會既真實面貌。

警方一直勸喻阿芳，但都唔成功，過程擾攘咗一段頗長既時間。

救護員每一次出勤最多只可以逗留現場三十分鐘，若然有需要逗留超過三十分鐘，就要通知control，申報overstay。

時間過得越耐，阿芳既態度逐漸變得軟化，情緒亦開始平伏。

「應該都係想發洩吓情緒架者。」杰佬喺我地耳邊細聲講：「準備定三角巾，等陣有機會要綁。」

杰佬既意思係阿芳既情緒太唔穩定，我地或者需要將佢既手腳綁住然後送院，以免佢情緒再度失控，於送院途中傷害到自己或者傷到我地。

最後，阿芳聽從女警勸喻，終於從窗口落返黎，並同意到醫院見醫生。

我地上前幫阿芳做咗啲基本檢查，一切指數正常。

期間，杰佬一直同阿芳傾計，問佢喺邊度返工，啲子女讀幾多年級等等。然後杰佬又講吓自己個仔讀書啲嘢，傾傾吓發現原來佢個仔同阿芳三個子女竟然係讀埋同一間學校，講講吓仲講到教數學個Miss Chan非常好人，成日請啲學生食糖...

傾談過程當中，我見住阿芳臉上開始出現返笑容，同剛才坐喺窗邊完全係判若兩人。

某程度上，吹水都係救護員所能提供既治療之一，當然唔係為吹而吹，而係要讓病人明白到，其實我地係有心同佢進行交流，有心去聆聽。

透過有技巧既溝通，分散病人注意力，甚至令佢感到放鬆同信任我地。

最後，杰佬判斷阿芳情緒穩定，無需要進行硬綁。

其實假如唔係迫於無奈，我地都唔想將病人五花大綁，畢竟俾人綁手綁腳既感覺一定唔會係好受，除非對方係個歇斯底里既瘋子。

試過有一次遇著個傻佬，全程喺度發癲，不斷郁手郁腳想打人，仲出埋飛劍(吐口水)，最後唯有夾硬黎將佢綁住，再將佢成個人反轉擺上床...

無計，非常時期就要用非常手法。

抵達醫院，將阿芳轉交俾醫院職員之後，我地就上返救護車爭取時間休息。由於剛才並無動用過任何救護裝備，所以唔使花太多時間去執拾同整理裝備。

通宵工作，最難適應既就係生理時鐘。

望望手錶，而家先十一點幾，暫時未有睡意，應該仲可以撐多陣。

呢個時候，杰佬經已處理好佢既善後工作，並返回到救護車上：「叫宵夜喇喂！」

「好啊，今晚想食邊間？」我問。

杰佬：「今晚有啲想食牛腩麵啲啲，你地有無興趣？」

我：「無所謂啊，照舊榮記？」

「好。」杰佬回身，同坐喺後面既輝仔講：「你真係唔食？食啦！我請啲！」

「唔...」輝仔諗咗一陣，然後話：「上半夜就整單企跳，感覺今晚氣場唔係咁好...好啦，食個雲吞麵轉一轉個氣場先！」

(上半夜:開工 - 00:00 ; 下半夜: 00:00 - 放工)

我趁住呢段無敵時間打電話去榮記叫外賣，當然要表明係救護車...

至於點解要表明係救護車，就要自己諗吓。

其實每一次叫外賣之後，最大既憂慮就係拎唔到外賣，原因好簡單，就係拎外賣途中被中途擊落。假如遇到呢種情況，因為要趕赴現場，外賣固然係唔夠時間拎，唯有等完成晒轉call之後先再揸車去拎。但係整個過程一來一回最少要四十分鐘，到時碗麵都浸到發脹，湯都擺都凍晒。

然後，最唔希望發生既事情始終都要發生...

「仆街...中call...」後方傳來輝仔既聲音。

杰佬：「咩Case？地點喺邊度？」

輝仔：「不省人事...土板街，中年男士。」

無事既，幻覺黎架者，嚇我唔到既...

我心入面希望只係普通暈倒。

趕到現場，隨即見到一大班途人喺度圍觀，我見到一名身形稍為肥胖既男人訓咗喺地。

杰佬拿取AED機，率先跑到男人身邊做檢查，而我同輝仔則隨後趕到。

杰佬：「無呼吸無脈搏，輝仔CPR！」

一旦要CPR，就意味著將會有一連串又艱巨又趕急既工作...

當中既步驟唔詳述太多，但我地打聽到，呢名中年男士大約五十歲，係附近既住客。他同朋友喺附近會所打完羽先球，於返屋企途中忽然失去知覺倒地，我地估計係突發性心臟病。

救護員既工作係幫傷者進行急救，於送院過程中維持或令對方既生命得到復甦。

將病人送到醫院，之後既後續發展我們地係無從得知，心裡當然係希望佢救得返。

人生真係好兒戲...邊個會諗到打完場羽毛球，死神就喺自己耳邊敲起索命鐘？

當晚總共做咗十轉call，完全無訓過。每次一返到局，當準備上休息室訓覺之際，個鐘又隨即響起，縱使真係好眼訓，但都要繼續去車。

「沖完個政府涼，舒服晒！」第二朝收工換衫剛剛沖完涼既杰佬咁講。

「有無興趣食早餐？」輝仔問。

「好啊，杰佬去唔去？」我答。

杰佬露出某種不懷好意既微笑：「唔喇...有正經嘢做。」

輝仔：「返屋企陪老婆子女呢！？」

杰佬：「係啊，不過沖埋個涼先。」

輝仔：「吓...你啱啱咪沖咗涼囉，又沖？」

杰佬最後只係再笑咗一笑，無再講其他嘢。

輝仔：「咩啊...唔明啱。」

等杰佬離開咗之後，我先開聲講：「佢指既唔係普通啲沖涼啊，係另一啲，明唔明啊？」

輝仔諗咗一陣，先忽然恍然大悟：「吓！？但係....但係...但有老婆子女架啱！」

「係啊，但唔好理人咁多喇。呢份工咁大壓力，或者呢個係佢既減壓方法，就好似你放工後會去踢波一樣。」

我明白輝仔點解會有咁大反應，不過每個人都有佢自己既選擇，真係理唔到人咁多。

杰佬做咗呢行十年，每次返完夜都會去沖涼，但咁多年都無俾佢老婆發現，或者係佢收得夠埋，或者其實佢老婆係知道，只係唔表現出黎，無從得知，亦唔想去知。

只想講一句，救護員都係人，都會食煙，都會飲酒，但只限除低套制服之後。

2.2 熟客仔

喺救護呢行，每一區裡面點都會有啲熟客仔，意思係指某啲人經常叫車，救護員返工時不時會遇到佢地。

大部分既熟客仔都係濫用救護服務，佢地行得走得，根本唔需要坐救護車，叫車既原因可能係因為當日要覆診，但又唔想坐車，想慳錢，於是就打三條九。當我地車佢到醫院既時候，對方就會話都係唔使睇急症，然後簽張紙走人，行去隔離座覆診。

而某啲熟客仔真係有急切需要，譬如對方患有心臟病，經常心口痛，需要入院檢查。心臟病可大可小，隨時死得人，就算佢經常叫車，我地都毫無怨言。

我印象最深刻既，係一個婆婆。佢每次叫車既原因都只有一個，就係話自己手震。

每一次當我地見到案發地址係某屋村某座既F單位，我地就會知道又係呢位手震婆婆。

最高紀錄試過一日見佢三次，早午晚各一次。

「婆婆...又係你啊！？今次又咩事啊？」入到屋，樂文師兄表現得一臉唔耐煩。

「隻手好震...」婆婆喃喃自語。

婆婆每一次都係話自己手震，唔會有第二樣。

「要唔要做檢查？」輝仔問。

「唔使做喇，今日已經同佢做咗兩次。」樂文師兄表現得非常唔耐煩。

任幾好脾氣既人，一日上黎三次都會覺得攰。

「我隻手好震啊...我隻手好震啊...」上到救護車，阿婆依然係不斷重覆呢句。

我循例幫阿婆做咗啲檢查，一切指數正常。細心觀察之下，我一啲都唔覺得佢隻手有震，所謂既手震，只係佢自己幻想出黎。

若然佢身體真係有問題，佢一日叫咁多次車，入咁多次醫院，醫生無理由診斷唔出任何唔妥而放佢走。

最初我地都以為阿婆身體有咩問題，大家都煞有介事，當係認真call咁做。不過，當我地發現原來佢一日之內係會叫幾次車既時候，就開始放慢返手腳同節奏，就當係俾自己休息一吓...

可能大家會質疑，救護車唔係應該急來急去？救護員唔係應該做乜都快手快腳？唔係應該盡快完成一轉call，然後再做下一轉咩？

理論上係，但救護員都係人，一日工作十二個鐘，如果有得放慢少少去做，何必要趕頭趕命？

咁講可能好衰，但阿婆或多或少應該係精神有啲問題，或者思覺失調，可能佢根本唔記得自己之前已經去過醫院，所以不斷叫車，而我地亦好不幸地成為咗佢輪迴過程裡面既其中一份子。

「阿蓮，乜又係你啊！？」醫院負責登記既姑娘都認得阿婆：「你頭先咪黎過囉！？」

阿婆：「係啊...我隻手好震啊...」

然後姑娘露出一副頂佢唔順既表情。

其實，最厲害亦最令我地感到佩服之處，係每次睇急症都會收百幾蚊(拎綜緩及其他合資格津貼人士例外)，而阿婆係每次都會俾得出呢百幾蚊，因為我地每次都親眼睇住佢嚟銀包拎錢出黎。假如一日平均睇兩次，一星期叫五日，其中兩日就當係俾自己放吓假，一個月剩係睇急症都睇咗成五六千蚊！？

然後我喺度諗，阿婆邊得黎咁多錢！？

或者阿婆有子女，啲子女每個月都俾好多零用錢佢；或者阿婆本身剩埋大把錢，唔憂食唔憂住...

其實諗深一層，住得喺個幢大廈，其實都唔會窮得去邊。

一個月使六千蚊去睇急症...

若然我拎呢筆錢去供樓既話...

好似諗多咗。

總之，成件事都算稱得上為匪夷所思。

#####

做救護員其中一樣辛苦，莫過於要抬一啲二三百磅既肥佬肥婆，若然係唐樓既話就仲大鑊...

唔係話想岐視，但係假如有得揀，都唔會想揀啲重既去抬。萬一搬抬過程中對方唔聽話亂咁郁，或者發生小意外，例如我地其中一人落樓梯時踏錯腳，隨時四個人齊齊碌落樓梯。

救護員係一種經常要去搬抬重嘢既工作，所以要懂得一定程度既搬抬技巧去避重就輕。若然搬抬姿勢唔正確，頭幾年可能無乜大礙，但做多十年八年，就會恨錯難返。

啲師兄成日話：「最緊要好做」，越搞得少嘢既call，就越係好做，最好當然係無嘢搞。

當然大家可能又會諗，做救護員竟然抱住呢種心態，對唔對得住套制服？

都係個句，無嘢做即係代表無人受傷無人死。想多嘢做個個人，心地其實唔好得去邊。

好記得當日我係做車籠，唔需要揸車。做司機有一個地方好，就係因為已經長期要揸車，所以當遇到搬搬抬抬，埋位個陣會去一個唔需要出咁多力既位置，而呢個出得最多力既角色通常會由車籠去擔任

當時我仲算新，仲未識分邊啲係熟客仔，邊啲唔係...

題外話，新仔總會有啲錯漏百出既嘢。

曾經聽某個師兄講，當時佢剛出班無耐，第一次遇到DBA，佢好似平時咁上前幫病人拎維生指數，量血壓探熱之類。

正當佢準備量血壓既時候，主管立即破口大罵：「屌那星仲量乜鬼嘢血壓啊！？斷咗氣架！CPR啦！」

由於無經驗，所以根本唔知點做，但撞過板之後就會永遠記得。

喺呢行做新人就係咁，好多時啲嘢從未遇過，直至真係遇到既時候，先會知道啲嘢原來係咁做，而好多時呢個過程中會感到相當氣餒。

講返我呢邊先。

當日同樣係拍樂文師兄，入到大廈大堂，佢同個司機竟然好認真咁喺度拉筋，我心裡面覺得奇怪。

但作為新人，見人咁做，當然係要跟住做。

去到事發單位，我終於明白點解佢地要拉筋，因為對象原來係一個三百磅既大肥仔。

事後先知，原來呢個大肥仔係熟客，經常要去醫院覆診，而佢叫車既原因多數係當日佢要去醫院覆診。佢本身有糖尿病，其中一隻腳亦因為呢個病而導致出現腐爛，以致行動唔多方便。肥仔一雙腳當然要長期要搵嘢包紮，雖然已經包到好厚，但我依然見到有血水滲至表層既繃帶。

「喂肥仔，自己行過黎，訓上張床度。」樂文師兄喺屋內四圍睇，好似啲人去睇樓參觀單位咁。

「阿sir，我行唔到啊，你幫吓我啦！」肥仔笑笑口咁講，而佢呢種笑唔知點解我會聯想起幸災樂禍。

視察完單位後，樂文師兄拎咗張凳，面對面坐喺肥仔面前：「兩步咋喎，咩行唔到啊！？」

我感覺到樂文師兄開始有啲粗聲粗氣，好似唔係咁好老牌。

「我真係行唔到呢...」肥仔依然堅持，但剛才嗰張幸災樂禍既笑臉經已消失。

樂文師兄望望手錶，然後講：「你知唔知而家幾點啊？」

肥仔回頭望一望牆上個大鐘，好似突然間諗起啲嘢，然後擺出一副唔係咁好意思既表情：「十二點半。」

然後樂文師兄企起身，對住肥仔連珠炮發：「我屌你咩死肥仔！你都識講而家係十二點半啦！我叫咗你幾次，如果想叫車一係早啲叫，一係晏啲叫，唔好喺十一點至一點呢段時間入面叫呀嘛！」

十一點至一點呢段時間，係食飯既黃金時間，而當時我地係仲未食飯。

肥仔好似被樂文師兄嚇親，一時間唔敢再講嘢，目光唔知停留嚟邊好，顯得非常唔自然。

然後，樂文師兄指住張床，好惡咁講：「自己訓上黎！」

最後個肥仔死死地氣咁行過黎，雖然話佢行動唔太方便，但未至於連幾步都行唔到。

整個過程中，我都喺度忍住笑，忍得好辛苦。

唔知點解，見到樂文師兄咁樣鬧個肥仔，我有種大快人心既感覺，直情係大開眼界，原來救護員係可以咁樣「教育」啲市民。

面對住市民，救護員其實顯得相當卑微，因為市民小小事就會去投訴，而一旦我地接到投訴，麻煩就大手尾就長，因為又要寫報告解釋，又要俾高層照肺。檔案寫花咗，又可能會影響到之後既升職，除非本身係無諗住升。

有時真係唔係好明，錯根本唔係我地，點解個部門唔諗吓點樣幫自己手足，每次面對投訴都採取「顧客永遠是對的」既態度，叫大家下次打醒萬二分精神，下次要再小心謹慎啲，下次要做得好啲，要點要點...

而永遠唔會企喺前線既立場諗吓，體諒吓，其實我地都只係一個人。

不過，肥仔呢種情況，係特別既例外。事後先知，原來樂文師兄本身係識得肥仔既阿媽，而佢阿媽亦交帶落，假如個仔有咩做得唔啱，就幫手管教一吓。

所以樂文師兄根本唔驚會俾個肥仔投訴。

「頭先有無嚇親你？」完成晒轉call之後，樂文師兄喺車入面問我。

我搖搖頭，示意無。

「個肥仔好鍾意玩嘢架，明明自己行得到，又扮晒嘢咁想你抬佢。佢叫車都係想順便入去覆診咋嘛，根本就係濫用，唔使同佢客氣。」

「哦！」我心諗，即係我下次都可以好似你咁大聲鬧佢？

「做得耐你就明架喇，有時係要咁樣教育吓啲市民，但教育都有分好多種形式，所以大前提係要識分，邊啲人屌得，邊啲人唔屌得。」

「明白。」

由嗰日開始我正式體驗到，要喺呢行入面生存，唔係剩係識得救人咁簡單。

2.3 用膳時間

救護員每日都有半小時食飯時間，不過呢半小時既時間，可能會係十一點開始，亦可能會係下午兩點先開始，非常唔穩定，完全係聽天由命。

就算有呢半小時食飯時間，都唔保證餐飯可以食得完，因為食食吓可能會響鐘去車，呢個時候只有兩個選擇，一係拿拿聲食多幾啖，塞飽個胃就算，二係等做完call之後返黎再食過。如果餐飯經已食到一半，我會揀前者。但如果係啱啱開飯，連嘢都未開始食，咁當然係等做完晒嘢先再返黎食。

每日去到中午時間，我地會傳送一個叫「BKM」(Break for Meal)既訊號俾control，示意要食飯，維時半小時。正常情況下，當區內發生事故，control係唔會調派處於BKM狀態既車去，而係會調派另一架位於最就近既車去，但好多時候，BKM都一樣會中招。

救護站會提供膳食，返工當日可以選擇報飯。預早報定，知道食飯人數後，廚師會煮適當份量既飯餸。

唔選擇喺局食飯既話，就要自己搵機會喺出面買外賣。

救護員買外賣，會俾熱心市民影低然後投訴，標題寫住：「救護員揸救護車去買外賣，公器私用。」

首先，救護員唔揸救護車去買外賣，唔通搭叮叮去買！？

買得外賣，我地一定係跟足正常程序，如果買外賣過程裡面中call，我地會等做完晒嘢，然後再去拎外賣，但到時又會俾人影相，投訴救護員工作途中去拎外賣。

背後到底發生過咩事，有幾辛酸，有幾趕頭趕命，相信只有救護員自己先知。

啱啱個轉call先救返醒個阿伯，而家只係趁住有少少空檔時間去拎個飯盒醫吓肚，班市民竟然話係公器私用...

喺辦公室工作，一日裡面去兩次廁所，如果個老闆質问你點解會成日去廁所，作為呢位打工仔既市民又會有咩感覺？

可能會諗：作為人，廁所都唔使去？一日兩三次都叫密？

同樣道理，作為人，救護員唔使食飯？一日拎一次外賣都唔得？

救護員係咪要不吃人間煙火，市民至會滿意？

雖然係有啲仆街市民，但都有啲市民都好既。

有時打電話去叫外賣，當店鋪知道打黎既係救護車，佢地知道我地唔等得耐，於是會先優先處理咗我地既外賣，見到面仲會阿sir前阿sir後，再加多句辛苦晒。有時又會發現，飯盒好似加咗料，比平時多咗隻煎蛋，原來係老闆娘知道救護員做嘢辛苦，所以幫我地加餸。

唔係話細路仔心態，想有人讚，想有人慰勞，只係當做嘢做得咁辛苦既時候，呢啲少少既人情味，對前線工作人員而言係非常大既精神食糧。

題外話，有時著住制服落車買外賣，係會有種飄飄然既感覺，覺得自己頭上好似有個光環咁，因為市民會用啲奇怪目光望住自己，仲竊竊私語好似談論緊自己咁，以為自己成為咗焦點，虛榮心作怪。

其實或者係自己諗多咗，人地望住自己，可能只係因為對方根本就唔知自己乜水，著住套白色制服怪怪雞雞咁企喺條街度阻住晒。

買完外賣中call，唯有等做完call先食，飯盒會暫時放喺救護車上。當完成晒轉call，我地通常會趁住無敵時間，匿埋喺救護車入面，落晒窗簾咁喺車上面食。

點解要落窗簾！？

咪又係驚啲熱心市民經過影我地相，話我地坐喺救護車上面食飯，公器私用。

喺救護車入面食飯，可想而知係一個點樣樣既衛生程度。車廂入面又多菌，又可能無幾耐之前先做完DBA，但係無辦法。

話就話食飯，其實同倒落個胃度差唔多。作為司機，十五分鐘內假如食唔完，就要將架車揸返基地先有得再食，其餘兩個都還好，行車途中咪繼續匿喺車入面食。

有時就算有得食又唔敢食太飽，因為當食得太飽，假如下一轉係攀山拯救呢類型既call就大件事...

又熱，又要拎晒啲裝備行上山，又剛剛食完嘢，分分钟盲腸炎。

做救護員有咩條件？我諗最好係割咗盲腸，同埋食飯速度夠快。

當一架救護車BKM，代表仲喺出面打緊仗既救護車可能要遲啲先有飯食，因為佢地隨時要做埋人地個份。

只係普普通通食個飯，但呢樣已經係救護員一日之中既最大憂慮，時時刻刻都要為食唔食到飯作出計算。

驚陣間會接到啲好危急既call？無嘢好擔心，就算接到都係好似平時咁做，不如諗吓做完call之後，拎唔拎到外賣好過。

驚遇到MCI？使乜驚，著得起呢度制服，就遇咗自己係做大事既人，但同時亦因為著住呢套制服，連食唔食到飯咁小既事，我地都要成日諗住。

2.4 夢

「阿哥！接波！」阿傑將沙灘波大力踢向我呢邊。

「到你！」我又將個波踢返過去。

喺沙灘入面，我地互相將個波踢黎踢去。

我盡量唔跑咁快，因為我怕動作一大自己就會醒...

我好清楚知道，目前所發生既一切只係個夢。

「跑快啲啦阿哥！無食飯啊！？」

好耐無聽過佢親口叫我阿哥，如果可以既話，我想趁自己醒之前聽多幾次，於是我繼續慢慢行去執波。

我彎身執起個沙灘波。

「阿哥！」

！？

我望住阿傑個張蒼白既臉同埋佢全身濕透既身軀。

「你記得我邊一日生日嗎？」

我點點頭，示意記得。

點會唔記得，每一年既生忌死忌我都會去拜祭...

但係聽到佢咁問，個鼻即刻覺得有啲酸。

「我想食格仔餅，多花生醬。」

「好。」我鍾意食雞蛋仔，而佢就鍾意食格仔餅。

我將沙灘波踢到去阿傑腳邊，但佢看似無意欲將個波執起，只係企定定唔郁咁對住我微笑。

佢既身影逐漸變得模糊...

我知道，夢境即將要結束。

眼前出現一道白光。

只係微微將眼睜開，眼淚立即從眼角奔流到臉上。

今日係九月二十日，係阿傑既生日。

我，阿媽，仲有Janice去咗進行拜祭，當然不忘買咗佢最鍾意食既格仔餅，多花生醬。

「咁就十幾年喇...」阿媽蹲喺阿傑既墳前點香：「如果阿傑當年無走，而家都可能就快結婚...」

阿媽一直恨飲新抱茶，呢件事而家就只有我先可以做到。

佢露出一副有啲唔好意思既表情，回頭向我同Janice講：「唔好誤會啊，我唔係催你地結婚。」

我點點頭，示意無相干。

阿媽繼續講：「而家年代唔同架喇，以前就話要成家立室者，而家好多人選擇同居唔結婚，甚至唔生仔。」

「我地會喺兩年內結婚。」

我同Janice一直有結婚既打算，至於點解遲遲未結，係因為想再儲多啲錢先...

想上車？

都係既，但就算上咗車都會係同阿媽一齊住，主要係想俾個好啲既環境佢。

而家既香港人，喺上車之前可能已經上咗另一架車先，嗰架係救護車，啲樓貴到咁根本買唔起。

「無所謂啦，你地自己話事得架喇。」阿媽表現得有啲黯然。

可能係因為就快結婚呢句說話經已無法出自阿傑把口。

晚上，我同Janice需要出席某位大學同學既婚宴。

一班好耐無見既大學同學圍埋一齊，講既話題離不開結婚生仔買樓，當一堆人所傾既嘢係咁現實同乏味既時候，代表大家已經唔再年青。

我會唔會生仔？

應該唔會喇。

呢方面我同Janice已經有晒共識，採取無孩政策。與其為咗下一代奔波勞碌，不如輕輕鬆鬆享受吓二人世界。延續人類大命運呢種咁重要歷史性任務，就交俾其他有志之士去履行。

「喂，阿寶，Jenifer之前有無搵過你？」同檯其中一名男人問。

Jenifer係我地既大學同學，亦都係今晚既新娘。

「有啊。」我答。

兩日前，Jenifer打黎問我可唔可以幫手做佢今日結婚既司機，但由於本身唔得閒，所以我推卻咗。況且，我唔鍾意做嘢咁臨急臨忙。

男性友人：「佢都有搵我啊，前幾日想叫我幫手搬嘢。」

我：「咁你一定無應承到啦？」

男性友人一副不屑既嘴臉：「無！呢個人太無誠意喇。」

「點無誠意法？」

「佢派俾我張帖，連名都寫錯既，你自己睇吓喇。」男性友人將自己部手機遞向我，原來佢將張帖既封面影低咗。

封面寫住「Ronald Fung」，但男性友人個名係叫「Donald Chung」。

「嘩...咁又離譜咗啲，名串錯都算喇，連個姓都寫錯，直情變咗另一個人。」

「咪就係！」

事實上，我地呢班人其實同Jenifer唔算係好熟，大家出席既原因，只係因為派到埋黎無理由唔去咁解，講到尾就係俾面派對。

所以我同Janice

都決定唔擺酒，一來唔想煩，二來慳返啲錢，三來無謂要人破費。與其拎錢出黎做場show，不如用黎做其他實際啲既嘢。

最近呢幾年，出席婚宴既次數頻密咗，囍事理應值得高興，但當每一次出席呢種場合，我都會感到有啲概嘆。可能係因為自己見得太多生離死別，覺得唔係人人都擁有咁既福氣，可以睇住自己既子女結婚，生子，抱孫...

其實呢個社會裡面係有好多鮮為人知既一面，有好多人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好多人要憂慮三餐溫飽，好多人要面對絕症，好多人連好普通咁想行一步路都有困難...

我留意到在場好多人都非常注重物質，需要奢華，追求虛榮...

唔係話想扮清高，但身為救護員要經常走在最前線，每日見盡呢個世界形形式式既面貌，有種今日唔知聽日事既感覺，飛來橫禍隨時發生喺自己身上，死神可能每一日都喺自己身邊擦身而過。

與其計算咁多，奢求咁多，不如諗吓假如聽朝一覺訓醒發現身邊人無咗呼吸脈搏，所有嘢已經無得再返轉頭嗰陣，會唔會有嘢令自己後悔？

2.5 救護工作的危險性

消防員既工作危險，相信唔會有人質疑反對，因為佢地要入火場，為咗救人，一個唔好彩隨時連命都可以無。

但假如我話救護工作其實都有危險性，唔知大家又會點睇。

救護工作既危險性，可以係肉眼見唔到。

救護車一日載十個八個病人，呢啲病人可能有傳染病，就算我地點樣高度戒備，清潔，消毒，只要一個唔小心，病菌一樣可以找上自己。

況且呢行咁忙，根本唔可以每完成一轉call之後都進行消毒，講緊係連廁屎食飯時間都咁緊逼既時候，仲邊有閒情逸志去搞咁多嘢。

發生交通意外，救護員同消防一樣都係要落馬路做嘢。啲車喺馬路上快速奔馳，不斷喺自己身邊駛過，馬路上工作人士被撞死既案例並唔係無，只係從未撞死過救護員咁解。

意外既嘢，要發生既時候就會發生，唔會理係咩職業咩背景。

做call好多時會遇到癲佬癲婆，若然對方有心害你，衫袋褲袋收埋把刀仔，趁你幫佢做檢查嗰陣捅你一嘢，真係無從防備，就算係葉問都擋唔切。

試過有一次，當時幫個癲婆量緊血壓，睇住佢伸手入袋，慢慢將把鉸剪拎出黎，我立即大叫：「小心佢右手把鉸剪！」

另外兩位同事見狀於是即刻彈開，我都即刻閃埋一邊，先同對方保持一段距離，打算以靜制動。

下一刻個癲婆就發癲，諗住襲擊我地。我地三個立即放低晒手頭上既裝備，三個大男人出力將佢壓制。一個人癲起上黎，力度真係可以好大，三個人用咗好幾分鐘先將個癲婆收服，最後要綁住佢送院。

不過我都算好彩，癲佬雖然遇得多，但未至於俾佢擺命，只係試過俾對方兜嘢踢一腳。

其實救護員面對受傷既機會都唔少，只係大家於做嘢時都抱持一個非常小心謹慎既態度，因為大家都清楚明白，如果連救人嗰個都傷埋，仲點去救人？

道友又係遇唔少，若然對方身上有支針筒，high起上黎用枝唔知收埋喺邊既針拮你一嘢，又係無仇報，有愛滋既話咁就一世。

所以做call一定要好小心小心小心，但就算幾小心都好，意外總能夠於穿透防不勝防既罅隙之中。

救護員經常會遇到暴力事件，暴力有分級數，通常係一級二級暴力，家暴屬於最常見。好多時係啲男人飲大兩杯，借機會發圍，搞到自己同屋企人見紅。

救護員既職責係為傷者進行治理，要近距離接觸，但由於對方情緒不穩，佢下一步想做咩有時好難估

得到，或者係請你食兜撻窩麵，或者只係鬧你祖宗十八代，或者係向你吐口水。

「話我廢柴！？佢有咩資格話我廢啊！？」去到現場，一個頭破血流，連褲都無著既中年男人喺門外大吵大鬧。

「先生，你冷靜啲先，你個頭仲流緊血...」拎住盾牌既警察作出勸喻。

「流咩血啊！？我邊度有流血啊！？」中年男人腳步浮浮，一睇就知係飲大咗。

一位婆婆行出門外，將條黑色長褲扔落地，對住中年男人講：「你唔好再搞事喇！你走啦，呢度唔歡迎你。」

中年男人：「走咩啊走！？呢度係我屋企！點解係我走！？係走都係入面條死仆街走先啦！話我廢柴！？佢先廢啊！」

婆婆：「你唔好再喺度發癲喇！生著你啲咁既仔，我都覺得好羞家啊！」

中年男人：「你條死老嘢，寧願幫，自己個仔都唔幫！」

男人繼續大吵大鬧，而且講黎講去都係嗰幾句，就係唔滿意有人話佢廢柴。

隔離左右都紛紛打開門睇吓出面發生咩事，可能係八掛，又可能係覺得出面嘈住晒。

透過佢地既對話，我得知個男人會點解要鬼殺咁嘈。原本只係一家人普普通通食餐飯，除咗男人兩母子，仲有家姐同姐夫。食飯途中，男人開聲問姐夫借錢，而個姐夫一口拒絕，仲有意無意話對方遊手好閒唔搵嘢做，剩係識攤大手板問人擺錢，正一廢柴。然後兩個人發生推撞，俾人話廢嗰個被推跌，撞爆咗額角。

婆婆：「阿sir，麻煩你同我帶佢走啦，我唔想再見到呢個人。」

一發生事，市民最叻就係將個波推俾警察，然後警察就將個波扔俾我地...

救護員真係唔易做，因為好多時都要執埋晒啲無謂既爛灘子。

警察：「噏...先生，乖乖地跟白車師傅去醫院檢查吓。」

白咩車師傅啊...救護師兄都唔識叫？

「去咩醫院啊！？你都痴孖筋！我好地地去咩鬼嘢醫院啊！？」中年男人指住個警察不斷鬧。

警察：「你最好乖乖地同我合作！如果唔係就將你綁去醫院！」

男人聽到呢句，火爆程度即時又再上升：「你試吓綁啊！睇吓我打唔打柒你班冚家富貴！綁你老母啊綁！」

頂佢個肺...好好地同佢傾吓唔得既，一黎就話要綁，係人聽到自己要俾人綁都會想反抗啦。再者，而家激鬻咗佢，佢地自己就收隊，但個男人陣間上到救護車繼續發癲就全程我地受晒。

有時真係唔明，啲警察為乜咁鍾意挑釁對方情緒？

呢個時候，救護車主管上前：「阿sir，不如交俾我地？」

然後我地發揮出救護員其中一樣最拿手嘅本領，就係吹水。

透過不斷同個男人吹水，扮晒企喺佢立場咁諗，間中講啲嘢附和吓佢，當察覺到佢條氣開始順返啲嘅時候，順便加句：「咪係囉，使乜同呢啲人勞氣？不如等我幫你處理咗個傷口先啦？」

救護員算唔算服務性行業？

我覺得算，因為我地好多時要處理嘅唔係傷勢，而係對方嘅情緒。除咗提供適當嘅治療，進行溝通及舒緩對方情緒都係一種服務。

顧及人地嘅情緒，並唔係因為怕咗佢或者要向佢屈服，而係免得過都唔想節外生枝。因為假如對方情緒唔穩定嘅話，對於喺救護車上面做嘢嘅三個人係一啲好處都無。

講到尾，其實救護員只係想順利並安全地完成每一轉call。

2.6 問症

入正題之前，想講吓關於救護每一日既車更問題。

一架車三個人，主管司機車籠，只要有齊呢三個角色就可以組成一架車。

每個區都會有一個「可行走救護車車輛指標」，假如當日on run既救護車數量低於呢個最低消費數字，就算係官方字面上既「車更不足」。

但事實上，我認為每一日返工都要面對車更不足呢個問題，因為如果車更係足夠，就唔會有伙記食唔到飯既情況出現。

假如當日返工有六個人，而又剛剛好可以組成兩架救護車，行內會稱呢個情況為「齊口」。

若然多咗人，而嗰啲人又唔能夠自己組成一架「可行走」既救護車，譬如剩係得司機同車籠，或者剩係得兩個車籠，呢個情況就係「凸人」。多出黎既同事就要去「頂更」，要去隔離區甚至更遠既地區拍住啲唔識既人做嘢。

呢行好怪，每個主管既做事方法都好唔同，可以係南轅北轍，假如要拍啲唔熟甚至唔識既人，自己需要花時間去重新摸索對方既做事風格。

司機先慘，明明係揸開秋名山，無啦啦要走去伊呂波做司機。人生路不熟，啲路又多髮夾灣，有時做call又急又趕但又唔熟路，都幾大壓力。

講返正題。

當日我係返日更，開工嗰陣發生咗啲小插曲。

「我唔會去頂更架，你地自己搞掂佢。」一個膊頭上面有一條柴，大家都叫佢做阿慈既人表現得好燥。

「咁而家凸一呀嘛，頂一次半次者，咁都唔制？」負責編配車更既三柴咁講。

「人手調配既嘢唔攞關我事，總之我今日一定係留嚟呢度，唔會出去頂更。」

其實頂更係屬於豬頭骨既差事，正常都會派我地呢啲做細既去，而唔會搞啲做咗十幾廿年既大師兄。不過聽講個三柴同一柴係有過牙齒印，估計三柴係想公報私仇，有心玩嘢。

「你而家係咪咁唔合作先？」三柴拍晒檯咁，明顯係不甘示弱。

都明既，咁多細既在場睇住，話晒都三柴，無理由一啲反抗都無就縮。

「我就係咁唔合作，你吹得我脹啊！？」講完之後，阿慈走咗入電視房，坐喺沙發上睇電視。

見習救護主任咁啱經過，於是過黎問發生咩事。

「無...傾緊安排緊人手既問題咋嘛。」三柴答。

見習救護主任見阿慈個樣黐爆爆，應該都大概估到發生咩事，於是就走入電視房：「慈哥！咩事咁勞氣啊？」

整個傾談過程之中，我見個主任都表現得客客氣氣，無擺出任何官威，假如除低咗套制服，會以為阿慈先係大佬，而個見習救護主任係佢嘞手下。

呢層當然，否則點會叫做防撞欄，人地阿慈入行嗰陣，你條見習救護主任都唔知升小學未。

傾完之後，阿慈行返出黎，表現明顯無剛才咁火爆：「我而家去睇醫生，今日唔返工喇。」

即係射波，我都認同射波係最好既方法。有時當嘞師兄知道自己要去偏遠地區頂更，有啲都會揀射波，因為咁樣就可以完美解決咗凸人呢個情況。

當然，有時就算凸人都唔一定要頂更，因為出面橫頭都齊口，全世界只係凸咗自己一個，呢個時候通常會留返嚟自己局等運到，話就話係Stand by，其實係R春袋無嘢做，車又唔使去。有時真係要準備定膠布，因為真係會R到損。

聽落好似好爽，但呢種情況絕對唔多，因為部門會千方百計搵工作崗位將你安置，或者逼你放假，總之就唔要見到有人返工無嘢做既情況出現。

開工後第一轉接到既call係男性胃痛。

去到事發單位，見到一名後生仔坐喺廳度打緊PS4。

「邊個叫救護車？」主管杰佬問。

「我叫架...」後生仔繼續打機，眼睛無離開過電視。

「咩事架？」呢個時候，杰佬已經感到有啲燥燥地。

過咗一陣，後生仔先放低個手制：「我個胃好痛。」

可以面不改容咁打機，我諗痛極都有限。

杰佬問：「幾時開始痛？」

「今朝。」

「今朝同尋晚食過啲咩？」

「今朝未食嘢，尋晚同朋友喺街食拉麵。」

「邊個位置痛，指黎睇吓？」

後生仔指住自己既上腹位置，杰佬往相同位置輕輕按咗幾下。

「係間歇性咁痛，定係持續咁痛？」

「間歇性。」

「本身有無長期病患，食開藥，或者要覆診？」

「無...哎呀哎呀，而家又痛喇。」

唔理係真定假，個後生仔的確七情上面。

「你最近屙出黎啲屎咩顏色架？」

問呢個問題既原因，係想睇吓胃痛既原因會唔會關內出血事，因為假如有內出血情況，屙出黎既屎通常會係黑色。

「啲屎係黑色架...」

屙黑屎，代表有機會真係內出血而導致痛楚出現。

「不過，我尋晚係去咗食豚王，仲要係叫咗黑玉，唔知關唔關事呢阿sir？」

「哈哈！」輝仔聽完後立即忍唔住笑，而我都嘖一聲笑咗出黎。

因為我都試過類似情況，食完碗黑色湯底既拉麵，之後嗰一兩日屙出黎既屎的確係黑黑地。

聽完之後，杰佬即刻反白眼：「幫我擺set vital sign先。」

最後，我地都送咗呢名後生仔去醫院，究竟佢因咩事胃痛，要照過驗過先知。或者最後可能連醫生都診斷唔出，因為條友仔根本就無事，可能只係想射波，但射波還射波，自己行落樓下睇醫生咪得，點解要叫救護車呢？

香港就係充斥住呢類人，百思不得其解。

=====
=====

救護日常：

可能大家會發現，點解救護員好多時會問長問短，咁係因為救護員做嘢係有程序，而呢個程序其實等同問症。

問症既大前題，當然係要病人本身係清醒，假如唔清醒甚至無知覺既話，根本問唔到症。

救護員問症，大概會有以下步驟：

1.邊度唔舒服 / 痛？

2.以前有無試過同樣唔舒服 / 痛？如有，請提供病歷。

3.(i) 請指出邊個位置痛？

(ii) 點痛法？(例如：針拮·壓迫)

(iii) 痛楚有無擴散到其他部位？

(iv) 需唔需要止痛？

(v) 幾時開始痛？

(vi) 痛楚有無規律？(持續性/間歇性)

4.有無其他病歷？需要覆診入院？

5.有無長期服藥？如有，咩藥？幾時食過？

6.有無食物藥物敏感？

真係幾多嘢問，但唔一定會問晒，視乎當時情況，但病人所提供既答案隨時會影響到救護員所下既決定，例如心口痛，究竟係之前撞傷過所以痛，定係心絞痛嗰種痛呢？

兩者既治療方法係完全唔一樣。

2.7 人生百態(一)

當日係星期六，亦都係母親節。

黃昏時間，收到一轉女性長者頭暈既call。

行車途中，身旁既益哥話：「母親節嘞，你兩條友仔有無同老母去飲吓茶咁架？」

「有架，聽晚返夜，聽朝諗住同佢去飲個早茶，就當係慶祝。」輝仔答。

「我年年都係咁，無特別話要去慶祝。」我問：「你啲子女又有無慶祝？」

「有...不過剩係慶祝母親節囉，父親節就唔記得咗我。」

聽落益哥同佢啲子女既關係好似唔係咁好...真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案發地址係一條非常舊既屋村，入到單位裡面，見到有個阿婆坐咗喺床度，屋內佈滿雜物，仲隱約聞到一陣酸臭既味道。同時，亦見到兩名同呢個環境顯得非常格格不入既女士。因為呢兩個女人打扮得身光頸靚，其中一個仲要係著短裙，露出一雙白滑玉腿，望落大概三十歲左右...

見到咁既畫面，我地三個立即互相打晒眼色，口罩底下露出不懷好意既淫笑。

「咩事叫救護車？」益哥。

「係我叫既。」著短裙嗰位女士憂心忡忡咁話：「我係佢孫女，今日同媽咪黎探佢，我地帶咗啲嘢俾佢食，但婆婆一直話好頭暈唔想食，我怕會有啲咩事，於是就叫你地黎。」

「哦...知唔知婆婆今日有無食過嘢啊？」

「應該就無。」

「婆婆係獨居？」

「係啊。」

趁益哥同家屬講緊嘢途中，我同輝仔已經自動波上前擺Vital sign，順便驗埋血糖。

結果血糖機既讀數係3.1，指數偏低。

婆婆面青口唇白，望落去好似好劫，隻手仲有啲震。

「婆婆血糖低啊，我地而家會俾啲葡萄糖水佢飲，飲完就應該好快無事架喇。」

婆婆用飲管啜得好快，只係一陣間就已經飲咗大半包糖水，而過咗無幾耐之後，婆婆個樣亦開始精神返。

「噏，飲完糖水即刻好返啲喇係咪？」

「噏！唔該你啊醫生！」

「我地唔係醫生黎架，係救護員...來自消防處架。」益哥指住膊頭上既臂章。

「係咩係咩...唔好意思...」短裙女一臉唔好意思。

「同婆婆去醫院檢查吓啦。」

然後，我地將婆婆護送到救護車上，兩名女士當然有跟車。

「噏...講明先，救護車一般只準一個人跟車，但今次俾你地兩個一齊上埋啦。」

「唔該晒你阿sir...」

！？

呢個時候，我留意到婆婆訓緊嗰張救護車床上面有啲黑色嘢喺度郁郁吓，由於張床單係白色，所以非常顯眼。

我望真啲...

原來係甲由仔！仲要唔止一隻，係兩三隻！

我本應係坐喺司機位等開車，但由於短裙女既關係，我都走埋入車廂裡面睇吓有無嘢需要幫手...

男人既嘢，大家明架啦。

「咦喂...」輝仔都留意到有啲唔妥：「呢啲郁緊啲啲...會唔會係甲由黎呢？」

但無啦啦車上面又點會有甲由？

然後我留意到，啲甲由仔係喺阿婆啲衫入面走出黎，而且越走越多，由兩三隻變成五六隻。

短裙女個阿媽睇見，立即使出佢既六脈神劍，當機立斷用手指將啲甲由仔搵死晒，搵都不特止，仲打橫一掃，喺白色床單上拖出一條血路。

短裙女見到咁既畫面當然咿嘩鬼叫，而我同輝仔則無乜特別感覺，做救護員有咩核突嘢未見過？最緊要唔好整污糟我地架救護車。

一輪戰地風雲之後，個阿媽若無其事咁坐返低，手都無諗住抹，我於是俾咗啲紙巾佢。

過程中，我留意到個短裙女時不時用手輕撫阿婆塊面，仲會捉住阿婆隻手不斷噓寒問暖，一臉憐憫愛錫既模樣。

我忍咗好耐，終於忍唔住問：「你地都係住附近架？」

「唔係啊，我地住喺XX灣嗰邊。」短裙女答。

聽見個地方名，都知唔係一般人可以住得起。

「住得都幾遠喎，咁咪唔可以成日黎睇婆婆囉？」呢句說話，當然係有弦外之音。

「都係架...但我地逢大時大節都會過黎。」

我當時心諗，真係好諷刺。

作為阿婆既屋企人，自己就著到身光頸靚，住靚樓。但阿婆就住緊舊式公屋，屋企環境惡劣，惡劣到可以有昆蟲喺個身度爬出黎。

睇見佢關懷備至噓寒問暖個樣，我就覺得嘔心。如果係真心錫阿婆，就唔會母親節先循例探一探佢，就唔會忍受到要佢一個人住喺嗰咁既地方。

唔知點解，我覺得成件事有啲怪怪作態。

之後我坐返去司機位，無再留喺車廂入面。

條裙就算幾短都無用，我唔想再睇，因為我見到既只係豔麗背後既醜陋人性。

#####

某日下午，收到一轉小朋友跌倒受傷既call，地點係某屋村附近既公園。

到達現場，公園有好多家長同小朋友。我地上前查看，發現有個細路仔訓咗喺地，但係清醒既。

益哥問：「發生咩事？」

估計係嗰位小朋友既家長好驚青咁回答：「佢頭先玩玩吓喺個樓梯度跌咗落黎，然後就一直話隻手好痛郁唔到，我都唔知發生咩事，你快啲幫吓佢啦阿sir！」

然後我地幫小朋友進行檢查，因為佢係跌傷，仲一直話隻手好痛，所以懷疑係骨折。

當摸到右手前臂既時候，小朋友忽然話好痛，但表面上無腫無瘀，亦無變形。

只要懷疑係骨折，救護員就會當作骨折處理，因為唔怕一萬，只怕萬一。

我地用一啲專門係處理骨折既工具幫小朋友穩固好右前臂，繼而包紮。

過程中，在場好多家長都拎住部手機喺度拍，好似覺得救護員救人好新奇咁。我地三個全部上晒鏡，但都唔緊要，因為我地只係正常工作。

準備離場既時候，由於人太多，所以阻擋住我地既去路。

呢個時候，益哥終於忍唔住：「讓開條路啦！一個二個喺度影影影！你地有無顧過呢位小朋友既感受啊！？有無問過小朋友同佢既家長想唔想上鏡啊！？如果係你地自己啲子女整親，然後喺度係咁俾人影，你地自己又會有咩感受啊！？」

好少見益哥咁燥，但我覺得佢鬧得真係好啱。

在場部分家長立即覺得無癮，於是放低手機，有部分就當聽唔到，繼續做戰地記者。

其實益哥隨時會因為鬧市民而俾人投訴，而如果真係投訴，我地三個人都會有手尾跟，要寫報告詳細解釋，然後又會俾高層照肺。

不過寫報告咪寫報告，都唔係第一次寫，況且我認為有需要教育一吓呢班無知市民。

身為三柴既益哥當然唔驚，喺呢行打滾咗幾廿年，想開聲屌邊個就屌邊個。但相信有啲三柴未必有咁既勇氣，但益哥一定敢，因為佢份人夠雷，呢種小事絕對剎得起，就好似當啲細既有事，佢都一定會為大家挺身而出。

又試過有一次，又係小朋友跌傷，但只係擦傷少少，當時又係有家長喺度影，而呢位家長正正就係嗰位受傷小朋友既媽媽。

樂文師兄發現個家長喺度拍片，於是上前對住個鏡頭雙手舉V，笑笑口咁講：「點啊？影得我靚唔靚先？救護員救人冇咩好影啊？自己小朋友受傷竟然唔係關心佢既傷勢，而係顧住拍片？」

個媽媽俾樂文師兄窒到無聲出，只好收返埋自己部電話。

香港人啊...香港人，有時真係唔明佢地諗乜，乜拍片同影相真係咁重要咩？

有時我會諗，當有一日佢地自己即將要死既時候，會唔會拎部電話出黎幫自己自拍返一張遺照先捨得死呢？

2.8 難忘事件(二)

於學堂訓練既中期，學員係會有兩個星期時間到外面進行實習，出去體驗一下真正既救護工作。

知道即將要實習，心情當然好緊張，因為CPR既對象唔會再係模型公仔阿ANN，而係活生生既人。只要出到外面，咩情況都有機會遇到，到底能唔能夠將操班所學既嘢發揮返出黎，甚至乎能唔能夠成功幫到人救到人，當時的確係有啲期待。

由於只係實習生既關係，制服上既名牌位置只會貼住一塊「受訓人員」既牌，而唔會顯露真名...

其實我又唔係好明，點解紀律部隊當中就只有救護員要用名牌，要開真名。警察唔使，消防員唔使，入境海關懲教都唔使。

救護員顯露真名，其實係咪想方便啲市民？

因為當俾對方鬧既時候，可以有埋個全名俾人插？

最奇怪既係，明明消防同救護係隸屬同一個部門，點解剩係救護需要有名牌？

我懷住戰戰兢兢既心情去到指定既救護站報到，由於當時既我如同一張白紙咁新，見到咩人都阿sir前阿sir後，驚死人地唔知自己係新仔。

其實當去到出面，就唔會再有學堂入面嗰種文化，唔使吓吓都Morning sir / Good day sir，見到乜人都要立正俾禮。出到去其實係兩個完全唔同既世界，真實工作環境唔會再搞咁多呢啲禮儀嘢...

只係無咁多，但唔代表無。

報到完，見仲未正式開工，我就傻吓傻吓咁周圍問人有咩嘢需要幫手，一心諗住想留個好印象俾人地。

後來吸取到經驗，領略到假如有時間不如自己搵個地方休息吓，唔需要做埋晒呢啲門面功夫。加上，想留好印象既話，最緊要係做call既時候要醒目啲，要識執生，唔好做錯嘢。

呢行好怪，就算做咗廿件好事，只要之後做咗一件錯事，你就呢世都係錯，然後臭名遠播，繼而全行都會知道你個大名...

至於之前所做過既一切好事，係唔會有人記得。

或者係呢行比較特別，又或者呢個世界本身就係咁樣。

作為新人最驚既其中一樣嘢，大概就係遇到DBA，因為從來未試過近距離接觸死亡，所以會幾驚，再加上要落手做，彷彿有種「別人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上」既感覺，驚上加驚。

不過當每日都要接觸同面對既時候，呢樣嘢好快就會變成麻木。

好耐之前，曾經聽身邊一啲同樣係做救護員既叔父咁樣講過；「個個新出班都驚做DBA，我都驚過，但好快就唔驚。因為後來我明白到，無論我幾努力都好，十個有九個都係救唔返。我既責任只係掌握住CPR三十比二既黃金比例，然後就可以一邊諗住等陣下午茶食西多好，抑或食薯條好...」

從來都係講就易，若然要真正明白，係需要經過確切體會同親身感受。

實習頭幾日，做既call都無乜特別，都係一般頭暈發燒，幾乎乜工具設備都無實際用過。

直至某個夜更，我終於遇到我人生中既第一次DBA。

時間係凌晨三點，地點係私人住宅。

去到現場，我當然係騰晒雞，根本唔知道應該點樣開始，亦唔清楚自己可以做啲乜，但眼見其餘三人已經好熟練咁自動埋位，各自各做自己應該做既事。

當時我屬於救護車入面既第四人，其實我呢個角色係可有可無。假如無我既存在，佢地做嘢或者會做得更加順暢更有效率，因為無咗個新人喺度阻住晒，唔使成日好似湊仔咁湊。

「新師兄，機會難逢啊，你過黎做CPR！」主管示意我埋位。

「哦！」我心裡唸住，成人CPR既比例係三十比二，三十吓心外壓，然後俾兩吓氣。

我一邊幫傷者施行心外壓，一邊喺心裡面幫自己打數...

一啊...二啊...三啊...四啊...五啊...頭個幾吓，我都唔敢壓得太大力。

當時心諗原來真人既胸口都幾硬，好似有種阻力同自己一雙手抗衡咁，所以壓唔得深。

「咁樣唔夠架！壓深啲！你想救到人就要壓深啲！」旁邊既主管話。

「哦！」

於是我試圖俾多啲力，嘗試再壓深一啲...

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係胸骨既爆裂聲！係因為我出力既關係，所以壓爆咗對方既胸骨！

嗰一刻我感到有啲不知所措，有種「傷害到別人」既心虛。

主管見我表現有啲猶豫，於是又話：「正常架，繼續！記得要壓深啲，你壓得唔夠深架！」

於是我全程專注於CPR。過咗一陣，主管宣佈執嘢離場，當我將阿伯從地下抬上救護車床既時候，我發現感覺同平時有啲唔同，好似摸空咁...

原來阿伯係無咗一隻腳...由於佢著住長褲，所以剛才一直無留意到。

過程中最吃力既大概就係Moving

CPR，要一邊行走一邊進行心外壓，若然太專注於CPR而無望清楚前面環境既話，可能會與無為意到既物件發生碰撞，增加受傷機會。

只係去到半路中途，都仲未上到救護車，我雙手已經開始感到有啲劫，但仍然要繼續。

上到救護車，我經已成頭大汗，部分汗水固然係因為緊張所致。

跟車既係一名阿婆，佢係阿伯既太太。

佢一直呼天搶地，緊握住阿伯隻手喊得好淒涼，講咗好多「點解唔等埋我先一齊走」之類既說話。

阿婆既舉動某程度對我造成阻礙，但我無理會，只係埋首繼續做CPR。

「阿婆你坐返好先，扣返好安全帶，你咁樣我地開唔到車架！」主管態度強硬要求阿婆坐低，並且為佢扣上安全帶。

阿婆既喊聲一直無停，我一雙手亦一直無停過，壓夠三十吓，就拎起BVM俾兩吓氣，主管一邊做佢自己既嘢一邊監察住我，間中會從旁指導吓我。

由於車速都幾急，每逢轉彎我都幾乎企唔穩，要用手扶實車廂裡面既欄杆先不至於跌低。同時，其實我已經有少少暈車浪...

當時心諗，原來做救護員真係唔易。

我透過窗口望一望出街外，以我地現時位置，距離醫院仲有一段路程。保守估計，起碼仲要CPR多大約四分鐘。

「師兄，要唔要轉人？」車上另一位師兄問，原本施行CPR既應該係佢，但基於我係實習，所以啲嘢讓咗俾我做。

「唔使，我OK。」當時有少少逞強心態，雖然係劫，但未至少頂唔住要人接替。

況且，之後出到班唔會再有人問我需唔需要轉人。

我繼續CPR，主管則負責俾氣。

汗水開始滲入眼，但我無暇處理，只係鬆一鬆膊頭，用手臂位置輕輕擦一下眼角，然後繼續。

呢個時候，我隱約聽到車上有電話響起，電話鈴聲係一首歌，我留意到聲音既來源係阿婆既手袋。

我感到有啲驚訝，因為唱呢首歌既歌手係張衛健，估唔到阿婆咁in，用張衛健既歌去做電話鈴聲。

同時亦覺得有啲傷感，因為呢首歌既歌名叫《身體健康》...

我只想身體健康 我害怕你要照顧我

擔心得出一臉倦容 而我病床中反悔內疚 令你太心痛

阿婆無接聽電話，我眼角餘光留意到佢正在掩面痛哭。

電話一直喺度響，或者係阿婆既子女知道阿伯出咗事，於是打黎了解吓情況。

唔知點解，我覺得呢首歌出現既時機有啲巧合，我單方面對號入座，覺得歌詞既內容好似係阿伯臨終前想同阿婆講既說話...

我只想身體健康

要活到過百歲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擁

不忍你勞碌的照料我 受了這種切膚之痛

阿伯無咗隻腳，估計一直以來既起居飲食都係由阿婆照顧。

然後，我幻想起好多阿婆照顧阿伯既畫面，越諗我就傷感，越傷感我就越無法專注。

今次係我第一次咁近距離接觸死亡，原來真真正正落手救一個人既感覺係咁艱巨同難受。

我不要做弱質病人 變一個負累你不幸

誰想有病 厭惡呻吟 我不要千金百銀

也祈求這小小的福蔭

其實，死亡係咪只係一個人既事呢？

一個人死，會導致身邊既人沉重哀傷一段日子...

我會為你好好的保重 我怕病了等於失了寵

怕你嫌藥味太濃 藥褒太重 不知怎操縱

唔知點解，我當時心裡出現咗一個想法，就係好想呢轉call快啲結束，因為我有啲劫，而呢種劫係包括精神上。

如果阿伯救唔返，阿婆就要獨自一個承受失去另一半既痛...

然後我諗起自己爸爸媽媽，假如有朝一日訓喺呢張床上面既係佢地，我又會點...

失去親人既滋味，只係簡單幻想一下，就已經覺得心如刀割...

我只想身體健康 看著你替我蓋被
窩心得心有點痛 得到你這般的愛護我
眼淚這刻難自控

做完人生中第一轉DBA，感覺有啲沉重。

精神上既劫，唔係一般文字可以形容得到。

但作為救護員唔能夠太感性，因為喺往後既日子裡面幾乎日日都會遇到呢種事。

日日都咁感性既話，相信好快會精神崩潰。

然後，我記起教官喺學堂講過既一句說話：

「做救護員，最忌將情感積累。」

=====

救護日常：

操班既時候，曾經聽阿sir講過關於模型公仔阿Ann既名字由來。

其實我都唔知堅定流，但佢咁講，我就咁聽。

事件係發生於好多年前既外國，當時科技仲係好落後，而故事主要係圍繞一名男醫生。

醫生原本有一個幸福美滿家庭，有個賢良淑德既老婆，天資聰穎既女。

醫生當初選擇做醫生，單純係因為想幫人救人，同大家想成為救護員既原因一樣。

某日，醫生趁住放假，同家人去咗屋企附近既湖度嬉戲。醫生仲特登整咗架小木船，載大家出去遊湖，享受天倫之樂。

佢同太太坐喺小木船上傾計，而當時只有十歲唔夠既女兒伸手出船邊玩水。

期間，女兒突然失重心從船上面跌咗落湖。

醫生立即跳落湖將女兒救起，但救起既時候發現女兒已經奄奄一息，而且當時正身處於湖中心，趕返去醫療室拎醫療設備都需要一段時間。

最後，女兒因為延遲醫治，最後失救而死。

醫生痛不欲生，明明自己身為醫生，但自己女兒出事既時候竟然咩都做唔到...

佢非常後悔同苦惱。

苦惱既其中一個原因，係佢覺得延遲醫治係一個非常嚴重既問題，佢唔希望類似既事情再一次發生。

佢希望能夠發明出一個方法...

一個當發生意外既時候，人人都能夠做到，為病人進行搶救既方法。

後來，呢個醫生發明咗CPR，為咗研究及方便後人學習CPR，佢仲發明咗專為CPR而設既模型公仔。

由於CPR係因為自己過世既女兒而起，為咗紀念女兒，佢以女兒既名字為呢個公仔起咗個名，而佢女兒既名字就係叫做阿Ann。

呢個故事到底真唔真，我無去考究過。

就咁聽，故事水分既成分似乎相當高，但同時又幾有故事性。

真定假，對我黎講唔重要...但自從經過嗰次之後，我永遠都記得阿Ann名字既由來。

2.9 濫用(一)

最令救護員感到洩氣既其中一個原因，大概就係經常接到醉酒案件。

醉酒都有分幾個情況，第一種係醉到貓咗，郁唔唔郁，好似昏迷咁。由於有人報警，救護員於是要將呢名醉酒人士送去醫院。基本上，除咗俾張床對方訓，其實係無咩治療可以俾到，因為對方各方面既指數都好正常，只係醉到訓著咗。

第二種係醉到發酒癲，呢啲最麻煩，因為失去咗理性，喺度郁手郁腳，做埋啲正常人唔會估得到既行為，例如喺你面前除褲屙屎，例如將啲唔應該擺落口既嘢擺落口...

啱屙完屎，你話有啲咩係唔應該擺落口？

情況簡直係層出不窮，有時情願對方醉到寐咗，當佢係一件貨咁運去醫院，咁樣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

第三種係玩歡樂噴泉，嘔到五顏六色，最怕就係遇到呢種情況。有時喺救護車上面嘔到成地都係，唔單止要搞一大輪事後清潔，仲搞到車入面成陣臭味，然後一整日都隱隱約約聞到呢陣味，好難頂。

如果套制服俾對方嘔吐物整污糟咗，之後要返局更換過一套新，又係麻煩。

入正題之前，又想分享一吓啲經歷。

12月31晚，狂歡之夜返工，預咗要做通頂，因為十轉裡面有九轉都係醉酒，而且救護車所到既地區可能會越去越遠，因為各個環頭既車都喺度忙緊處理醉酒，所以啲車會被調派到亂晒。

今次既事發地點可以開名，係中環蘭桂芳，凌晨三點鐘接到一宗外籍人士醉酒。

現場有警察，救護電單車...你無聽錯，係救護電單車，為應付特別節日，有時電單車都要被安排返夜班。

當時個電單車我地都識，佢個名叫阿基。

個外國男人飲到好醉，就咁大字形訓咗喺條街度。聽警察講，本身係有個外國女人同行，聽聞好似仲係鬼佬個老婆黎，但個外國女人已經自己截的士走咗...

莫名奇妙，兩公婆出黎飲嘢，飲醉咗竟然可以就咁扔低個老公唔理，原來不知所謂並唔係香港人既獨有權利。

「送去醫院囉，老婆都走埋咯。」其中一名警察咁講。

在場有幾名警察，其中一個係著白衫既Madam，膊頭上面有花。

「頭先佢老婆走嗰陣，你地都喺度？」阿基表現得有啲燥。

莫講話佢，就連我地都做到燥，開工到而家完全未停過，做親都係醉酒。

「喺度...個鬼佬都想上車架，但醉得濟呢，上到一半又碌返落地...佢老婆都醉啦，自己個老公未上車都唔知。」

「咁你地睇住見住，都唔幫手的埋條鬼佬上車？」

班警察無回應，只係詐傻扮懵咁繼續講其他嘢。

「師傅，係咪準備送佢去醫院？」隔咗一陣，另一名職級較高既警察問。

廢話，唔通送去你屋企咩。

遇到呢啲情況，警察最叻就係將個波一嘢踢俾救護，仲恨不得我地快啲抬個醉漢上車，因為佢地可以快啲收隊。

目測之下，個鬼佬起碼有二百幾磅，將佢抬上床嗰陣，我感覺到自己條腰好似就快斷。抬咗對方上床，佢身長仲長過我地張床，對腳係長到頂住我個心口。

推床走既時候，其中一名警察諗住幫手扶住張床，但由於佢唔熟點樣推床，某程度為我地添上少少阻力。

有份幫手推床既阿基突然開聲：「喂我屌啊！咪撻拉住我地張床啦，我推緊你又喺度拉，玩啊！？」

「好好好，幫唔到手唔緊要，唔使咁勞氣既師傅！」個警察立即縮手，笑笑口想打圓場。

當時我心諗...屌得好。

自己伙記俾人鬧，但個女Madam完全唔敢出聲，望都唔望，因為佢自己心知而家啃緊豬頭骨既係我地，佢地只係拍吓籬柚走人。

結果，當晚夜班係第二朝五點幾先第一次揸車返到局。

另一單既醉酒地點係某條普通屋村，對象係妙齡少女。

一打開升降機門，就見到有一名身穿白色小背心配牛仔熱褲既長髮少女訓咗喺地。

地上面有一灘頗大範圍既嘔吐物，估計係屬於呢名少女，而佢正正係訓咗喺灘嘢上面，全身包括頭髮都沾滿晒自己既嘔吐物。

老實講，個女仔睇落係幾索，但係佢而家搞到咁既款，真係見到都有啲唔開胃。

同場有兩名年輕男士，應該係事主既朋友。

益哥：「你地幫佢報警架？知唔知佢住邊？」

其中一名男士指住條走廊：「佢就住喺前面個單位咋嘛。」

當時心裡面真係屌咗一聲，仲爭兩步就返到屋企都唔頂埋佢。

仲有，既然屋企門口就喺前面，咁仲叫乜鬼嘢救護車呢？兩個大男人扶返佢入屋咪得。

「送佢去醫院啦阿sir。」另一名男士。

今次連我都忍唔住要出聲：「返屋企會唔會近啲啊哥哥？」

「佢而家咁既款，返到屋企又無人睇住，我驚佢搞唔掂啊。」

有咩會搞唔掂，飲醉酒咪返屋企訓，訓飽就自然會醒。

「你快啲送佢去醫院啦阿sir！」兩個人不斷催促，好似好趕時間，想快啲甩身咁。

講到尾又係將個波踢俾救護員。

由於個女仔成身好都好污糟，我地只好用幾張床單將佢包住，然後再抬佢上床。

當我地三個準備將佢抬上床之際，少女突然用雙手捏住自己條頸，大嗌想死，仲不斷話做人好辛苦。

有見及止，我地即刻彈開，慎防佢發酒癲亂咁揮拳，搞到我地自己都傷埋。

「我想死啊...點解個天唔俾我死...」少女不斷重覆呢兩句。

！？

然後，少女用頭頂住個地下，以類似拱橋既姿勢將自己身軀撐起，形態有啲似電影裡面既驅魔人。

「我想死啊...我想死啊...俾我死啊...」少女一雙手依然係捏住自己條頸，而且力度好似有所增加。

為免醉酒變成窒息，我地三個人夾手夾腳拉開佢雙手，一嘢抬佢上床，然後離場走人。

不過將佢抬上床既時候，由於佢個頭係咁郁，把長髮不斷擺來擺去，頭髮上面啲嘔吐物於是藹晒落我件白色制服上面。

唉...一陣返到局又要換衫。

「你呢個死仆街，無良心啊你...」上到救護車，少女不斷對住空氣破口大罵，好憤怒，好兇惡。

「如果我今次死唔去，我一定會返黎隊冧你...」佢突然又變返好傷心，好柔弱，然後不停喊。

「係你！」少女忽然指向我，將我變成佢既發洩對象：「你無用架！你呢個死仆街！」

無情白事俾人鬧，但我無嬲，反而覺得有啲好笑。

「你呢種人，一定會落地獄，俾上帝鞭你屍...」

地獄...？上帝...？

說話內容可以話係語無倫次，完全無跡可尋。

「你呢啲人死無全屍都唔使恨啊...係你...一日最衰都係你...我一定要俾返綠帽你戴...」

嗯...綠帽。

「佢有咩比得上我啊！？我靚佢咁多！係你條冚家產唔識貨！」

佢...第三者？

「做咩唔應我啊！？無嘢好講？知衰喇咩？知道自己唔喺喇咩？」

我唔係唔應你，但假如我應咗你，咪即係自認仆街冚家產？

「鬼唔望你有愛滋病...你條死癲佬...」

講吓講吓，少女漸漸變得迷迷糊糊，然後訓著咗。

從佢既說話當中，我大概估到發生咩事，九成都係男朋友出軌，被對方狠心拋棄，於是就借酒消愁，醉到而家咁既款。

我認為醉酒call係一種濫用，救護服務唔應該用喺醉酒人士身上。

醉酒call通常都係發生喺半夜三更，甚少出現喺日光日白...

有既，唔多囉。

如果唔係嗰一兩轉醉酒call，夜晚或者可以爭取多少少時間休息，就算係一兩個鐘都好。又或者即使無得休息，如果可以做其他有意義啲既call，幫一啲真正有需要幫助既人，條氣點都會順啲，因為起碼係做緊一啲同呢套制服相關既嘢先。

有句說話叫生命影響生命...

其實係市民既生命影響緊我地做救護員既生命。

3.1 P Call

轉院服務，即P call。(P = Priority)

P call 分P1 同P2，第一優先接送同第二優先接送。

呢類call無乜特別，純粹係將病人由一間醫院運送去另一間醫院，轉院既原因可能係由於某間醫院既床位緊絀，於是醫院要將新接收既病人運送去其他醫院。又可能係病人即將要做某啲治療或者手術，但原本住緊嗰間醫院無相關既儀器或專科醫生，於是救護員要為病人進行轉院...

轉院既原因可以有好多，總之醫生示意話要轉，病人就要轉，救護員其實只係收Order做嘢。

P1情況相對急啲(但其實一啲都唔急)，救護車要著藍燈去接取病人。P2相對無咁唔急(直情可以慢慢黎)，行車途中唔需要著藍燈。

唔好問點解要著藍燈，點解唔著藍燈，因為呢個係部門既指引，假如唔跟就等同犯錯，而犯錯就有機會要受到紀律處分。

救護呢行入面，P1同P2既分別在於時間上既唔同。當部門收到醫院既P1指示，要即時調派救護車去處理。而當收到P2，部門有一個鐘時間安排救護車接收病人。

至於到底病人係屬於P1定P2，就由醫生去定。

救護員一聽到係P2

就會好開心，因為呢類call比較輕鬆，大家可以趁住呢個機會休息吓，只要達到「救護車十二分鐘內到達現場」既服務承諾，過程可以點樣控制都得。(呢句說話背後蘊含住博大精深既意義，只有做過呢行既人先會明。)

不過P call對於司機黎講就會辛苦啲，因為有機會要揸長途車，一揸就隨時成個鐘。

轉院服務交俾救護員去處理既原因，係由於擔心病人於運送過程中出現病情惡化，從而需要進行搶救。假如由醫管局既一般職員及車輛去運送呢類病人，若然病人於半路中途出咗啲咩意外，職員並無相應儀器同技術去為病人進行搶救。

P call 其實係有機會演變成DBA，因為病人於行車途中忽然斷氣。聽聞係曾經發生過，但我未遇過。

基本上，P

call係接近乜都唔使做，只係俾張床個病人訓，但若然因為咁而放下所有戒心，諗住全程可以玩電話，乜都唔使理既話，到出事嗰陣就大件事，所以最基本都要監察住對方仲有無呼吸心跳。

某次剛剛喺局食完飯，就收到一轉P call，我地三個人立即化身為草猛跳忘情森巴舞，因為呢轉P call係來得非常合時，簡直就係食飽飯進行消化既良好時機。

假如啱啱食飽飯就要去攀山拯救，我地既反應會係完全相反，三個人好似生意失敗咁。不過總好過飯都未食就要去行山，因為行一行山分鐘要搞幾粒鐘，即代表唔知幾時先食到飯。

呢轉P call比較深刻，因為對象唔係平時處理開既嗰啲老人家發燒，而係一名只有幾歲既小朋友。

呢名小朋友患有魚磷症，固名思義，佢全身既皮膚望落去好似魚磷一樣，皮膚異常乾燥，全身既皮好似就快甩出黎咁。由於皮膚長期處於乾燥，所以會經常感覺到痕癢，假如龜裂情況嚴重更會感覺到痛，而呢種病目前好似仲未有根治方法。

有時會諗，個天其實公平咩，要一個幾歲既小朋友受埋啲咁既苦。

小朋友係由媽媽抱住，但可能救護車裡面環境陌生，又見到幾個著住白衫既陌生人，於是喊起上黎。

平常見到小朋友喊，我通常都唔會點理，等家長自己搞掂，但唔知點解今次我想做返啲嘢。

我拎咗隻手套，然後當手套係氣球咁吹脹佢，再喺上面簡單畫咗個笑哈哈表情...雖然呢個氣球係怪咗啲，有五條嘢喺個頭頂度擺吓擺吓，但係小朋友見到我呢個手套氣球之後，立刻收咗聲，仲眼甘甘望住我。

「送俾你！」我將手套氣球交到小朋友手上，而小朋友亦終於笑返。

「唔該你啊阿sir！」小朋友媽媽一臉感激。

開車之前，我落低咗窗簾，以免刺眼既陽光會影響到小朋友。

我再將冷氣調細，因為剛才我將氣球交俾小朋友既時候，我摸到佢隻手好似有啲凍。

最後我關咗車上既部分燈光，等小朋友同媽媽於行車期間可以喺一個暗暗地既環境底下進行休息。

雖然只係一轉P call，但我無選擇去揸流灘，反而想再多一步。

呢個世界裡面比自己更慘既人其實多不勝數，或者我已經算係幸福既一群。

#####

做P

call有時係要運送初生嬰兒，嬰兒會被安置於育嬰箱當中。救護車裡面張床需要暫時放低喺局，因為育嬰箱某程度同救護車床設計相似，可以安放於同一位置。由於空間有限，救護車床同育嬰箱兩者並唔能夠共存。

呢類call其實無乜特別，但重點係有護士跟車。

唔少救護員之所以識到護士，仲娶埋做老婆，都係靠運送育嬰箱呢啲機會。

根據我經驗，護士通常有兩個，其中一個年資較淺。

當時我仲係做緊車籠，間唔時都會接到運送育嬰箱既call。車程二十幾三十分鐘，甚至更耐，點樣可以同到兩位護士進行有質素既交流，而又唔會被對方視為呃水吹既狗公，就要睇自身既造化及功力。

運送過程中無乜嘢搞，只係觀察住個初生嬰兒有無啲咩特殊情況，一般都唔會有咩問題。就算有，護

士都會自己落手搞。

面皮厚啲既，主動同護士講吓嘢吹吓水，對方點都會大方回應。

「咦...你咪係之前嗰個阿sir？」其中一名護士忽然同我講。

聽到有人叫自己做阿sir，即刻有種飄飄然既感覺。

佢戴住一副無框眼鏡，口罩底下既輪廓望唔到，睇落幾籤瘦，斯斯文文咁。

前幾日都做過一轉育嬰箱，無諗過竟然可以咁有緣，連續撞同一個護士兩次，整定有緣份，而我點可以唔好好把握呢個緣份。

「係啊，咁你都認得我？」我回應，但並無將口罩刻意拉低。

「嘻...因為我記得你個名。」佢笑既時候，雙眼變得微彎，好似連眼睛都識得笑咁。

嗰一刻我終於發覺到，原來制服上面掛名牌竟然係有好處。

「哦...你真係好記性。」雖然我只係淡然回應，但其實心裡好想問返對方叫做咩名。

坐喺司機位既細華師兄似乎聽到我同護士既對話，忽然擰轉頭望住我，仲豎起拇指，拉低口罩露出一種非常奸淫既微笑。

整個運送過程入面，兩名護士一直互相交流心得，年資較深嗰位講好多嘢比另一位聽，我完全搵唔到位可以插入去。

到達目的地醫院，我地會幫手將育嬰箱搬落車。(育嬰箱好重，越多人幫手越好。)

臨離開既時候，嗰位認得我既護士過黎拍咗我一下手臂：「喂！」

我回身：「咩事！？」

護士：「我叫Iris。」

我點點頭，指住自己個名牌：「阿寶。」

佢又向我點點頭，然後慢慢退後，轉身離開。

唔知我地仲有無機會再見，而事實上好大機會係無，就算再見都未必認得。

我並無因為無擺到對方電話而覺得蝕咗，因為大家本身就天各一方。

但我學識到，原來呢一種邂逅既感覺真係好正。

3.2 Lock In

「特別服務，懷疑有人被困，生命有危險...秋名山去456號救護車...」

懷疑有人被困，呢類案件一般被稱作Lock in。

通常係當事人被反鎖於屋內，無人應門，於是門外既人報警。或者係平安鐘啲姑娘聯絡唔到單位內既公公婆婆，擔心佢地出咗事，於是報警求助。而好多時公公婆婆回應唔到平安鐘姑娘，係因為佢地落咗街買嘢，又或者本身佢地係撞響，於是聽唔到電話中姑娘對佢地既叫喚。

只要係特別服務，消防員就會一同出動。做呢類型既call，佢地通常係負責爆門。

爆門入去之後，可能會發現一具死咗好多日既屍體；又可能係根本無人喺度，屋主只係落咗街；又可能係事主心臟病，入到去發現對方訓咗喺地，救護員需要立即進行搶救。

每次接到Lock in，我都係抱住「最好乜都唔使做」既心態去車，因為無嘢做即係無人有事。

試過有一次，係一個小朋友將自己反鎖咗喺屋企個廁所裡面，出唔到黎。家長感到手足無措於是報警，勞動晒警察消防救護，總共十幾廿人。

去到事發單位，消防員三兩下手勢就打開返廁所道門，小朋友出返黎，似乎有啲受驚，但無任何受傷，無乜大礙。

報警既人係一位婆婆，當時屋內只有呢位婆婆同個小朋友，而小朋友係婆婆個孫仔。

小朋友被反鎖於廁所裡面，自己又唔識處理，又諗唔到原來可以搵鄰居幫手，於是報警求助。雖然動用咗好多人力物力，但老人家唔識嘢，無得好怪。

「孫仔出返黎喇，但搞到好大陣象啊，好多人上咗黎屋企啊...」婆婆同電話中既人講，電話既另一邊應該係小朋友既父母：「又警察，又消防員，又看更，仲有啲著住白色衫既唔知咩人...」

真係悲涼，萬一你個孫仔有啲咩損手爛腳，幫佢既人會係我地，你竟然話我地係著住白色衫既唔知咩人...

估唔到市民對救護員既認知程度仲低過看更。

不過都唔緊要，畢竟係老人家，唔認識救護員都正常既。

小朋友相安無事，各單位陸續收隊。由於對方無任何損傷，所以唔需要送院，最後由婆婆簽張紙，我地就可以離開。

臨離開之前，我同婆婆講：「婆婆，我地係救護員，如果之後孫仔有啲咩唔舒服，就再叫我地黎啦。」

婆婆面露疑惑：「哦...原來係救生員...唔該晒你地...唔該晒你地...」

#####

另一單Lock in，係一個唔記得帶鎖匙既女人報警，時間係黃昏。

去到現場，透過女人同警察之間既對話，得知佢係啱啱放工返屋企。佢有個仲讀緊大學既女，大約二十歲，今日放假理應會留喺屋企，但拍極門都無人應，電話打極又無人聽。女人擔心個女唔知出咗咩事，於是報警。

我依舊係抱住「應該無料到」既心情出發，但爆門入屋之後，阿媽發現個女訓咗喺床上面，叫極都唔醒。有見及此，我地於是上前檢查。

就咁望埋去，個女仔既面色已經好唔妥...

點唔妥法，形容唔到，總之唔係一個正常人應該有既面色。

主管檢查之後，發現個女仔無咗呼吸脈搏，身上無明顯傷痕，但手腳有啲僵硬，皮膚上更呈現出明顯既屍斑...

係明顯死亡，估計已經死去至少十個小時。

個女人知道自己個女經已去世，當場崩潰大哭。

在場所有人，包括救護員都無嘢可以做到，根據部門指引，我地毋須為事主進行搶救。

點解個女仔會忽然去世？

無人知，或者要等法醫驗屍過後先知。

我剩係知個女仔好後生，廿歲左右，仲讀緊書，本應有大好青春大好前途。

遇到呢啲case，個心會好唔舒服，原來做人真係可以咁化學，話無就無。

「無常，係救護員既工作日常。」

呢句說話真係好啱。

主管處理好善後工作，就吩咐盡快離場。剩低既事，就留返俾其他部門同事去處理。

「費事留喺現場咁耐喇，睇見人地咁樣，盞自己個心更加唔安落。」上到救護車，主管咁講。

的確，救護員係唔應該投放太多情感於工作，若然因為咁而影響到之後既工作效率，實在太唔專業。但要做到無動於衷，係無可能既事。

回程途中，我不禁喺度諗，其實呢種事幾乎每一日都發生，只係睇吓邊個咁唔好彩俾死神揀中。

我又會諗，假如係自己屋企人或者朋友出事，我又能唔能夠保持冷靜？

相信無一個人得，人就係有感情既動物。

珍惜身邊人，活在當下，雖然呢兩句說話真係好老土，但又有幾多人能夠真正做得到？

3.3 呼吸困難

SOB (Shortness Of

Breath) · 呢類call好多時都會遇到。呼吸困難可大可小，病人可能有氣管病或者肺病，而哮喘屬於常見。

呢種情況，救護員會比較緊張病人既SPO2，當發現SPO2唔理想，就要立即供應高濃度氧氣，甚至轉用另一款強勁少少既面罩，以助谷返病人既SPO2上去理想範圍之內。

同時，亦會監察病人既呼吸頻率(RR · Respiratory Rate)，呼吸不宜過快，否則唔能夠將氧氣/氣管藥有效地吸入肺部。

救護員會有相應既氣管藥提供，好多時呼吸困難係因為氣管收窄，而噴藥有助擴張氣管。當然，用藥與否要視乎病人自身健康條件及身體情況，有啲情況係不適用，例如病人本身對嗰隻藥係有敏感。

呼吸困難既病人通常會比較緊張，因為感覺好似就快窒息咁，救護員好多時要費力去安撫病人情緒。

「噏...你放鬆啲先，你咁緊張都無用架，吸氣吸大啖啲...」

「唔好講嘢住啦！專心啲聞氧氣！」

「抖氣唔好咁快，你吸氣都唔夠深，啲藥都落唔到去...」

「跟我打數，吸...呼...吸...呼...係喇，保持住呢個節奏...」

係啊，又真係幾似大肚婆生仔。

我職業生涯中第一次俾人投訴，就係做呼吸困難既案件。對象係一名中年男人，當時我只係按照正常程序俾氣俾藥，俾俾吓藥，個男人突然推開我：「妖...你整到我好唔舒服啊！」

「先生，你繼續聞藥啦，啲藥對你有幫助架！」我好聲好氣咁講。

「你而家咩態度啊？你份糧我都有份出架！」個男人明明條氣仲喘緊，但又唔合作，仲惡人先告狀。

「我都係想幫你者。」我望望監察儀器屏幕上啲數字，發現SPO2指數正在慢慢回升，男人既呼吸亦無剛才咁急促。

「你叫李寶明？」男人望住我個名牌。

我無出聲，但內心感到非常無癮。

「我一定會投訴你啊！等收投訴信啦你！」

非常無奈，明明係我幫咗佢，而家竟然話要投訴我。

跟足程序做嘢，仲一直安慰佢，由頭到尾根本都唔知自己做錯啲乜。

既然對方話唔想聞藥，我都無謂勉強。最後男人連氣氧罩都話唔戴，我亦幫佢除埋。

一段時間之後，我果然收到投訴信，當聞悉自己被投訴既時候，我就回想起呢轉呼吸困難個案，心知一定係呢個男人。

「知唔知發生咩事？」辦公室內，救護主任問。

「.....」我點點頭，連嘢都唔想講。

主任問我當時既事發經過，我簡略地作出描述。聽完之後，佢竟然話：「下次自己注意返啲態度啦，其實病人已經唔舒服，我地要為對方諗多一步，做我地呢行要有同理心。」

聽完之後，真係火都滾埋。

叫我將來龍去脈講俾佢知，但佢聽完之後等如無聽，事實係個男人唔知痴咗邊條線忽然向我發難，我亦多次重申自己當時態度無問題，然後呢位救護主任竟然叫我注意一下工作態度。

咩叫為對方諗多一步！？對方無緣無故鬧我祖宗十八代，我仲要體諒對方鬧我背後一定係有苦衷！？

同理心...呢三個字最仆街，我對病人就要有同理心，但主任你對我地班手足又有無同理心！？

當前線同事俾人投訴，作為上司竟然可以完全唔企喺我地角度去諗，仲掉返轉頭要同事去作出檢討，啲說話真係難聽過粗口。換轉被投訴既係你，我向你講返同一番說話，你又會唔會服啊阿sir？

聽完廢話之後，我趕快離開辦公室，連thank you sir都無講，因為我覺得呢啲人唔值得我叫佢一聲阿sir。

#####

另一單比較深刻既SOB，係發生喺夜晚十二點，地點係舊式屋村。

對象係一名行動唔太方便既阿叔，佢大概六十歲，行路需要靠拐杖。

一入到屋，我地就發現佢呼吸好急促，SPO2得返85。了解情況之後，主管決定為對方提供氣管藥。

「阿sir，我唔去醫院架！」阿叔一邊聞住氧氣一邊講。

主管：「唔去醫院！？你知唔知自己咩情況啊！？入醫院檢查吓，等醫生幫你啦。」

「我唔去！」

唔知點解，有啲人係好堅持唔去醫院，就算自己病到死死吓。

屋內有兩個人，報案既另一個男人，據悉係呢位阿叔個仔，但表面睇落佢地既關係連朋友都不如...又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你條氣喘到咁...醫院有床俾你訓，有藥俾你食，有護士照顧你，點都好過留喺屋企啦。」我試圖作出勸喻。

「我都話唔去咯！你俾張紙我簽，簽完你地就走啦！」

睇黎佢都幾熟行情，應該唔係第一次叫車，知道可以簽「拒絕送院」表格呢樣嘢。

主管：「咪咁硬頸啦...入去檢查吓，檢查完無事咪出返黎囉！」

「唔去啊，我唔想麻煩到人...」

我望望檯上啲信件，發現原來呢位阿叔個名叫張X財：「阿財哥，其實我地都一場黎到，唔麻煩都麻煩咗...你諗真啲咯，如果一陣我地走咗，然後你條氣又喘過，我地咪又要黎多次？到時先係麻煩咯！」

聽完我咁講之後，我留意到佢眼神出現一絲動搖。

其實啲句說話係真心話，如果而家唔去醫院，然後半夜三更又再叫車，我地又要上黎多一次。

最後，阿財肯聽我地勸，我地用輪椅運送佢上救護車。

上到車之後，我同阿財吹咗陣水，閒談間得知佢以前原來係一名古惑仔，結過兩次婚，有個好多年無見既女。

呢轉SOB

我無俾人投訴，因為阿叔同我吹得幾開心，仲讚我呢位後生仔既服務態度好好。當佢講到舊時劈友開片既情形，仲成個人變得生龍活虎，連自己本身有氣喘都唔記得咗。

做救護呢行會遇到好多人，呢啲人有唔同背景，個個都係有故事的人。

有啲人好有錢，份人好離地，認為自己有份交稅就大晒；有啲人好窮，明明病得好重，但好怕麻煩到人...

真係一樣米養百樣人。

3.4 Running call

當救護員正趕赴現場處理A案件(去車)，或者正在運送A傷者到醫院(回程)，而又於行車途中遇到突發既B案件。救護員係唔能夠掂行掂過，而係需要停車，落去視察現場情況，甚至要落手處理，而呢種情況叫做Running call。

Running

call都分兩個處境，第一種情況係本身有任務在身，即去車途中發現街上有事發生，於是要落車望。第二種情況係剛剛做完call，將病人運送去醫院期間遇到running call，同樣係要落車望。

救護車遇到Running call既最常見做法，係主管吩咐車籠獨自留守現場，先為Running call既傷者進行治理，同時主管會聯絡control派另一架救護車B到現場接走傷者。當主管認為Running call既傷者情況穩定，就會同司機兩人繼續去原先嗰轉call，而車籠則繼續留嚟現場，等大家完成晒所有嘢之後，救護車A先去指定地點接返呢個車籠。

如果本身正趕赴現場處理既係DBA 呢類危急案件，但Running call既對象只係阿婆普通跌倒受傷，如果擺低個車籠嚟現場照顧Running call傷者，咁等陣去現場處理DBA嗰陣咪少咗個人做CPR！？

係...不過做咩決定好視乎主管個人風格，有啲主管會選擇唔擺低個車籠，剩係通知control有一宗咁既Running call，快啲派另一架救護車黎。但假如Running call傷者於等待中途發生啲咩事，呢個主管有機會要負上全責。

如果本身要處理既係一般頭暈發燒，但Running call係DBA，咁結論就好清晰，一定係成車人落車做咗呢單DBA先，因為呢個係危急程度既問題。至於原先要去嗰轉call，會通知control派另一架救護車去。

決定係點，好睇究竟當時面對緊咩環境，所以救護員係要好識得隨機應變。

車籠好多時都係年資較淺，甚至係剛剛出班既新仔。對於佢地黎講，最驚既可能會係遇到Running call，因為通常都係得返自己一個留嚟現場，無乜經驗但又要獨自撐起成個場面。畢竟平時做call都總會有主管同司機喺身邊傍住，假如突然身邊無晒人，難免會感到空虛寂寞騰。

我人生裡第一宗要獨自留嚟現場既Running call，係阿伯過馬路跌到，而原先係要去處理一宗男性頭暈。兩單都唔係危急，主管於是吩咐我留嚟現場幫阿伯處理咗傷勢先，然後當另一架救護車黎到我就上埋去，最後嚟醫院會合。

當時既我只有一個急救箱。拎住拐杖既阿伯過馬路時唔小心跌低，跌傷咗膝頭同手肘，我於是幫佢止血同埋進行包紮。

「頭先見佢綠公仔閃緊，諗住行快兩步過去架喇，點止踢到塊石仔，咁就跌低咗喇。」阿伯表現得有啲唔好意思。

佢彷彿用表情去話我知，身為老人家既佢笨手笨腳，而家麻煩到我，感到非常過意唔去。

「咁下次小心啲喇...過唔切咪等下一個綠公仔先過囉...」我一邊幫佢處理傷口，一邊講。

阿伯跌正喺馬路中心，好彩我地架救護車咁啱經過，扶返佢去路邊。萬一啲司機睇唔到一嘢撞埋去，到時就唔係擦損皮膚咁簡單。

「真係麻煩晒你地啲救護員...」

！？

佢竟然知道我係救護員...

唔知點解，我當時有啲感動。

阿伯繼續講：「我個孫仔都係做救護員架，佢中學一畢業就去考喇。」

原來身邊有人做呢行，唔怪得能夠講出「救護員」呢三隻字。

「咦...咁咪即係同行？你個孫仔可能我都識架啲！」

「係！？佢個名叫俊傑啊，你識唔識佢啊？」

當聽到呢個名，就諗起我細佬阿傑。

當時條街有唔少人，經過既途人都對我眼望望，可能佢地覺得奇怪，點解剩係得一個救護員喺度。

老實講，當時我有種覺得自己著住呢套制服確係幾型既感覺。

因為當時經已入夜，身穿白色制服並蹲喺路邊幫阿伯處理緊傷勢既我就好似一點白光，而呢個社會其實係非常需要呢啲白光既存在。

「搞掂。」

阿伯既傷，我經已處理好，而呢個時候，另一個救護車亦剛好到場，我於是暫時成為咗佢地既救護車第四人。

遇到Running

call既機會唔多，但職業生涯裡面總會遇到。獨自一個留喺現場做嘢，唔多唔少可以訓練到膽識，因為除咗要面對傷者，仲要面對街上既途人，佢地有機會對自己指指點點，甚至明明佢地係唔識，但又會扮晒嘢咁教你點做。途人又可能會拎住部手機喺度影，面對鏡頭或多或少會有啲壓力，因為驚自己萬一做錯嘢會俾人話唔專業，對方仲要有埋影片做證據。

但無論點都好，著得呢套制服落場，就預咗要面對就連自己都無法預料既場面同壓力。

3.5 跳樓

消防員一向給予公眾一個好英勇既形象，因為佢地要入火場，要搵命搏。

但我曾經聽某啲前輩講，其實救護員都可以好型。

試想一下，當有人跳樓，跌到粉身碎骨，正常人都會嚇到雞飛狗走，但救護員反而要衝上前睇吓發生咩事，分分鐘仲要落手處理。

雖然呢種「型」唔似消防員犧牲性命嗰種英勇，但絕對可以稱得上為非一般既勇敢。

我印象最深刻既一次跳樓case，係傷者面向天咁掛咗喺地面個欄杆上面，粉身碎骨，但由於唔附合明顯死亡準則，所以要進行搶救。當我將對方抬落黎既時候，就好似執起一個斷線木偶咁，感覺都幾震撼。

「燈凳燉鄧～」

「特別服務，懷疑有人從高處墮下，秋名山去123號救護車...」

聽到係跳樓call，就算嗰個人係幾勇敢都好，相信心裡面都會驚，因為場面可以係非一般既恐怖...

可能係斷手斷腳，可能係肢體變形，可能係無咗個頭...

跳樓，一係跳咗，一係未跳。

未跳都好啲，起碼有機會勸返對方落黎。最好就睇開啲，唔好自尋短見啦，無人會希望見到有人死，救護員亦唔希望自己要做嘢。

企圖跳樓，呢種情況通常會有兩架救護車到場，一架去樓上既現場，一架喺樓下Stand by...

大家估吓，邊架救護車既救護員內心會驚啲？

當然係樓下Stand by嗰架，因為假如事主真係跳咗落黎，落手處理既會係佢地。

於某單企圖跳樓call裡面，我嗰架救護車負責喺樓下Stand by，所有救護裝備準備好晒，以防萬一當事人真係跳咗落黎，我地要即刻衝過去做嘢。雖然消防經已喺地面打開咗吹氣救生墊，但一個人由咁高跳落黎，係有機會跌唔中救生墊。

多事八卦既途人當然紛紛圍觀，有啲甚至拎埋部手機出黎影。

有啲仲過分，竟然向上面大聲嗌：「快啲跳落黎啦！」

「坐咁耐都未跳，係咪跳架！？」

估唔到呢個世界真係有啲人想見到人地死。

當時真係好想衝埋去打鑊講嘢嗰條友，講埋啲咁無人性既說話，同啲救護主任一樣咁刻薄。

加上佢就講得輕鬆，因為陣間要處理既人唔係佢，而係我地。

如果唔係著住套制服，我一定會行埋去爆粗。

細華依舊表現得好淡定：「無事既，唔會跳落黎，我相信自己既氣場...但如果係拍黑哥就唔敢講喇，哈哈！」

黑哥既黑洞氣場，的確係萬夫莫敵。

細華又講：「況且決心要跳既人一早就跳咗，拖得越耐，跳既機會越低。」

過咗無幾耐，談判專家到場，並立即趕赴樓上與當事人進行談判。

聽講當事人係一名年約三十歲既男性，前幾日女朋友話要同佢分手，佢一時睇唔開於是想跳樓。

我唔會批評啲啲失去理智繼而想自尋死既人，因為有時諗唔開就係諗唔開，我自己都試過因為太傷心而諗唔開，嗰種對人生感到絕望既感覺真係好難頂，好容易會認為死亡或者真係可以解決到問題，但我最後當然係諗通咗，否則今日就唔能夠著上呢套制服。

去到最後，好彩個男人無選擇跳落黎，但整個過程前後擾攘咗差唔多兩個鐘，當時我地係連飯都未食。

無人受傷，收隊返局食飯。

食緊飯途中，老總遞咗張通告俾我睇，上面寫住：

「於xxxx年x月x日，以下屬員於緊急救護服務的召喚現場，利用心肺復甦法及自動心臟去顫器，成功搶救一名心臟停頓及停止呼吸的病人。該名病人被送達xx醫院，及後康復出院。由於屬員於事件中表現出專業技巧及盡忠職守精神，現謹透過此通告，作出表揚：

職級編號姓名所屬單位救護隊目13xxx曾樂文秋名山救護局救護員15xxx李寶明秋名山救護局救護員17xxx梁家輝秋名山救護局

」
幾個月前，我同樂文師兄同輝仔曾經做過一宗DBA，對象係男性長者，當時只係好似平時咁跟正常程序做嘢。

成日話十個裡面，有九個都救唔返，當有一個救得返既時候，嗰種感受真係好難形容，大概可以話係興奮，或者係感到安慰。

因為自己既付出，換返一條活生生既人命。

當然，於事件當中醫生同護士都有好大功勞，但作為救護員既我地都有一定程度既功勞。

食完飯之後，休息途中忽然有兩個著住便服既人走咗入黎救護站，係一名女士同一個細路。

嗰位女士有啲熟口面，但唔記得係幾時同邊度見過，可能係病人家屬，又可能只係自己記錯。畢竟救護員每日遇到咁多人，好難會認得每一個。

傾談過程中，我發現佢地原來係啱啱事件中嗰位出咗院既老伯既家屬，而我亦同對方講咗自己係事件入面其中一位救護人員。佢地今次專程黎到，主要係想同一班救護人員講聲多謝。

「我買咗盒蛋撻，諗住黎慰勞吓你地，順便當係報答你地救返我老爺。」女士一臉感激。

呢個時候，女士身旁個細路向我遞上一幅似係佢自己親手畫既畫...

畫裡面，係幾個身穿白色制服既人，佢地頭上戴住一頂畫上紅色「十」字既帽...

我估佢係想畫救護員。

「護士哥哥，呢幅畫送俾你地！」

「佢係我個仔，即我老爺個孫。」

嗰一刻，我心裡面哼起一首操班時經常聽既歌...

遇上風眼未紅 用我心做英雄

難關有我共你手與心 在抱擁

能得你認同 才知我是英雄

雖然個細路叫錯咗我做護士哥哥，但我無諗住去糾正啲咩，只係講咗一聲：「多謝。」

所有既救護工作，一定都係屬於偉大。

救護員日日都要面對生死，死亡呢兩個字，對我地黎講已經變成麻木。

我地唔會因為救返一條人命而感到沾沾自喜，因為呢啲係職責。

但我地會因為救返一條人命，見到當事人或者家屬重現笑容而感到安慰...

因為呢啲笑容，令我覺得一直以來既付出原來係有價值，而呢種價值並唔能夠用錢去衡量。

在我心中是期盼 每張真心笑容 用力量和愛 衝擊每種痛

那管天黑是傍晚 看到七色彩虹 未絕望仍要 爭取每分鐘

如果可以既話，我會想十個裡面，十個都救得返。

救護員一直都係默默付出，佢地並唔出名，因為喺大眾眼中，佢地做既嘢只係屬於手作仔，唔係搵命搏既英雄。

遇上風眼未紅 用我心做英雄

難關有我為你闖晚空 在雨中

能得你認同 令我格外輕鬆

流乾我熱血心未凍

不過唔緊要啦，因為都已經習慣晒。

突然受到重視，突然將我捧上天反而仲唔慣，就好似當日望住畫入面既自己咁...

呢幅畫，至今我仍然珍藏喺屋企個櫥櫃裡面。

3.6 十號風球

「天文台於上午六時三十分改發九號烈風或暴風訊號。天文台會視乎本港風力變化，考慮是否需要發出十號颶風訊號...」

今日係星期一，對於大部分打工仔黎講，呢個風可以話係打得靚。但對於要輪班工作既救護員黎講，呢日或者會係一個惡夢。

好不幸，尋日係我放假既最後一日，今日我係需要返工。

打風返工，最大問題就係無車搭。幸好老總及部分同事有揸車，佢地於是分別載晒咁多位同事返救護站。

每逢打風，救護員都要為救護車裝上防暴網，以防車身玻璃被任何物件撞擊以導致損毀。

大家以為打風就會少啲人叫車！？

錯喇，十號風球一樣都係咁叫，叫得仲更加名正言順。因為市民會覺得打風已經無車搭，診所又唔開，想睇醫生一定係叫救護車。

「啱啱改掛咗十號風球。」細華透過手機得知天文台既最新消息。

「唉...九號同十號都無分別啦。」我回應。

今日細華係司機，而我係車籠。

「燈凳燉鄧~」

「緊急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秋名山去123號救護車...病況：四十歲男性醉酒...」

「仆街丫...」細華將佢剛剛飲完既益力多空樽扔咗落地：「第一轉就做醉酒...仲要係呢啲咁既天氣...」

如果有得揀唔去，我真係想揀唔去。

「頂佢個肺，尋晚唔係打緊風架咩，酒吧都唔開啦，咁都有得醉！？」今日既救護車主管係樂文師兄。

「應該係飲自己啲私伙啦。」我回應。

「呢啲咁既人渣...」樂文師兄：「出面橫風橫雨，如果我地三個去車途中遇到啲咩意外，佢有無咁多命賠返俾我地？」

案發現場係大廈樓梯口，報案人係大廈保安。

「唔好意思啊阿sir，我都唔想搞到你地，但係佢咁樣訓喺度會阻到其他居民出入。」

樂文師兄：「明架喇，交俾我地啦。」

個醉漢大字形咁訓喺樓梯口，成身酒味，臉上仲有血跡，但啲血已經乾晒，估計係喺樓梯跌低撞傷，而跌低之後就一直訓到而家。

「喂先生！先生！喂！」樂文師兄不斷拍醉漢塊面，打算叫醒佢。

醉漢只係郁吓個頭，用手撥開樂文師兄，然後繼續沉醉於佢既酒是故鄉醇。

樂文師兄：「佢老味丫飲到咁撻醉，拎張床單包住佢，上到車至搞。」

然後我地三個人夾手夾腳將佢抬上車。其實除咗酒味，我仲好似聞到尿味，睇怕個醉漢應該係賴咗尿。

由於將對方抬上車既過程中需要經過一段露天既路程，雖然有帶遮亦有戴帽，但啲雨係打橫掃埋黎，只係半分鐘時間，我套制服已經濕晒，就連底衫褲都濕埋。

上到車，成身濕晒既樂文師兄講：「呢轉慢慢黎，唔使急，拎完Vital sign之後抹吓個身，坐低休息吓先。」

風吹雨打完一輪之後，再上返車覺得有啲凍，於是我將車上既冷氣調細。

老實講，我並唔想幫個醉漢做檢查，佢只係醉意未消訓緊覺，仲打晒鼻鼾，啲指數分分鐘正常過我。但最後我都幫佢清理咗臉上啲血跡，消埋毒，仲包紮埋。

救護員到達現場後，如果無特別事情，由到場嗰刻開始計三十分鐘之內要開車走，而呢轉我地喺車上面坐到第廿九分鐘先開車走。

「細華，慢慢揸唔使急，安全至上。」

「收到。」

出面風大雨大，不斷被雨水猛打既車頭玻璃模糊一片，好似睇唔到前面條路咁。

馬路出現水浸導致水位升到好高，當救護車經過既時候，啲水不斷濺起，感覺上好似坐緊船咁。

望住醉漢熟睡既模樣，我既心情就變得好煩燥...

乞噏～！乞噏～！乞噏～！

都唔知係咪剛才凍一凍，搞到而家冷親，仲開始流鼻水。

完成呢轉call之後，我返救護局更換過另一套制服同底衫褲，因為全身濕晒既感覺實在太唔舒服。

剛剛先做完第一轉call，但而家連十點都未夠，今日點捱？

#####

一打風，少不免會出現塌樹，可能今次個風特別勁，榻樹既情況相當嚴重，好多路都被榻下既樹塞住，搞到救護車無法正常行駛...

條街睇落就好似剛剛打完仗咁。

「control...A456 calling...over！」樂文師兄透過對講機同消防控制中心聯絡。

「A456 go ahead！」control係一把女聲。

「我地而家喺妙義街，前面有大樹榻咗，我地架車過唔到去，有無消防同事可以過黎處理到啊？」

「師兄可唔可以試吓兜另一條路啊...over！」

「我地已經兜咗幾條路架喇，條條路都封死晒啊...over！」

打風當日，消防員一定係最忙，因為佢地要出動到唔同地方鋸樹開路，要拯救被困於升降機既市民，又或者要應酬一啲趁住打風去睇浪或者行山既人。

「暫時調派唔到人手啊...over！」

「咁師姐你不如派另一架救護車去啦，我地呢邊真係去唔到啊！」

「Negative啊！橫頭暫時未有車返到啊...棵樹大唔大？可唔可以搬走佢？或者試吓搵工具劈開佢？」

然後，我地暫時無再同control聯絡，因為當樂文師兄熄咗咪之後，我地三個講咗一大輪粗口洩憤。

「屌佢老味都痴撚線，棵樹成層樓咁高點搬啊？」

「我地乜裝備都無，叫我地斬樹？」

「話咗去唔到就去唔到架啦！出面橫風橫雨，我地得頂爛鬼紅帽同橙褸...係咪做救護員都要搵命搏先！？」

然後我地又嘗試兜路，幾經辛苦終於俾我地搵到一條通得到既路，但去到現場已經係一個鐘頭之後既事，無法達到「救護車十二分鐘內到達現場」既服務承諾...

不過，責任並不在於我地三個。

恐怖場面，嘔心既嘢，好多都見到慣晒，已經驚到唔識驚。唯獨是有啲怕打風當日要返工，風大雨大，喺條街度有時連企都企唔穩，個人好似想俾風吹走咁，如果要處理啲比較危急既call，情況真係不堪設想。

3.7 大年初一

農曆新年，相信係每個人內心非常期待既特別日子，因為唔單止有幾日公眾假期，仲有利是逗...

對於結咗婚既人黎講，一到新年或者要破財，因為隨時要使幾千蚊去派利是。

救護員由於要輪班工作，農曆新年嗰幾日公眾假期隨時要開工，有無得放假就要視乎嗰幾日係咪撞喺休息。

剛剛做完call，趁住有十幾分鐘無敵時間，我同輝仔喺醫院附近不斷搜刮目標，而目標當然係已婚既救護員。

隔離泊咗架救護車，車上有我地要搵既目標人物，我同輝仔於是立即行過去。

我：「志哥！恭喜發財！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輝仔：「恭喜發財！最緊要以後生意淡薄！」

救護員最怕聽到生意興隆呢四個字。

膊頭上有兩條柴既志哥拎咗四封利是出黎，我同輝仔每人兩封：「恭喜恭喜...大家咁話，祝你地步步高陞！早日升職啦吓」

未結婚真係好，可以周圍問人拎利是，仲要係見人就拎，只要行埋去講句恭喜發財，對方就要自動進貢...

其實唔係話貪財既，只係趁住農曆新年既喜興，向大家擺個意頭同講句祝賀說話，人人都會開心醒神啲。

不過話時話，只係一個朝早頭，我就已經逗咗成廿封利是，收獲算係唔錯。

無敵時間結束，今日負責揸車既我準備開車返局。點知駛到前面轉彎位既時候，忽然有幾名著住白色制服既人攔咗喺我地架車前面...

唔係啲咩人，係同事黎既。

救護員A：「益哥！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救護員B：「益哥！恭祝你龍馬精神！」

救護員C：「益哥！恭喜發財！」

救護員D：「益哥！萬事勝意！」

救護員E：「益哥！鞭鞭有力！」

坐喺我旁邊既益哥調低車窗，從腰包拎出利是，然後分別派俾各人：「恭喜恭喜...」

益哥嗰封利是，我同輝仔於今朝開工既時候就已經一早逗咗。

「佢老闆丫...賊黎架呢班，咁樣攔住人地架車，仲一嘢逗咗我十封利是。」益哥搖搖頭，相信佢經已派利是派到手軟。

返局途中，我地架救護車被中途擊落，要處理既案件係男性長者身體無力。

身體無力呢四隻字其實都幾空泛，構成原因可以有好多，可以係飲醉酒，可以係血糖低，又可以係中風...

所以要去到現場幫病人檢查過先知。

大家以為新年就會少啲人叫車？

當然唔係啦，就算係乜嘢節日都好，呢行都係一樣咁忙，因為病痛係無分季節。

到達現場單位既門外，益哥按咗一陣門鐘都無人應門，於是就拍門：「救護員啊！係咪有人叫救護車啊？」

呢個時候，一名婆婆從隔離單位開門行出黎，當婆婆見到我地幾個，立即好大反應咁講：「彩！大吉利是咩！新年流流撞埋啲咁既嘢！」然後婆婆走返入屋，仲好大力咁關門。

咩叫撞埋啲咁既嘢？我地幾個有幾唔吉利？

不過我地唔怪呢位婆婆，因為老一輩係咁，佢地認為新年見到救護員係一件好唔吉利既事，因為有救護員出現既地方絕對唔會係因為有好事發生，所以啲老人家一見到救護員就會覺得有衰嘢出現喺自己身邊，於是就覺得大吉利是。

被市民當作係瘟神，我地只係感到無奈，同時又覺得好笑。

過咗一陣，事發單位終於有人應門，開門俾我地既係一位年輕女士，對方樣貌竟然有啲似林嘉欣，令我地眼前一亮...

入返正題。

「咩事叫救護車？」益哥問。

「我爸爸今朝一訓醒就話半邊身無力，連落床都落唔到，我好擔心佢有啲咩事...」女士顯得憂心忡忡，佢一邊描述狀況，一邊帶我地到走廊盡頭既房間。

益哥：「你一發現呢個情況就報警？」

女士：「係啊，好彩我今日放假咋...」

房間內，一名伯伯軟臥於床上，佢既表情有啲扭曲，好似想講嘢但又講唔到咁。

「檢查咗先，篤埋手指。」益哥示意驗埋血糖。

「尋晚仲行得走得，好正常？」益哥問。

「係啊，尋晚佢都仲好地地，仲自己落到床...今朝我訓醒過黎睇佢，佢就已經係咁喇...」女士緊抓住自己既頭髮，一臉忐忑，因為佢根本唔知道發生咩事。

但我地心裡面清楚，一個人出現咁既情況，好大機會係中風。

「伯伯！」益哥趁住我同輝仔做緊檢查，上前同伯伯講嘢：「你而家見點啊？」

問呢條問題，當然唔係真係想問吓佢而家點，只係想測試吓佢既反應。

伯伯眼仔碌碌咁望住我地，並試圖開口講嘢，但講得非常含糊，完全聽唔到佢講乜。

益哥：「嗯...得喇得喇伯伯！放鬆啲先！可唔可以試吓郁啲手手腳腳俾我睇啊？」

伯伯提起咗佢既右手，不過動作有啲慢，而右腳亦有小幅度既提起。

益哥緊握住伯伯兩隻手：「而家試吓兩隻手一齊俾力，用最大既力握實我。」

咁樣做，主要係想測試對方兩邊手能夠使出既最大力氣。

輝仔：「Pulse: 72 · SPO2 : 95 · BP : 161/90」

我：「血糖：7.9」

除咗血壓有啲高，一切指數算係正常。

益哥：「伯伯左邊身明顯無力，右邊還好，懷疑係CVA...執埋啲嘢，俾住氧氣走。」

(CVA,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

腦血管意外，即係中風。中風既原因，主要係由於供應含氧血液俾大腦既其中一條動脈受損，其實即係爆血管。)

「收到！」我同輝仔同時回應。

雖然無講出口，但我地已經有晒共識，目前情況屬於危急，做嘢要加快手腳。因為中風後果可大可小，嚴重既話可以隨時無命，所以要立即送院交由醫生處理。

上到救護車，將伯伯安置好後，我立即準備開車。

行車途中，益哥拎起對講機同control聯絡，要求control通知醫院進行「留位」。

留位既作用，係讓情況危急既病人可以第一時間接受醫生既診治。

抵達醫院既時候，我地從另一個緊急通道進入醫院，將伯伯直接送入「R」房。病人情況屬於危急，

有生命危險，所以毋須於大堂進行分流輪候。
(R房，即急救房。)

由於係預先通知，一班醫生護士早已各就各位，一切準備就緒為病人進行醫治。

題外話，好多人誤以為假如叫救護車，去到醫院可以快啲見到醫生，實情並唔係咁。撇除「留位」呢個情況，病人去到醫院一般係要由護士按照病人身體狀況去進行分流，而分流有三個類別，分別係緊急，次緊急，同埋非緊急。

「非緊急」所需要等候既時間會比較長，而「緊急」則會比較短。至於幾長幾短，就要視乎急症室當時既輪候人數，假如係高峰期既話，屬於「緊急」既病人分分鐘都要等幾個鐘。

所以，經救護車送入院所輪候既時間會短啲呢個想法，其實係一個錯誤觀念。

3.8 行外人毛病

「讓開讓開！救護員做嘢啊！」商場裡，走在最前頭既樂文師兄不斷大聲叫嚷，希望人群疏散讓路。

據稱商場入面有人不省人事，事主係一名長者，我地收到線報後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由於事發地點係人流密集既地方，可能會有好多途人圍觀，所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做嘢要盡量冷靜同埋小心啲，唔好有任何出錯。因為一旦有任何出錯，除咗會影響到個病人，救護車上面呢三兄弟隨時會惹來成身蟻。

「麻煩大家借一借過先！救護員要做嘢啊！讓開讓開！」幾經辛苦之下，我地終於黎到傷者面前。

同平時一樣，當發生事既時候，總係有好多唔關事既人喺度圍觀，有啲拎手機出黎拍，有啲純粹係無嘢做於是行過黎八掛吓發生咩事，正宗既搞搞陣無幫襯。

傷者係一位伯伯，但當我地趕到現場既時候，阿伯其實已經醒返，旁邊仲有一位著住便服既男士，佢身旁有部操作中既AED機，係擺放於商場供應俾識得急救既公眾人士於危急情況下使用。

「救護師兄你好！」男士見到我地幾個救護員黎到，立即向我地交代情況：「頭先我喺商場行緊，呢位阿伯突然間暈低咗，我幫佢檢查完發現佢無咗脈搏，於是就叫人去拎AED機，而我就立即幫佢做CPR，好彩我猜咗幾吓佢就醒返，而家應該無事。」

CPR咗幾吓就醒返咁神奇？

唔係話無可能...但幾吓就醒，會唔會兒戲咗啲？

我做咗呢行咁多年都未試過...唔好話試，聽都未聽過。

我對成件事感到有啲懷疑。

「輝仔阿寶，幫伯伯檢查咗先。」樂文師兄繼續同嗰位男士對話：「先生你學過急救架？識得用AED機？」

男士：「其實我係XXXXXX隊既。」(係香港某個醫療團隊)

「阿sir...頭先我好似突然暈咗，唔知點解醒返之後個心口就好痛...」伯伯不斷搓揉自己既胸口。

「你本身有無心臟病啲架？」我問。

「無架...」

「你講既胸口痛，暈之前有無架？」

「都無啊...」

咁就奇怪喇，醒返之後突然話胸口痛？

雖然只係估估吓，但我大致上已經估到係咩事。

樂文師兄都非常質疑成件事，於是想要問清楚：「你肯定阿伯當時係無咗呼吸脈搏？」

男士點點頭：「係啊。」

樂文師兄：「你點樣幫佢檢查？」

男士：「摸頸動脈。」

摸頸動脈係一般做法，因為頸位置近心臟，脈象會比較容易摸得到。

但就算係檢查頸動脈，實戰經驗少既人好容易會摸錯。因為假如對方係血壓低既話，脈象會比較弱，需要好仔細咁摸先摸得到脈象，一般人好多時因為摸唔到對方既微弱脈象而誤以為對方無咗脈搏。

而我剛剛幫伯伯量完血壓，指數係85/40，血壓偏低。

樂文師兄：「你CPR期間有無總共猜咗十吓？」

「應該就無喇，然後佢好快就醒返。」男士自覺救返一條人命，表現得有啲自豪。

樂文師兄拍一拍男士膊頭：「咁你都幾犀利喎，唔該晒你先，呢度交俾我地處理。」

我同輝仔互相對望，搖搖頭然後笑咗一笑。

大家明白發生咩事未？

雖然只係推斷，但實情九成九就係咁。其實嗰位男士並唔係利用CPR救返醒阿伯，暈咗既阿伯係因為無緣無故俾人壓心口而「痛醒」咗。

畢竟嗰位隸屬某醫療團隊既男士可能無乜前線經驗，唔能夠準確判斷伯伯係咪真係無咗脈搏，同時又救人心切，所以先會搞出今次既誤會。

其實唔可以話個男士錯，畢竟佢只係想幫人，但只係判斷錯誤，用錯咗方法。

不過，假如佢施行胸外壓既力度再大啲既話，阿伯既胸骨隨時被壓爆，如果係咁到時就真係麻煩，明明唔死都隨時俾佢搞死。

#####

大家試過身邊有人發羊吊未？

見到對方不斷發羊吊，自己又無嘢可以幫到手，咁點算？

其實幫唔到手都唔緊要，但千萬唔好做多餘嘢而間接害咗對方。

「緊急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秋名山去234號救護車，病況：癲癇...」

癲癇，又名腦癇，係一種神經系統疾病，病人發作時會出現痙攣現象。

「阿sir...你快啲跟我入黎！」到達現場單位後，一個表現得異常緊張既中年男人開門俾我地幾個。

我留意到，佢既右手食指沾滿鮮血。

「係咪你報警架先生？發生咩事？」企喺閘門外既杰佬問。

「係啊，我個女頭先抽筋抽得好厲害啊，我都唔知可以點做！」中年男人內心非常焚急，佢拎住鎖匙諗住打開道鐵閘，但由於太急太緊張，開極都開唔到道閘，開開吓仲跌埋條匙落地，表現有啲歇斯底里。

杰佬：「先生你冷靜啲先！慢慢黎！急無用既。」

不過對方表現緊張都值得體諒既，屋企人冇事，有邊個可以表現得冷靜？

入屋後，我地立即跟隨男人入房，繼而發現一名少女全身無力咁軟灘喺床上，佢面青口唇白，嘴角沾有少量血跡。

杰佬為少女進行咗初步既檢查後，然後話：「佢暫時無抽筋，不過...」

話仲未講完，個男人就打斷咗杰佬：「佢啱啱先停咗無抽咋，頭先真係抽得好勁架，阿sir你一定要幫吓佢！」

杰佬：「我知道，但佢而家已經無再抽，我地暫時無嘢可以做到。不過你放心，假如佢再有抽筋既話，我地係會有藥物提供，而呢隻藥係好有效既，只需要幫佢打一枝針佢就唔會再抽架喇。」

「哦...」男人聽完杰佬既講解後，終於表現得鬆返口氣。

杰佬：「啱啱抽完筋個人會好叻，加上佢而家血含氧量有啲低，我地會俾啲氧氣佢聞吓先，聞完之後個人會舒服啲同精神啲，然後再送佢入院。」

「好啊！唔該你啊阿sir！」

杰佬：「你隻手流緊血喎，咩事整親架？」

我趁住目前有空檔時間，於是上前幫男人治理手指上既傷口。

男人：「無...頭先我驚佢抽筋嗰陣會咬到自己條脷，我咪俾隻手指佢咬住先囉。」

果然係咁。

當一個人抽搐，然後旁人俾嘢對方咬住，係一個頗為常見錯誤做法。

杰佬：「嘩...你下次唔好咁做喇，就算抽得幾勁都好，都唔好俾嘢佢咬啊。」

男人：「吓...但係我驚佢咬到自己條脷喎...」

杰佬：「咬都係咬損者，唔會咬斷掛？但係你咁樣擺隻手指落去，佢真係會隨時咬斷你，到時隻斷指跌落去哽住個喉嚨，隨時會窒息死人...總之任何有機會令佢哽到喉嚨既嘢都唔應該擺落佢個口。」

「哦！」男人聽完後一臉恍然大悟。

杰佬：「仲有，萬一真係咬損咗條脷，你可以打側少少佢個頭，等啲血流返出個口，咁就唔會俾啲血倒流然後哽到。」

男人：「原來係咁！」

作為旁人，若然見到有人抽搐或者痙攣，首要注意既事當然係唔好擺嘢落對方個口，以避免出現哽塞，因為保持氣道暢通係非常重要，透唔到氣就會出現窒息。

其次就係切勿強行抑制對方既動作，因為咁樣好容易會整傷對方，亦有機會整傷自己。對方抽筋就由得佢抽，唯一可以做既就係等待救護人員前來施救。

仲有嘢樣可以做，就係盡量移開附近一切可能會對病人構成危險或受傷既物件，因為痙攣中既病人可能會亂咁郁，萬一撞到附近既硬物或者整跌放於高處既物件，隨時會令病人添上不必要既傷勢。

3.9 難忘事件(三)

屎尿血膿痰，救護員經常有機會接觸到，若然要揀是但一樣去用手掂，大家又會想揀邊樣？

邊樣都好，但我一定唔會揀屎，因為屎唔單止好多菌，仲好臭，而且好難清理。

關於屎呢...印象中最深刻既一次，大概係以下呢單「屎撈人」個案。

當日係返早更，時間大概係十二點，準備返局食飯，但好不幸地我地架救護車又遇到中途擊落。

根據資料顯示，對象係一名男性長者，病況係痔瘡痛。

將救護車泊好後，準備上樓之際，我腦裡忽然靈光一閃：「咪住...等我帶多幾張床單先。」

於是我返上車拎多咗幾張床單。

係直覺...直覺話我知，拎多幾張床單或者會有用，至於有咩用，我當時並唔知道，總之就係有用。

去到事發現場，推開門見到屋內環境之後，我地三個人分別有以下既反應：

杰佬：「嘩屌...等陣仲使食飯既...」

輝仔雙手抱住後腦：「Holy shit...」

我被當前既景象被嚇至退後咗一步：「唔嚟係呀嘛...」

我地見到一個阿伯以雙膝跪地既姿勢伏喺床邊，佢條褲除剩一半，肛門位置有一粒頗為巨型既痔瘡凸咗出黎，粒痔瘡沾滿血。同時，肛門亦不斷有啲爛爛地既屎跌落黎，而屎當中亦混合咗好多血...

地下一片紅，一片啡，溝埋一齊變咗做草莓朱古力新地。

都唔緊要，最令我地感到卻步係屋內既環境，因為屋入面成地都佈滿屎跡，仲要係新鮮滾熱辣個隻。

除咗阿伯，屋內仲有一個人，佢就係阿伯個仔，但阿仔係有少少輕度弱智...

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係唔知點解佢會搞到自己成對手都沾滿晒屎。

「阿sir...你幫吓我手啦...」阿仔個樣好似想喊咁。

見到咁既情況，其實我當時都有啲想喊。

「係咪你打電話叫救護車架？」杰佬問。

「係啊阿sir...我而家唔知點做好...你可唔可以幫吓我？」阿仔攤開一雙沾滿屎既手，表現得好無助。

杰佬眼見目前慘況，不禁表現得有啲浮燥：「你咩事搞到成手都係屎架！？」

阿仔：「我諗住幫佢清潔呀嘛...」

我見到床上面擺咗幾條沾滿屎既毛巾...我唔明白，點解要將啲抹完屎既毛巾放上張床度呢，而唔拎去掉咗佢呢！？

呢個時候，阿伯好勞氣咁講：「你呢個衰仔...都完全幫唔到手既！無鬼用架你！」

「我搞唔掂啊...阿sir你幫我搞啦...」

杰佬眼見阿仔好似想行埋黎咁，於是大聲叫喝：「喂你企喺度先！唔好行過黎！你而家乜都唔使做，立即去廁所洗乾淨自己對手，明唔明白？」

「哦哦哦！」阿仔點頭如倒蒜，之後走咗入廁所洗手。

然後我地有個好大既煩惱，就係究竟點樣行入去屋入面，而又避免踩到屎，最後得出既結論係完全無可能。

不過，幸好門口附近個櫃頂有疊報紙，我地於是將報紙鋪放喺地上，然後好似小朋友喺公園玩跳飛機咁跳入去。

下一個煩惱，就係點樣將阿伯搬到我地既救護輪椅上，而過程中又唔會整污糟自己。

期間，阿伯既下體一直有血屎流出黎，而跌落地上既一粒粒血屎就好似平時食啲鐵蛋咁款。

我地商量咗一陣，決定先用幾張床單將阿伯包住，然後我同杰佬一左一右，扶住阿伯既腋下將佢抽起，而輝仔就負責喺後面推架輪椅過黎，然後阿伯坐上輪椅，綁安全帶，離場走人。

「一...二...三...起！」我同杰佬一齊將阿伯扶起。

嗰陣屎味真係好臭，我當時憋氣憋得好辛苦。

杰佬：「輝仔，輪椅！」

輝仔：「好！黎！」

當輝仔推架輪椅過黎既時候，我見到輪椅底部既腳架將地下既屎通通剷起，呢個畫面令我諗起剷泥車。

過程中其實我都顧唔到咁多，鞋底應該都踩咗唔少屎...

不過算啦，唯有事後再進行清理。

杰佬：「用床單包實啲，落到車先搞...你地小心中招啊。」

將阿伯安置好後，我立即更換過一對新既手套。

呢個時候，阿仔終於喺廁所出返黎：「阿sir！我都想跟埋去啊！」

杰佬：「你洗乾淨對手未架！？」

阿仔：「洗乾淨喇...」

杰佬：「洗乾淨！？你啲手指罇仲係啡色既？入去同我洗多次！洗乾淨啲！」

「哦哦！」阿仔神經兮兮咁又再返入廁所洗手。

花咗好大既力氣，我地終於都將阿伯成功運送到救護車並安置好。

雖然阿仔話已經洗乾淨對手，但我信唔過，最後我俾咗對手套佢戴，以免佢整污糟救護車。

做完呢轉call之後，我地要為車廂進行徹底消毒及清潔，搞掂晒先至食飯，而嗰日既飯餸竟然咁啱有咖喱...

一見到呢兩種顏色，我就諗返起頭先既畫面。

屎撈人都唔係第一次做，但呢一次都算係經典。嗰次輝仔就慘喇，因為佢係負責清潔輪椅，仲記唔記得輪椅個腳踏係剷起晒地下啲屎？

可能大家會覺得好核突，但做得救護員，就要預咗經常要面對類似情況，而唔係剩係救人咁簡單。

3.10 濫用(二)

救護車被濫用既情況一直都存在，而且越黎越嚴重，但我遇過最離譜既濫用，係以下呢單。

臨近收工時間，忽然接到一單令我感到莫名奇妙既call。根據資料顯示，病況就只有四隻字：身體不適。

叫得救護車就一定係身體不適，但究竟係邊度不適至得架！？

今次既案發地點並唔係住宅單位，而係喺街上面。

我將救護車駛到案發地點附近，但一直發現唔到報案人既行蹤，主管益哥於是打電話俾報案人，話俾對方知救護車所在既大概位置。

過咗一陣，我見到有人揮晒手咁跑過黎：「咦...似係呢一男一女喎！」

輝仔：「仆佢個街...行得跑得都要叫救護車！？」

一對中年男女上車坐好後，益哥問：「咩事叫救護車？」

男人率先開聲：「係我報警既阿sir，我老婆頭先想去廁所小便，但屙極都屙唔出，我驚佢身體唔知有咩事，所以想去醫院檢查吓。」男人既說話腔調唔似係香港人。

聽完對方解釋之後，相信我地三個心入面都有團無名火起。

輝仔：「屙尿屙唔出！？你咪坐耐啲坐到屙得出為止囉！」

「我屙咗幾次架喇，明明係好急，但坐好耐都屙唔出。」女人說話既腔調比男人更唔似香港人。

益哥：「咁你而家有邊度唔舒服丫！？」

女人：「好急尿囉，谷住谷住咁。」

我：「咁你覺得救護員有咩可以幫到你呢？」

女人：「我想去醫院呀嘛，所以咪叫你地黎。」

輝仔：「其實你行得走得，可以自己搭車去。」

男人：「因為我地本身唔係住呢度，今次只係黎探人，我地唔知醫院喺邊，又唔知喺邊度搭車，所以...」

益哥打斷咗男人既話，一臉唔耐煩：「得喇得喇...同你做啲基本檢查先。」

女人：「可唔可以快啲開車，因為我真係谷得好辛苦。」

益哥：「如果想快就坐的士，叫得救護車就緊係要做啲檢查架啦。」

「哦...」女人無言以對。

然後我好似平時一樣，幫個女人量吓血壓同探吓熱。

男人察覺到氣氛有啲異常，於是夾硬搵嘢講，打算緩和一下氣氛：「你地啲救護車都幾快架啎，幾分鐘就黎到。」

「緊係啦，救護車係用黎救命架。」益哥講「救命」呢個字既時候，刻意加重語氣。

男人：「做你地呢啲係咪都需要輪更架呢？」

輝仔：「當然要啦，我地日日都俾市民輪姦！」

做完檢查，準備開車既時候，個女人忽然解開安全帶企咗喺身。

輝仔：「麻煩你坐低扣返好安全帶，我地準備開車。」

女人：「但我個肚真係好唔舒服，谷得好辛苦，我可唔可以企喺度？」

益哥：「唔可以！萬一行車途中發生啲咩意外咁點？」

男人拍一拍女人手臂：「哎...你坐返低啦，好快到醫院架喇。」

女人一臉心不甘情不願，但喺自己丈夫既勸喻之下，最後都坐返好。

「坐好喇嘛！？咁我開車架喇。」我問。

當時有種好洩氣既感覺，洩氣並唔係因為接到呢轉call而導致遲收工，而係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好荒謬...

諗真啲，仲有咩荒謬得過急尿屙唔出然後叫救護車？

曾經聽某師兄講過以下呢番說話：「我情願做一轉call，嗰轉call係動用晒救護車上既所有裝備同物資，都唔想日日做啲濫用救護服務既垃圾call。」

我諗我明白佢既心情。

3.11 人生百態 (二)

朝早返工，剛剛換好制服就俾救護主任召咗上房。

坐低後，主任對我咁講：「最近有單投訴好似係關你事，知唔知係咩事？」

「唔知道。」自問最近無做錯任何嘢，就算係投訴都一定係無理投訴。

主任：「最近做call有無經過xx豪宅？」

我：「都有既。」

主任：「就咁既，有位女士投訴我地啲救護車聲開得太大聲，嘈住佢個仔訓晏覺...」

聽到訓晏覺呢三個字，我內心個團無名火即時著起，到底係訓晏覺重要啲，定救人重要啲？

究竟班市民識唔識得分輕重？如果出事既係佢地既屋企人，又會唔會嫌救護車發出既聲音嘈吵？

呢班住豪宅既中產，其實只係一班離晒地既冚家產。

主任又繼續講：「下次經過xx豪宅個陣，自己注意一吓啦...你明我講咩架可？」

「明...」屌！

佢呢番說話既意思，係叫我每一次經過個個地方都將救護車響號調到最細聲，細聲到無人聽得到，以避免再一次收到居民既投訴。

主任：「我稍後會向所有同事傳遞呢個訊息，希望以後唔會再收到類似投訴。」

「收到。」正一食屎狗。

成件事簡直就係本末倒置，救護車趕住去救人幫人，打開響號有咩問題？我自問每一次都唔係將聲音扭到最大，只係調較至適當既音量，令馬路使用者能夠聽到，我亦相信其他司機都一樣係咁做。

咁都要投訴？仲要係日光日白？

夜晚去車既時候，司機多數剩係著藍燈而盡量唔打開響號，因為我地會企喺市民立場諗，呢啲聲音或者會擾人清夢。到真係好有需要既時候先至開一開，提醒一吓附近既人，因為救護車要趕赴現場，將會衝紅燈甚至會加快速度。

面對市民投訴，呢班上司永遠唔會諗吓點樣幫大家拆解問題，而係叫班喺前線打緊仗既伙記下次做好啲。

離開咗主任個辦公室之後，局內立即響鐘，係一宗男性長者呼吸困難既案件。

我將救護車駛到事發大廈既附近，一推門落車，就有個阿婆氣沖沖咁行埋黎，旁邊仲拖住個著住校服

既小妹妹。

「死白車佬！拍架車喺度阻住晒！」阿婆第一句就鬧。

「有咩問題啊婆婆？」我好聲好氣問。

「我個孫女要返學架！你架白車泊咗喺校巴平時停個位啊！」

「哦...咁咪叫校巴司機泊前啲囉，救護員趕住救人啊，唔同你講喇。」

然後阿婆一輪咀講咗一堆唔知福建話定潮州話，雖然唔知講乜，但內容一定係鬧緊我，最後我終於聽到一句我聽得明既廣東話：「死仆街！抵你一世揸白車啊！」

去到現場，病者係一位八十幾歲既伯伯，佢條氣好促，SPO2偏低，情況唔太理想，要盡快送院。

當升降機門打開，我地準備推張輪椅入去既時候，道門竟然隨即關上。我於是按制再次打開升降機門，但見到裡面有個師奶，佢對住我地幾個目露兇光：「妖咪阻住我啦，我趕時間架！」

都未黎得切反應，升降機門已經再次關上。

算，既然對方咁唔友善，我地唯有等一部。

等咗一分鐘，下一部升降機終於到。

裡面企咗個女人，或者佢見到伯伯既情況唔多理想，個女人竟然露出一副嫌棄不屑既表情，然後擰轉身搵個背脊對住我地，就好似去到大酒店屬牛屬馬要迴避咁樣。

咁樣算係歧視定點？有邊個想病得咁辛苦？

只係短短一個早上，就一連串發生幾件令人感到相當洩氣既小事，而呢啲小事既背後顯露出好多人性既醜態。

#####

可能係當日心情不太好既關係，遇到既call多數比較危急，DBA都做兩單...

係吸引力法則。

呢行真係有氣場呢樣嘢，心情同信念係會影響到當日接啲咩類型既call，假如當日心情係豁然開朗，做既call都會特別輕鬆。

臨放工既時候，突然收到一轉「懷疑有人被困於大廈平台」既call...

Lock in ?

唔係...唔係普通lock in 咁簡單...

只要稍為認真啲，就會意識到字面意思背後既真相。

好好地一個人點會無情白事被困於平台？

如果事發地點係大廈平台既話，一係行入去，一係喺高處跌落黎...

文字如此描述既原因，可能係因為報案人係由高處望落去，見到有人喺平台度，於是報警。

而我心底經已有所打算，呢宗應該係一宗跳樓案件。

然而，事實亦證明咗我既推斷係無錯。

去到現場，一大班警察消防都已經到場。

經過一樓平台既時候，我已經見到欄外既地上訓咗個男人，成地都係血。我留意到男人既雙目係打開，俗稱既「死不瞑目」。

！？

見到呢個畫面，我感到有啲震驚，唔係因為死狀恐唔恐怖既問題，而係因為...

我覺得呢個人有啲熟口面。

然後我記起，呢個男人係無幾耐之前一宗呼吸困難個案既事主，佢以前係一位古惑仔，名字叫阿財。

主管為男人進行檢查，我亦有上前幫手。

當我摸向對方個頭既時候，發現觸感完全唔似摸緊一個人頭，而似係摸緊一個經已完全漏氣既皮球...

因為對方既頭顱骨已經碎晒。

當掂到對方肢體上既皮膚，亦有種凹凸不平既感覺...

因為對方四肢既骨頭經已完全粉碎，斷裂部位既尖刺向皮膚表層撐起。

由於見到腦漿流出，主管宣佈係明顯死亡。

心情有啲沉重，因為於不久之前我曾經勸過呢位阿財入醫院，當時既畫面仍然歷歷在目。之後佢出院並返回到自己住所，但最後出現咗而家呢個結局...

佢可能係厭世，可能係覺得唔想俾個病繼續纏繞落去，於是選擇結束自己既生命。

原因係乜，相信只有阿財自己先知。

由於係明顯死亡，我地只好將裝備執拾好然後離場。

當時天色經已變黑，經過樓下公園既時候，我見到一班小朋友喺度玩得好開心，周圍佈滿嘻嘻哈哈既

歡笑聲，與剛才一樓平台相比，簡直就係兩種完全唔同既氣氛，兩個截然不同既世界，一邊係絕望，一邊係快樂...

而我彷彿係一個需要不斷於呢兩個世界之間遊走既人。

從小朋友既歡笑聲當中，我感受到佢地既無憂無慮，童真...仲有希望。

呢種生命上既強烈對比，再一次令我確切體會到，人生其實係充滿住無比既唏噓。

4.1 先遣急救員

FR (First Responder) · 呢個計劃大約於2004正式推出 · 目的係要培訓消防員擔任先遣急救員 · 以分擔救護員既部分工作。

當出現呼吸困難 · 不省人事 · 心臟病 · 大量出血...等比較危急既案年 · 先遣急救員會聯同救護車一齊出動。

消防局既數量比救護站多出一倍 · 所以消防局於地區上既分佈相對密集 · 當發生事故既時候 · 消防車理應可以比救護車更快到達現場。

(全港九新界 · 消防局約有九十間 · 而救護站約有四十間 · 有關數字可參考部門年報。)

部門成立先遣急救員既目的 · 無非係想整靚啲數字。

救護車係有服務承諾 · 就係「當接到緊急召喚 · 救護車需要於十二分鐘之內抵達現場」 · 而好多時救護車係唔能夠於十二分鐘之內到達現場 · 亦即係超時 · 未能達到當初所許下既服務承諾。

可能係因為全港救護站既分佈密度唔夠高 · 所以當出現跨區工作既時候 · 由基地出發到現場既車程會比較遠 · 需時會變得較長。

但係 · 另一個主要原因係救護呢行長期唔夠人手 · 緊急召喚數字每年遞增 · 但救護員既人手增聘方面一直只係足以應付退休及自然流失 · 根本就供不應求 · 長期處於十個煲得六個蓋既情況。

題外話 · 我曾經睇過一份關於部門既統計報告 · 內容大概係指當年既救護服務召喚數字上升咗5% · 而當年既救護員人手增聘亦都有5% · 所以當年人手既增加係足以應付救護服務需求既提升...

但係稍為有啲數學常識既人就會知道 · 條數根本就唔可以咁計。

因為召喚數字係講緊一年六十幾七十萬宗 · 但全香港既救護員先得啲二千幾人。

個情況就等同當年通脹係5% · 然後老闆同員工講已經加咗5%人工俾佢 · 薪金既調整係足以應付當年既通脹...

但問題係員工既月薪先得啲一千蚊 · 加5%即係加五十蚊 · 然後話每個月多五十蚊可以應付到通脹！
？

講返正題。

因為救護車有時唔能夠於十二分鐘抵達現場 · 而部門又唔知點唔肯增聘人手 · 於是就用其他招數 · 為消防員提供培訓 · 要佢地做埋救護員個份。

部門當然可以美其名話想讓消防員能夠參與及了解更多關於救護既工作 · 以促進往後消防同救護之間既合作 · 但實情係點 · 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由於有FR呢樣嘢既存在 · 好多時救護車未能於十二分鐘內抵達現場既情況 · 先遣急救員都可以預先

到場處理。講得好聽啲，就係當發生一啲相對危急既案件嗰陣，可以有救護人員更快抵達現場處理。但事實上部門只係利用先遣急救員呢樣嘢去將「救護服務承諾」既達成率提高。

接受完先遣急救員既訓練之後，消防員係會有每月額外津貼，幾百蚊左右，同救護車司機津貼差唔多。而正式成為先遣急救員之前，消防員係需要跟車兩星期...當然係跟救護車，目的係要視察同學習救護員既工作模式。

呢段時間裡面，消防員會成為救護車既第四人，同救護員一齊去車。

「嘩...救護師兄，乜原來你地做嘢係咁辛苦架？」跟車嗰位消防師兄咁講。

佢之所以咁講，係因為返緊夜更既佢剛剛體驗咗連續第三次中途擊落，對我地黎講或者係家常便飯，但對消防師兄黎講簡直就係地獄般既非人生活。

莫講話中途擊落，消防員本身去車既次數屬於少，平時返工係有充分時間休息，唔似得救護員，忙到一餐飯要分幾次食。

「今日算好架喇，啲call又輕鬆，起碼叫做唔急先啦，平時仲辛苦啊。」我回應。

另一位跟車既消防師兄又話：「原來夜晚都咁多人叫救護車架！？咁你地平時咪無得訓？」

「係架，我地有兩個鐘頭訓已經算好幸福架喇。」我答。

自此之後，嗰兩位消防師兄每次撞到我都會請我飲咖啡，因為佢地體驗過救護工作既辛苦，作為伙記一場佢地都十分體諒同敬重身為救護員既我地，所以呢罐咖啡某程度可以話係出於對我地既佩服。

關於先遣急救員，有件事可以分享吓。

話說嗰次係一宗人事不省案件，先遣急救員比我地更早到場。

去到現場，我地見到消防員正為病者進行CPR。當救護員到場，消防員會將現場控制權及餘下工作交返俾救護員。當時既救護車主管並無立即吩咐我地埋位做CPR，反而係上前幫病者做檢查，將對方既身體反一反。而經過呢一反，主管發現病者既背部佈滿屍斑，證實係明顯死亡，救護員毋須施行急救。

當時係有家屬在場，家屬都覺得奇怪，點解明明消防員搶救緊，但救護員黎到就話唔救？

原因好簡單，因為根據部門指引，只有救護員先可以判定一個人是否屬於明顯死亡，先遣急救員一旦接到call，無論係咩情況都要施救，就算對方係無咗個頭...

又試過有一次，做一宗不省人事個案，先遣急救員又係比我地更早到場，我地去到現場發現消防員幫一個無咗半個頭既人做緊CPR...

其實根本就係跳樓，而唔係一般既不省人事。途人可能見到有人訓咗喺地，於是就報案話係不省人事。

當消防員見到我地救護員到場，佢地露出一種「得救」既神情，因為我地可以為傷者判定明顯死亡，

而佢地終於都可以功成身退。

或者大家會覺得奇怪，對方無咗半個頭都仲要繼續CPR？

當時日光日白，條街又咁多途人，假如先遣急救員到場後乜都唔做，豈不是會惹來話柄？

加上嗰次可以話係屬於灰色地帶，對方無咗上半邊頭，連個腦都唔見埋，即見唔到有腦漿流出，但又唔係屍首分離，咁咪即係唔算明顯死亡？咁咪即係要救？

其實大家心裡面都清楚知道，對方點都係救唔返，無奈先遣急救員並唔係救護員，佢地必須按照部門指引辦事，而呢個可以話係「制度」令事情變得本末倒置既一大漏洞。

點解部門情願用資源去培訓先遣急救員，都唔去請多啲救護員同埋添加救護車？

或者應該咁問，點解救護員一直都被外界稱為「二奶」呢？

4.2 救護員 VS 救護主任

救護員薪酬：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表第4點(每月20,365元)至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表第14點(每月28,185元)。

救護主任薪酬：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第5點(每月33,320元)至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第21點(每月67,475元)。

(以上係2018年資料)

救護員同救護主任之間既最大分別，除咗份人工，就係兩者之間既工作性質。

救護員主要於前線進行緊急救援工作，而主任則主要留喺辦公屋處理部門既行政/文件/人力資源等工作。

大家同樣係受訓廿六個星期，但一個出班之後要飽歷民間既水深火熱，另一個係坐喺冷氣房過住天堂般既生活...

而後者既起薪係高過前者既頂薪。

救護主任只需要間中跟吓車，佢地九成時間都唔會落前線工作。除非係發生大型災難事故，呢個時候救護主任或者會去事發現場進行指揮...

但係一個長期處於火線之下，毫無實戰經驗既人又有幾多能力可以勝任到舉足輕重既指揮工作？

佢地係有能力既，但只限於理論，而唔係實戰。

而由於佢地只有「理論」呢個籌碼，於是就好鍾意進行問書，務求要喺一班經驗老到既前線人員面前爭取返作為既「官」既面子。救護主任唔需要返夜，所以問書一定係出現喺日頭。當救護員做完call，返到局想爭取時間休息吓既時候，啲主任就會叫大家集合，可能係有關於部門既資訊要分享，但最常見既都係想於大家面前拋書包，出啲問題考吓大家。

「唔好睇電視住喇，阿sir叫全部人出去啊...」益哥走入休息室同大家講。

輝仔：「又問書？尋日先叫我地示範吊鹽水俾佢睇咋喎！今日又黎，使唔使咁密啊！？」

細華：「少年你真係太年輕，如果唔係咁，啲官邊有嘢做？」

出到去，見到地下擺咗個阿ANN公仔，睇黎唔係問書咁簡單，應該仲有即場示範，而進行示範既當係唔係主任自己，而係我地。

主任：「相信大家都知最近發生咩事架啦，就係有同事做call嗰陣將AED機既電極片貼錯位，最後俾記者影低咗仲見埋報，外間有聲音話我地前線人員唔夠專業...」

「妖...屎忽鬼...」樂文師兄雖然無講出聲，但我見到佢既口型。

老實講，喺唔專業呢方面，阿sir敢認第二，相信無人敢認第一。

主任繼續講：「所以今日想同大家溫吓Cardiac Arrest 既protocol，順便練習吓心肺復甦法...」

「佢係咪傻架...CPR呢啲我地日日都做架啦...」細華喺我耳邊細細聲講：「最需要溫習既其實係佢自己...」

主任：「正式開始之前，問問書先...有無人答到我，假如係CPR既對象係小童，心外壓同俾氣既比例應該係幾多？」

問啲咁既問題，簡直就係對我地既一種侮辱，作為前線假如連呢啲問題都答唔出，仲點著呢套制服？

輝仔舉手回答：「阿sir，要視乎情況喎，假如係一人拯救法，應該係三十比二，但如果係二人拯救法，就係十五比二。」

主任：「嗯...咁點樣將對方介定為成人同小童呢？」

佢就咁嗯一聲，其實佢自己到底知唔知係有分一人拯救法同二人拯救法？

輝仔又答：「撇除初生嬰兒，八歲或以下係小童，如果無法識別年齡既話，就用拉尺量度，身高120cm或以下就當係小童...」

主任打斷咗輝仔既話：「正確黎講，應該係115cm。」

我留意到細華同樂文師兄同時間反白眼。

呢個咪就係理論同實戰之間既分別，去到現場做call，仲會唔會有多餘時間考慮對方究竟係成人定小童？成人小童基本上一眼就望得出，唔通真係要用把尺去慢慢度？

阿sir，到底嗰幾cm重要啲，定一條人命重要啲？

主任：「好喇，事不宜遲，立即搵人出黎示範...」

每次都係搵人出黎示範，佢自己永遠唔會落手。

「燈凳燉鄧~」

都仲未開始，已經響鐘去車，根本忙到連操練都無時間。

「緊急救護先遣服務，秋名山去234號救護車，病況：不省人事...」

234號車...即係我要去車。我今日係做司機，主管係益哥，車籠係輝仔。

益哥：「阿sir，呢轉我地去喎，你頭先係咪話想跟我地車？」

聽到係不省人事，主任好似表現得有啲猶疑，可能係考慮緊跟唔跟車好。畢竟DBA對我地黎講屬於家常便飯，但對主任黎講應該都幾驚心動魄。

一話想操練，而家即刻就整一轉俾佢嘆，真係天注定，連個天都磨練吓呢位高層。

主任：「好，我跟埋去。」

細華同樂文師兄不斷向我戚眉弄眼，從佢地既眼神當中，我竟然見到有對白既出現...

「有戲睇。」

「今次佢仲唔死？」

真係事不宜遲，主任咁鍾意睇示範，而家有機會俾佢見識一吓我地既示範，對象仲要係真人而唔係假公仔阿Ann。

「無呼吸無脈搏，輝仔CPR！」益哥為傷者檢查過後，發現對方斷咗氣。

輝仔正打算上前之際，我將佢拉停，然後話：「咦阿sir，你會唔會想試吓做？」

「好！」主任諗都唔諗就埋位做CPR。

實戰經驗佢就一定無乜，但我幾欣賞佢呢份勇氣同果斷。

過程中，我一邊做嘢一邊留意住主任既表現，CPR算係做得唔錯，姿勢同按壓深度都符合要求。不過似乎力有不逮，都仲未將傷者運送到救護車，主任已經開始上氣唔接下氣，而由於佢漸漸感到無力既關係，心外壓開始壓得唔夠深，效果未如先前理想。假如佢只係一個普通既車籠，而唔係阿sir，主管一早開聲炳咗鑊甘。

益哥見到咁既情況，只係淡然講咗一句：「轉一轉手啦，輝仔你去做。」

由於我地係用輪椅將傷者運送上救護車，上車時需要將輪椅收好先至夠空間俾我地做嘢，但主任收極都收唔到架輪椅，於是我上前幫手...

「阿sir，不如等我黎。」我一吓就將架輪椅摺好，無任何多餘動作，搞掂後就坐返去司機位，準備開車。

將傷者送到去醫院，所有善後工作搞掂之後，我見到主任喺車上打開咗架輪椅，喺度練習緊收摺。

我：「咦阿sir，喺度搞緊咩？」

主任：「無...我想檢查吓張輪椅咋嘛，我見頭先摺極都摺唔埋，唔知係咪壞壞地...」

「你個人就壞，自己舞唔掂啲架生就唔好賴落張輪椅度啦。」我當然無咁講出口，講咗出口仲得了？

不過，佢咁樣係咪即係幫自己搵藉口？

「哦...有時係咁架，啲嘢用得太耐係會神神地...」畢竟對方係阿sir，點都要俾返條下台階佢。

呢個時候，輝仔剛剛去完廁所返黎，我於是話：「輝仔，你去睇睇架輪椅有咩問題，如果有壞就要返局換過架。」

然後輝仔為輪椅進行測試，動作非常利落咁將架輪椅又開又收：「張輪椅無問題啫，好正常啊！」

「哦，咁就得啦。」我心入面覺得諷刺又好笑。

仲話自己係主任...輪椅都未識收，點樣救人啊？

就算課本上既理論背得有幾熟都好，落到場假如做唔掂就幾叻都無用。

剩係識問書...剩係識叫人做示範...

不如搞掂好自己先再講啦。

講就兇狠，做就...

自己諗。

4.3 查房

救護界之中，對外而言，若然各類既濫用案件係屬於荒謬，咁對內而言，「查房」都算係數一數二既荒謬事情。

一年一度既查房，可以稱得上為呢份工當中最無意義既一件事。

每年去到咁上下時間，救護局就會收到指示，不久後會有高層親臨現場視察環境，然後一班救護員就要開始準備，不斷為局內地方進行打掃清潔，將所有裝備物品執拾排列好，將辦公室既文件整理好...

總之，一切見到光，甚至見唔到光既地方都要搞得好好睇乾淨，做一個假象出黎俾啲救護高官睇。

而最重要既係，大部分既同事明明係放緊假，但都要專登返去搞關於查房既嘢。

某一次，好記得當日係返完夜班，但大家收到指示，當日下午三點鐘要返黎為查房作準備。原本可以返屋企舒舒服服訓個覺，但三點鐘又要返黎做嘢，當日已經係遲收工，假如返屋企既話，一來一回要用唔少時間，咁搞法會無晒啲休息時間，最後我選擇放工後留嚟局度訓，但局入面人來人往，又經常響鐘去車，根本就訓得唔好。

三點鐘，同事開始陸續返到，我地所負責既環節係局內既地方清潔。

每逢查房，就係所有搏升職既人爭取表現既好時間。未升既搏升，升咗既就搏升多一級，所以一切功夫都要做得好好睇睇，萬一高層落到黎發現個地下清潔得唔乾淨，然後問一句：「個地下咁污糟既？邊個負責打掃架？」

負責清潔地下既嗰個人就會俾啲官點咗相，然後被視為辦事不力，輕則當面鬧兩句，嚴重既可能會影響到日後升職。

高層既一句說話，影響力真係可以好大...

其實相當諷刺，或者大家會諗，升唔升職竟然唔係睇平時既工作表現，而係睇「查房」既表現？

係啊，呢行的確係咁。

一年救返醒一百個人咁又點？只要查房衰一次就前功盡廢。

查房前嗰幾日，個個救護員都會化身成為清潔員，用掃把地拖將地方清潔乾淨...

其實個地下係用黎俾人行，有人行就自然會唔乾淨，有少少唔乾淨其實又有咩問題？

都算喇，仲要爬上櫃頂抹埋上面啲塵...

其實個櫃頂有邊個會睇？啲官會唔會真係爬上去睇先？

不過啲大既吩咐到，咪唯有照做囉。

最離譜都係揭開個坑渠蓋清走入面嘅污糟嘢...

喂大佬啊，坑渠入面污糟都好正常者，唔污糟又點叫坑渠啊？

有啲一心為紮職，想喺高層面前搏取表現既人就會開聲：「拍爛檔打掃得乾淨啲啊！唔係話要一塵不染，但盡量搞得好好睇睇。」

咁叫好好睇睇...塊地已經拖過兩次，然後見大家得閒又叫我地拖第三次，咁樣同做到一塵不染有咩分別？

全間局既每一處地方都幾乎要進行清潔，只係差在未拎埋個關公像落黎幫佢沖涼。

有時會感到好迷失...究竟我喺度做緊咩？做呢啲嘢到底有咩意義？救護員唔係應該要去救人幫人架咩？點解要做埋啲嘅門面嘢去應酬班高層？

不過我地呢邊都唔算離譜，另一邊先離譜，因為另一邊嗰班人係負責清潔救護車，包括車廂入面同埋車身出面。

「其實邊一日係正式查房？」輝仔問。

「後日。」我回應。

「後日先查房，咁今日清潔啲救護車黎做乜？」

輝仔真係一矢中的，道出咗問題既精髓。

救護車係會出動，有鐘響係會繼續去車，而家呢一刻清潔完，聽日、今晚甚至一陣做完call返黎架車又係變返污糟，咁目前呢一刻既清潔其實有咩作用同意義？

「係無作用架，只係大家都要搵啲嘢黎做，證明大家有喺呢件事上面出過力，費事引來其他人話柄。」

「乜咁鬼無聊架...」

無錯，查房真係非常無聊既一件事，一切只不過係一場戲，一場搏緊上位既人喺高層面前所演既一場大龍鳳...

而因為呢場極度無意義既大龍鳳，所有放緊假既同事都要專登返黎加班，仲要係無任何補水。

仲有樣嘢差啲漏咗講，就係查房之前會有個指定動作，就係「走鬼」。意思係指將一切唔想俾高層見到既「遺禁品」搬走，無眼屎乾淨盲。

遺禁品可能係一啲私人物品，可能係一啲甩甩漏漏唔齊全既工具裝備或者文件，可能係一啲殘舊到根本唔想再進行打理既局內設備...

總之就係一啲高層見到後有機會去挑剔過問既嘢。

大家會夾手夾腳將呢啲遺禁品搬走，可能暫時擺住去消防嗰邊先，因為消防同救護既查房係分開，有時消防嗰邊查房，都會利用救護既地方作為走鬼之用。

又可能喺附近租借一個地方，可能係一個貨倉仔，然後將所有嘢擺晒入個倉度，等查完房之後先搬回原位。

一句講晒就係無鬼謂，成班人將救護局包裝成一個高層想要見到既美好環境，務求要取悅班老細。

後日正式查房，當日要返工既同事會面臨被高層檢閱既局面，假如中途響鐘去車既話，就可以避免同班高層撞到正...

相信大家情願去車，都唔會想對住班高官，因為見到班高官又要俾禮又要交戲。佢地會問長問短，仲會問書，考吓大家既救護知識，而問書對象通常係剛剛出班既新人。

其實班高層都知眼中既一切只不過係假象，過咗查房呢一日，所有嘢都會打回原形，但佢地就係要睇到有呢一場戲，就係要大家辛苦，就係要憑住呢一點去彌定邊一間局既救護主任最有表現，最識得管理，最做到嘢。

為咗應付查房，當日做嘢做到夜晚九點幾十點，感覺仲劫過平時返工。

雖然夜晚有餐免費慰勞飯食吓，但講真，我情願唔食呢餐飯；雖然只係一年一次，但無意義又作狀既事情，一次都嫌多。

4.4 人手不足

特別支援隊，簡稱SSU，係部門聲稱為處理大型事故(MCI)而設既一支特別隊伍，當出現突發或有大量傷者既大型事故，部門會調動SSU作為支援。

救護員只要過咗三年試用期，就會以輪流既形式為SSU當值，每次為時兩星期，返工時間一般為星期一至五既朝九晚六，除非有大型活動或者特別安排，否則星期六日係唔會有SSU。

首先，如果呢支係專為處理大型事故而設既特別部隊，點解唔係每日廿四小時stand by？

難道夜晚唔會發生大型事故？二零一七年嗰單中環電車出軌導致反車咪就係發生喺晚上。

另外，假如大家睇返過往既報紙或者新聞，會發現大型事故好多時都係發生喺星期六日...

MCI出現既時候，SSU喺邊度？

又話呢支係一支為大型事故而設既特別部隊？

不過又真係幾特別既，特別在呢支隊伍係好少需要處理大型事故。

以我所見，SSU既最主要作用，就係「頂飯更」。

每日既下午十二點至下午三點，部門會調派SSU到各環頭駐守，原因好簡單，就係坐陣於救護站，假如局內響鐘需要去車，SSU就幫手頂一頂，等救護站既同事可以有時間食飯...

但係，有時就算SSU幫手頂飯更，救護站既同事一樣係食唔到飯，因為實在太多人叫車，前線人手根本不足以應付。

其實SSU當中既救護員，都係由各區抽取不同人手調派入去。咁即係話，SSU既存在，其實代表咗各環頭既人手係減少咗，條總數其實係一樣。

平時唔使頂飯更既時候，SSU會舉行講堂同埋進行操練。至於無講堂操練既時候，SSU其實等同處於真空收態，只係stand by，喺度等待大型事故發生。若然無大型事故發生就唔使去車，相當悠閒，但出面環頭既同事就喺度打緊仗，繼續俾市民輪姦。

咁樣都算係充分利用救護資源？

#####

賣血，其實即係OT，明明放緊假但選擇返工。

有賣血既出現，主要係因為有人手不足既出現。

行內有唔少人喜歡報名賣血，因為賣一日血就多一日人工。自身月薪越高，賣血既日薪自然相應提高，賣一日血就多千幾二千蚊，賣幾日就多幾千蚊，聽落的確係幾吸引。

但人係需要休息，賣血賣得太狼死其實同玩命無分別，所以啲人通常揀放緊rota既時候賣血，畢竟連續放七日假，除非係去旅行，否則好多時都真係搵唔到咁多嘢做，反正坐喺屋企睇電視，倒不如返工賺吓錢。

而由於大家咁踴躍賣血，原本不足既人手就得以填補，然後部門就認為人手不足其實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因為賣血呢個制度可以將問題妥善解決。

賣血所賺既OT唔一定要換錢，可以換鐘，有啲人會選擇用賣血既鐘去幫自己既夜更製造假期，務求返少一日夜就得一日。畢竟夜班工作係非常傷肝，而且年紀越大就越唔捱得夜，有邊個會嫌命長？

除咗賣血，仲有樣嘢叫打仗，即係搵外快，但唔係返自己份工，而係喺出面秘撈。

基本上部門內既所有人係禁止打仗，因為賺取外快係要向部門申報同批准，而實際上無乜秘撈係部門肯批准。假如被部門發現秘撈而無申報，隨時會引來紀律處分。

救護員比較少選擇打仗，消防員則會比較多，畢竟佢地返一日工然後放兩日假，能夠善用既時間其實比救護員多好多。

4.5 升職

於我眼中，救護員主要分兩種，當然唔係紅牌同綠牌，而係「搏」同「唔搏」。

局務，又名功夫。除咗去車救人，救護員於上班時間係需要處理局內既一切事務，一般都係文書工作，或者一切與救護站有關既其他支緩工作。

搏，係指搏升職。唔搏，即係嗰啲安於現狀，唔求爭取表現去博上位既人，呢類人一般被稱為大師兄。

若然要搏升職，就要俾上司見到自己係「做到嘢」。點為之做到嘢，唔係指去車救咗及幫咗幾多個人，收到幾多封讚揚信，而係指究竟幫上司處理咗幾多局內事務。

聽落其實相當諷刺，救護員升職與否，無錯係根據工作表現，但呢種表現同救護工作係完全無關。

「咦...杰佬你今晚唔係請咗假架咩？返黎做咩？」今晚返夜班，剛換好制服既輝仔問。

「返黎做嘢呀嘛。」穿著便服既杰佬回答。

尚未正式成為兩柴既杰佬係其中一個搏緊既人，明明請假但返黎既原因當然係為咗處理局務...

都係既，平時返工九成時間都係去車，邊有多餘時間去處理文書工作，咪唯有趁放假時間特登返局搞，或者放工後留低搞。雖然係OT，但係唔會有任何補水。

加班都好講timing，話明係爭取表現，當然係要揀阿sir仲未放工既時間返黎加班...

點解？

因為要俾阿sir見到，要俾佢知道你係點樣犧牲休息時間都要特登返黎做嘢。若然只係一直默默付出，自己所做過既嘢並無人知道亦無人見到，效果會係事倍功半。

曾經聽聞過，唔少結咗婚而又搏緊既救護員都經常被老婆投訴，話個老公成日唔喺屋企，就連放假都要返工，好似無咗個老公咁。

工作途中，杰佬既手機忽然響起：「喂？老婆？係啊返咗公司喇，而家做緊嘢。」

杰佬傾電話期間，局內忽然響鐘...

「燈凳燉鄧~」

「緊急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秋名山去123號救護車...」

杰佬：「響鐘喇，我去車先喇，你早啲休息啦，拜拜！」

然後佢關上手機。

「咦...乜你老婆唔知你返黎係做局務咋咩？」輝仔問。

「唔知架！」杰佬回應。

「咁你今晚唔會做通頂架？咁你等陣去邊？」

「超！你理得我？」

「去車啦，唔好理人咁多。」我同輝仔講，今晚我地係同一車更。

我當然知道，杰佬做完局務之後係有「特別既地方」要去，第二朝先會返屋企。

升唔升職，搏唔搏呢樣嘢，我當然有認真考慮過，但我諗自己係偏向「唔搏」嗰種人。實不相瞞，其實我最近萌生咗一個連自己都感到好掙扎既想法，就係選擇唔做救護員，打算辭職。

呢個想法，我只係同細華一個人講過...

「其實我想唔做。」當時車上只有細華同我兩個人。

「原因？」

「因為我發覺自己想做既，原來係另一樣嘢。」

當初投考救護員，某程度係因為阿傑，因為我想救人，想憑住救人去消除自己心中既內疚。身為救護員既呢段時間裡面其實幫過唔少人，過程中獲益良多。但日子越耐我就越發覺，救護員其實並唔係自己既理想終身職業。加上，我發現無論幫幾多人救幾多人都好，我心中既內疚依然無法消除。

「哦...」細華並無追問我到底想做啲咩，所以我亦無講。

我想做啲咩？我諗要賣吓關子先。

細華又講：「無所謂既，最緊要自己諗清楚。」

「其實如果唔係呢個原因，我本應打算今年結婚，但我覺得自己既工作好似仲未穩定...」

「痴線！結唔結婚呢啲嘢，係睇份工穩唔穩定架咩？係睇個人穩唔穩定架者！」

聽完對方呢句說話，我彷彿有種當頭棒喝既感覺。

「哈...咁你呢？你又打算時結婚？」我問。

細華有個差唔多拍咗十年拖既女友，感情狀況穩定。佢女友係一名護士，重點係佢未做救護員之前就已經同呢位護士女友一齊。

「唔知架！或者唔結都唔出奇，可能同居住埋一齊就算。」

「你另一半得咩？」

「得啊，只係價值觀問題者，我同佢都唔係隨波逐流既人。就算真係要結婚都一定唔會擺酒，可能就咁簽張紙咪算。」

細華對於結婚既態度，就好似啲病人拒絕送院咁，只需要係簽一張紙。

有一點係無庸置疑，佢地係相當擁有自由及生活態度既一對。畢竟唔少人係因為要應酬兩邊屋企人既關係，所以結婚時要使一大筆錢去搞場大龍鳳。

細華問：「你嗰件唔得咩？」

「咁又唔係...我地本身都唔想大搞，加上兩邊屋企人無咩所謂。」

「咁就得啦...而家咩年代啊，結婚仲係兩家人既事？係兩個人既事！」

細華係唔係一個「搏」既人？

係，佢幾年前就已經由紅牌轉咗做綠牌，目前唯一要做既就係等升職。搏升職既人，除咗要做局務，其實仲有一個條件，就係病假要少，甚至係要無請過病假。

簡單舉個例子，假如有兩個同時搏緊升職既人，大家做局務既表現差唔多，高層會以「邊個請得最少病假」去決定升邊個人。

好諷刺呢？但呢個部門就係咁。

病咗當然要請病假，但由於個制度同規則係咁，所以大部分搏緊既人係情願病住返工，務求要做到「零病假」紀錄，務求要於最短時間內順利升職。

細華雖然係搏，但由於佢係一個有性格既人，不甘於完全屈服於呢個腐敗既制度之下...至少佢病咗會去請病假，而呢啲病假唔係一般既射波，係合理既病假。

試想一想，假如救護員抱恙返工，而工作效率及表現其實係會受到病情所影響，咁樣對傷者病人公平咩？

畢竟救護員係一份對人既工作，所做既一切係會由病人既身體去直接承受。

生病去睇醫生，然後請病假，本應係一件理所當然既事。

由於細華唔能夠做到「零病假」，所以升職既事一直被拖延。關於呢件事，上頭方面只有咁既回應：「我覺得你仲未適合做救護車主管囉！」

一句認為未適合，只係因為救護工作以外既表現唔合乎上頭既心水，職途就會出現阻滯。

呢個看似係一個正氣凜然既部門，但其實背後既一切只係得啖笑。

4.6 奇聞

職業生涯當中，總會遇到一啲靈異事件...或者咁講，就算係遇到，但連自己都唔確定係咪真係「嗰啲嘢」，譬如夜晚揸車既時候，明明見到有個著住白色連身裙既女士企喺路邊，但當經過後再睇返倒後鏡，竟然發現剛才嗰位女士唔見咗...

或者只係自己眼花？

又譬如夜晚喺局訓覺途中，隱約聽到出面有啲雜聲，似係有人喺度執嘢，但當晚返工既人明明全部喺床上面訓緊覺...

可能係自身所屬生肖既問題，由細到大都未真正親眼見過鬼，喺呢方面無乜緣份，而我亦唔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呢種緣份。

有一宗唔知算唔算係靈異既個案，可以分享吓。

係一宗不省人事個案，發生於某夜凌晨三點三十三分...

唔知點解，我好記得當晚呢個去車時間，可能係因為電子錶上既數字全部都係三，再加上當時有種好強烈既預感，今次呢單不省人事唔係流料。

去到事發現場，比我地更先到達既先遣急救員已經開晒壇，幫傷者做緊CPR，而對象係一名婆婆，報案人係一位伯伯，佢係婆婆既丈夫。

「師兄，交俾我地！」樂文師兄同一班身穿藍衫既消防員講。

救護員到場，先遣急救員可以將工作交返俾對方，因為佢地既任務經已完成，可以功成身退。

我地幾個好似平時咁，各自各埋位做嘢，樂文師兄負責操作AED機，輝仔負責CPR，而我則負責處理氧氣供應。

然後，當時出現咗一個畫面，令我地三個，仲有一班準備撤退既消防員感到異常驚訝...

「哇！？唔對路㗎！」輝仔大叫咗一聲，停止咗CPR。

「咦！？係㗎！」我當堂被嚇到呆咗。

「唔乜係啊！？」連樂文師兄都嚇到成個人彈起。

「哇！咁邪！？」一眾消防員都感到震驚。

大家之所以咁驚，係因為在場所有人都見到婆婆一隻前臂正在慢慢舉起...

手肘貼地，前臂慢慢舉高至垂直九十度，就好似一個訓低咗既人作出舉手既動作咁。

一個正常人舉高自己隻手當然係唔可怕，但問題呢個人理應係斷咗氣...

出現呢個現象就只有一個可能性，就係婆婆仲未死！？

其中一名先遣急救員立時開聲：「無理由架喎，頭先我地明明仔細檢查過佢係無呼吸脈搏！」

「定啲黎...定啲黎...」樂文師兄伸手摸向婆婆既頸動脈，過咗一陣佢先開口：「真係摸唔到有脈搏喎，你地兩個都試吓。」

然後我上前檢查，摸向婆婆既頸側：「無脈搏喎...輝仔你黎。」

輝仔一樣係摸向婆婆既頸：「我都摸唔到有嘢喎！」

我地三個輪流檢查，並再三確認，確定婆婆確實係無呼吸脈搏，無任何生命跡象。

咁...即係點！？

一個斷咗氣既人舉高自己雙手，係迴光返照！？定係屍變！？

又或者係阿婆其實有心願未了，於是以前一個咁靈異既形式話俾我地知！？

抑或阿婆都已經活咗幾十年，其實早就對呢個世界感到厭倦，早就想安安樂樂離開...而家忽然黎咗班人打算救返醒佢，於是舉高手宣佈投降！？

樂文師兄當機立斷：「唔好理咁多，繼續做嘢！」

婆婆一雙前臂依然係保持舉起既狀態，但我地無理，只係繼續做自己應該做既事，直至將對方送到醫院。

事後大家傾返，如果以一個科學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或者係去世既阿婆當時剛好出現屍僵，所以肢體呈現出僵直既情況，而當時我地又幫對方做緊CPR，由於軀體不斷承受外界力量既擠壓，手腳於是透過反作用力從而自然地慢慢提起...

但呢個解釋相當勉強，畢竟大家做咗呢行咁多年都未遇過咁既情況。

若然以一個迷信既角睇去睇，或者阿婆舉高手其實係想表示：「唔好再救我喇，你地俾我走啦！」

相信呢件事都算係職業生涯裡面其中一件頗為靈異既事件。

但係遇到咁既情況，到底驚唔驚？

有咩好驚，救護員只係憑良心救人，所以絕對係問心無愧。

#####

另一單奇聞，收到既情報係「扭傷」。

當時心諗應該都係扭傷手扭傷腳嗰啲，事發地點係住宅單位，可能係事主喺屋企爬高執嘢時唔小心跌

低然後扭傷。

根據救護車上幾個人既過往經驗，多數都係咁既情況。

點知去到事發單位，入到房竟然見到一男一女，女既剩係著住胸圍底褲，坐喺床邊食緊煙。男既全身赤裸訓喺床上，佢下身俾棉被蓋住，面容有啲扭曲，偶爾發出屬於慘痛既叫吟。

一睇就知傷者係個男人，但我地幾個仲未知係到底發生咩事。

女人繼續吞雲吐霧，表現悠然淡定，俾人一種完全置身事外既感覺。

樂文師兄：「請問係發生咩事？」

「唉...我都唔識講，你自己問佢。」女人指既，當然就係訓喺佢身後既男人。

然後我地幾個同時望向個男人。

「阿sir...我嗰度好痛啊...」男人拎開原本蓋喺身上既棉被：「你地一定要幫吓我...」

！？！？

當男人將棉被完全拉出，繼而三點畢露既時候，我地三個人都呆咗，心底裡好想笑，但唔知點解笑唔出聲。

男人既陰莖處於勃起狀態，但估計唔係勃起既全盛時期，因為條陰莖睇落開始有啲委縮...

問題並唔係呢度，令我呆咗既係，佢既陰莖以一個不太尋常既角度彎埋咗一邊，若然係都要用一個詞語去形容呢種狀態，我諗會係「淆拎」。

男人只係輕輕移動身體，突然又發出幾聲叫吟：「我嗰度扭傷咗啊...哎啊...好痛好痛...」

「你嗰度扭傷咗...」樂文師兄露出狐疑眼神，相信佢腦海入面已經浮現起好多可能性：「咁係點扭傷架呢？」

然後我地幾個又同時望向返個女人。

「頭先做做吓愛，可能係我chok得激過頭掛，突然有一吓佢碌嘢入得唔正我嗰度，然後我又坐咗落去，於是佢碌嘢咪好似拗柴咁囉！拗柴啊！明唔明啊阿sir！？」女人描述得非常輕描淡寫，說話不疾不徐。

我嘗試幻想當時既情形，同埋佢地發生性行為所用既姿勢...

坐落去...我估佢地應該係女上男下？

「係喇係喇，就係咁喇阿sir...」男人笑笑口咁講。

成件事好詭異，簡單黎講，其實即係做愛途中條陰莖篤魚蛋！？

樂文師兄面向我地，睇得出佢忍笑忍得好辛苦：「用冰袋冷敷，然後包紮。」

然後我地只係跟返正常程序做嘢，雖然呢次係一啲都唔正常。

一般扭傷，因為肢體會出現紅腫，敷冰袋係有助消腫，亦可以暫時舒緩痛楚...

但係講到包紮...呢個部位可以點包呢？真係未試過。

最後我揀咗用三角巾，好似底褲咁蓋喺外面，然後前後用膠紙貼住，立即變成一塊超薄尿片。

除咗包紮陰莖，仲有好多嘢係學堂入面唔會教，一切都係講求因應當時環境而作出臨場應變，而呢一次我就創作出呢個三角巾尿片，自己都相當滿意。

將男人送到醫院後，我地討論返呢件事，大家都對女人所講受傷過程描述感到好懷疑，不過當事人係咁講，我地就唯有咁聽。

我地幾個都唔係小朋友，性行為既經驗一定有，而過程激烈亦都一定試過，但從未試過或者聽聞過男方既重要部位會「篤魚蛋」，因為陰莖係由軟組織組成而唔係硬骨。偉大既造物者...即係神，之所以有咁樣既設定可能就係想避免「拗柴」呢種情況出現，如今咁都俾個男人遇到，只可以話佢唔好彩。

最令人感到懷疑既，係嗰個女人...

究竟個女人同男人係咩關係？

女人聲稱佢地係男女朋友關係，但一個女朋友見到自己個男朋友咁樣拗柴法，竟然可以表現得如此無動於衷同淡定？

睇落佢地兩個似係買家同賣家多啲。

個女人會唔會其實係性服務提供者，然後兩人於交易過程中發生咗一啲不愉快事件，於是個女人趁住性愛過程中搵機會「手刃」對方以報仇，但個男人又唔敢喺外人面前揭開真相...

真相係點，相信只有當事人自己先知。

4.7 人生百態 (三)

消防處總共有八個總區：

港島總區，九龍總區，新界總區，總部總區，消防安全總區，牌照及審批總區，行政科，救護總區。

八個總區裡面，就只有一總區係關救護事...

咁又難怪救護界一直被視為「二奶命」，消防既地位往往好似比救護高一等咁。

其實都啱既，因為假如一個家庭入面，有一個兄弟係同母異父，而另外七個兄弟係同父異母，咁當然係同父異母嗰七兄弟會團結啲。

團結係需要兩個人或以上先可以做到既事情，而救護總區就只得一個，唔通用左手同自己右手團結？

單係講「宣傳」呢方面，到底有幾多公眾係知道，救護服務被濫用既情況日益嚴重，資源其實係應該留返俾其他更有需要既人？

截至二零一五年，救護車被召喚既次數已經超過每年七十萬次以上，而呢個數字係每年平穩遞升，相信只會繼續升而唔會減，而根據觀察，每年既平均數字升幅大概係一萬五千，即每年至少多咗一萬人叫救護車...

呢啲數字唔係我作出黎，部門既年報入面可以睇到。

根據個人經驗，最少有一半以上既召喚都係屬於濫用。於救護員既專業角度，當佢地認為病人既傷勢及病情係毋須叫救護車，呢個情況可以被視為濫用。因為救護員係負責將病人送去醫院既急症室，而事實上又有幾多病情係屬於「急症」？

夜晚就無得好講，啲診所關晒門，市民想睇醫生既話或者真係需要到公立醫院急症室，但係佢地叫救護車既原因，其實係咪只係因為想慳錢同方便，當咗救護車係白色的士？

日光日白，行得走得，因為有幾聲乞嘔同咳而叫救護車...

無得傾，呢啲一定係濫用，而呢種情況其實遇唔少。

#####

或者只有行內人先知道，消防員同救護員既文化其實係有少少差別。

消防員既階級觀念比較重，比較看重「職級」同「年資」呢樣嘢。

舉個例子，救護員有時需要於消防局駐守，因為救護站分派咗部分救護車到消防局。呢個時候，救護員好多時都會同消防員撞口撞面，通常大家見到面都會打聲招呼，互相叫對方一聲師兄。

遇過有啲消防師兄係幾好，佢地夜晚開飯會特登留返幾碗老火湯俾救護員飲，可惜救護呢行實在太忙，有時都未行到入消防局個飯堂，或者係飲吓湯又會再次響鐘，然後又要去車。

相比之下，消防員去車既次數其實少好多，佢地有時間食飯，食完飯有時間休息，夜晚可以一覺訓到天光既機率係相當高...

呢啲機會並不屬於救護員，不過無得好比較，始終工作性質上係有分別。

一句講晒，消防員返工係搵命搏，但救護員唔係，單係呢一句就已經將後者完全比下去。

不過，好多時救護員返工係搵緊命搏既時候，公眾係睇唔到。

試過有一次，喺樓梯口遇到個消防兩柴，我於是有禮貌地同對方打聲招呼：「早晨啊阿sir！」

但呢個消防兩柴竟然無任何反應，只係掂行掂過，就好似睇我唔到咁。不過當佢遇到喺我身後既救護三柴，佢立即表現得肅然起敬：「老總早晨！」

咁即係代表咩？

我膊頭係一塊白板，即係乜柴都無，於嗰個消防兩柴眼中，我根本乜都唔係，只係一名最低級既散仔。或者係因為咁，所以佢覺得無必要同我打招呼，但我主動向佢打招呼可能係應份。

呢種就係消防既階級觀念，喺救護入面係唔會有，或者好少見。

當然並唔能夠一竹篙打一船人，畢竟呢種文化係屬於老一輩，而老一輩都開始陸續退休，比較開通既新一代亦開始上位，隨住時間既推進，呢種古舊既階級文化將會逐漸消失。

救護員之間無呢種階級文化既原因，可能係因為呢行比較忙，根本無時間去搞咁多呢啲階段觀念既無謂嘢。況且一架車裡面只得三個人，一日去成十轉八轉車，大家係需要緊密合作，需要經歷一齊食唔到飯或者一餐飯分幾次食，需要一齊面對好多危急或者得啖笑既情況，所以救護車上面呢三兄弟，似手足多過似上司下屬。

#####

「救人大撻晒？返工時間泊架救護車喺路口，搞到成條路塞死晒。」

圖片中，一架救護車停泊於路邊，導致交通出現擠塞，三名身穿橙衣既救護員正在附近工作，場面被某位道路使用者拍低咗，對方仲將圖片擺咗上網，只係短短一個早上經已於各大社交平台被瘋傳...

而駕駛呢架救護車既司機正正就係我。

我選擇將救護車停泊喺呢個位置，係因為想方便大家做嘢，當時正處理一宗交通意外，一名亂過馬路既途人被車輛撞到，我地需要為對方進行急救。

對於呢張圖片，網民有好多不同既留言：

「救人就係大撻晒！」

「如果訓喺地下被搶救緊既人係你老母，你仲會唔會覺得係阻住？」

「嗰度係意外現場，救護車唔泊嗰度唔通泊喺你屋企？用個豬腦諗吓啦！」

「呢啲人心地好差，救護員喺度救緊命，你就影低佢想公審人地。」

「返工緊要啲定人命緊要啲？」

「OMG！How the fuck can you say that？」

「趕時間就搭地鐵啦仆街！」

「兩個字，自撚私！」

「樓主祝你生仔無屎忽。」

「DLLM！」

「留名等睇刪post。」

網民既留言一面倒撐救護員，無人撐嗰位將圖片上載到社交平台既事主。

我只係咁啱於討論區睇到呢幅截圖，因為事主於上載後唔夠十分鐘就已經將圖片刪除，可能係抵受唔住網民既圍插，於是要敗走。

諗起都覺得好笑，事主本身諗住網絡公審救護員，點知最後被公審既竟然係自己...唔知嗰位事主而家到底係咩心情呢？

我一邊喺救護站入面食飯，一邊瀏覽呢個討論區，我發現九成網民都意識到救人既重要性，唔會覺得救護車阻住晒，道路使用者更表示一定會讓路俾救護車。

我一邊睇，一邊會心微笑...

因為我覺得，自己終於見到人性既光明面。

大眾對救護員既認識一向都唔高，有啲人認為救護員返工係好得閒，應該得閒過消防員好多，但事實係相反。

有啲人認為救護工作好輕鬆好容易，只不過係包包紮紮，又唔使好似消防員咁入火場。但啲人無諗過，撇除入火場，其實救護員係幾乎乜都要做。

有啲人認為救護員經常偷懶，成日揸架救護車去買嘢食，但啲人見唔到救護員點樣將個飯盒分開幾次食。

有啲人唔識得尊重救護員，叫佢地白車佬，話佢地只係搬運工人，其實救護員都好想日日做啲好熱血既call，無奈市民普遍將救護車當成白色的士，於是救護員心入面嗰份熱血開始慢慢冷卻。

有啲人甚至唔認識救護員呢個職業，就算對方出現喺面前正在為身邊人進行搶救，啲人依然唔知道對

方原來就係救護員，佢地係來自消防處。

其實我最想講既係，當救護員除低咗套制服之後，佢地同大家一樣都只係一個好普通既人。

4.8 師兄弟

今晚係一年一度既師兄弟飯局，出席既人除咗有廿幾位操班時認識既師兄弟，仲有幾位曾經教過我地既教官。

教官喺學堂入面係高高在上既阿sir，但出到黎就係可以一齊飲酒吹水既朋友。

其實要約齊人食飯真係幾難，畢竟大家都要輪班工作，而且返工時間好唔一樣，所以要大家互相遷就時間。

不過，大家一直都有個信念，就係只要齊心就事成，而呢個信念大家喺操緊班既時候就經已開始貫徹。咁多年來，飯局從未試過有人出席唔到，就算當日要返工，放工都會立即趕到，因為大家都非常珍惜呢個一年只會舉辦一次既飯局。

酒樓內。

「喂搞錯啊，小雲咁耐都仲未到既！？」一個叫賓佬既人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賓佬係我地一班師兄弟當中年紀最大既一個，佢名字當中有個「賓」字，份人又麻甩佬，所以叫佢做賓佬。

「條契弟不嬲都動作慢架啦！」阿秋附和，為賓佬將酒杯斟滿。

呢個阿秋係一名浪子，出名瀟灑不羈，憑住俊朗既外表，身邊既女伴貨如輪轉。

「唔使斟酒俾我，我飲汽水得喇。」發記「咋」一聲開咗罐可樂。

佢係當年我地班既最佳學員，係一名救護痴，對救護既嘢非常熱愛熟悉，係少數到而家都仲保持到工作熱誠既救護員。

「唔係咁掃興呀嘛發記！？師兄弟出黎食飯唔俾俾佢？」佢叫西芹。由於佢份人好西，個名又有個勤字，所以大家都叫佢做西芹。

雖然佢今晚坐喺我隔離，但其實我唔係太鍾意呢個人。

發記搖搖頭：「唔啦，聽日要返早，費事搞到無晒精神。」

「唔好啦！飲少少啦！一杯喇？再唔係半杯？」拎住酒樽既西芹不斷遊說對方飲酒。

「人地都話第二朝要返早，好心你就咪勉強人啦...」阿秋喺冰桶拎咗一枝全新既啤酒：「你想有人陪你飲咋嘛！？我同你飲囉！」然後一吓子飲咗半枝。

其實呢位浪子仲有個朵，叫「千杯不醉秋」。

呢個時候，有人推開酒樓房門：「唔好意思遲咗少少！臨收工接到單DBA，搞咗勁耐。」

佢係最後一個到場既師兄弟，佢叫做小雲，係成班人當中最後生既一個。當年入班既時候，佢只得十八歲。

「次次都係你最遲！唔好講咁多住，而家要罰你乾咗佢！」賓佬向小雲遞上一罐啤酒，仲要求連氣都未抖順既佢乾杯，擺明就係撻化對方。

「哦！」小雲竟然無拒絕，仲傻奸奸咁一口氣飲晒罐啤酒，最後搞到紅都面晒。

可能係佢太年輕幼嫩既關係，喺大家眼中佢成日都好似成嚟雲咁，所以成為咗被大家「欺負」既對象。

望住佢地每一個，舊時既操班回憶點滴，呢刻好似走馬燈咁呈現於腦海當中...

「飲酒啦阿寶！發咩呆啊你？」千杯不醉秋過黎搭住我膊頭。

「無...諗緊嘢咋嘛。」我回應。

「諗咩諗到咁入神先？」阿秋問。

「無聊嘢者。」

其實我喺度諗緊，好唔好將想辭職既念頭講俾一班師兄弟知，但諗諗吓都係唔好講住，因為今晚係難得大家聚埋一齊既開心時刻，我唔想因為自己既事而大掃各位興致。

師兄弟另謀出路既例子其實唔係無，有啲中途轉做消防員，有啲過咗其他紀律部隊，有啲成功考上做消防隊長或者救護主任，有啲轉咗做政府文職...普遍都係留返喺政府部門入面工作。

但我既去向比較特別，一旦除低救護員呢套制服，我就等同脫離公務員行列。

諗真啲，假如真係做呢個決定既話，應該所有人都會覺得我傻，因為紀律部隊有宿舍可以住，公務員糧準福利好，係一般人眼中既鐵飯碗，有好多人都想考入黎都考唔到，但如今既我竟然想劈炮唔撈...

無錯啊，因為我覺得人一世物一世，趁自己仲後生，仲有時間，想放手一搏試吓追求「夢想」。

呢個時候，三位主角終於黎到，佢地係我地操班時既教官，分別係陳sir，戴sir，仲有張sir。

一班師兄弟見到三位教官到場，立即企晒起身一齊大叫：「Good evening sir！」

「Carry on！Carry on！」陳sir係一個非常慈祥既大肥佬，聽聞佢未入學堂教書之前經已係咁既身型。

「人齊未？」戴sir為人比較嚴肅，操班既時候大家都好怕佢，因為佢真係好惡，見親面都會搵我地是但一個黎鬧。

「點解唔開定枝啤酒俾我架！？係咪想全部人落地做掌上壓！？」張sir身型比較高大，表面睇上去好惡好有威嚴，但其實內裡非常玩得，仲好劈得！

呢一晚全部人都好盡興，雖然食既唔係啲咩美酒佳餚，只係非常普通既酒樓菜式，但係我相信在場既所有人都一定有種滿載而歸既感覺。

單係嗰短短二十六週既操班經歷已經可以講足同笑足一晚。

嗰次某某因為睡房個廁所洗得唔乾淨，俾阿sir發現到，於是被罰做廁所長，要洗足廿六個禮拜廁所。有一次阿邊個因為唔記得剃鬚，俾阿sir罰做「掌上壓放題」，最後做到無力兼喊晒口。又有一次那誰落操場進行步操竟然唔記得係制服上面貼自己個名牌，於是連累全班人都要受罰，所有人圍住學校跑咗足足二十個圈...

操班期間真係發生咗好多蝦碌嘢，每個人都曾經因為犯下低級錯誤而導致全體人一同受罰...

一人犯錯，全體受罰既原因，係因為教官希望大家記得，自己既輕率大意唔單止會影響自己，仲會連累到其他人。等同第時喺出面工作，假如做錯一個決定，影響既隨時係對方既一條人命，而呢條人命又會牽涉到一整個家庭。

三位教官經常將呢句說話掛在口邊：「以後邊個人犯錯，我唔會罰佢，但我會罰佢既隔離左右，因為我要佢永遠都記得呢種內疚同唔好受既滋味！」

操班時犯錯，就話俾人罰做掌上壓。假如出到黎做嘢，因為自己做錯嘢而累到人地無咗個爸爸或者無咗個女，到時就算喺人地面前做夠一萬下掌上壓都唔能夠作出任何彌補。

隨住年紀既增長，能夠開懷地放聲大笑既時刻變得越黎越少，但今晚我真係笑得好開心。

師兄弟呢樣嘢真係好奇怪，雖然大家唔係成日見，但每一次見面都總係會有多嘢講，每一次食完飯都係抱住依依不捨既心情散場。

雖然呢種「兄弟」關係未無任何血緣可言，但彼此之間就係有一份深厚既情感，因為...

嗰廿六個星期裡面，大家並唔係一同接受訓練咁簡單，而係一齊並肩戰鬥。

4.9 決定

「真係好好味啊！」Janice正在品嚐我親手整既雞蛋仔，食過之後佢不停讚好。

「試埋呢個綠茶芝士味！」我整咗幾款唔同既口味，包括香芋味，咖哩味，仲有羅宋湯味。

「都好好味！無諗過原來你整嘢係咁好食。」

「唔好食太飽啊，一陣仲有雪糕格仔餅同班戟食。」

放假既感覺真係好，特別係連續放七日既Rota。就算唔去旅行，喺屋企同另一半睇吓影碟，玩吓煮飯仔，我都已經感到好滿足...

不過如無意外，今次應該係我職業生涯裡面最後一個Rota。

或者咁講，我既救護生涯經已接近尾聲，因為我決定辭職，放完假之後就會返去遞信。

之後會做啲咩？

我會開鋪頭，主要係賣吓小食同埋甜品，而格仔餅同雞蛋仔係其中一樣主打。有位識咗十幾廿年既老死整甜品好叻，我地會一齊合作。

換言之，我將會榮升做老闆，而呢個亦係我之前所提及過既「夢想」。

至於點解會係夢想，因為呢個唔單止係我既意念，仲係我細佬阿傑既諗法。

前排執拾舊物既時候，我無意中睇返阿傑過往每年所寫俾我既生日卡，佢每一次都會寫好多嘢，而內容當中經常提到第時大個咗想學整嘢食，當中一定會有佢最鍾意食既格仔餅。如果可以既話，第時會開一間屬於自己既店鋪，仲叫我記得一定要多啲去幫襯。

點解會最近先發現到，因為一直以來我都無勇氣去接觸佢既遺物，細個睇既時候又唔會為意到呢樣嘢。

但機緣巧合之下，Janice屋企最近要進行翻新，於是要搬過黎我度住一排，而我為咗清空啲地方俾佢擺嘢，於是就開始執拾舊物...

無諗過自己整嘢食的確係有少少天份，只係上網自學，然後自己買料買器材試整，得出既效果竟然唔錯。

真係唔賭唔知時運好，唔整唔知天份高。

「你仲有三日就放完假喇喎...」Janice問：「做呢個決定...你真係捨得？」

「.....」於廚房製作食物中既我並無回應。

腦海中，忽然浮現返好多畫面...

=====

「Good morning sir ! 我叫李寶明，編號15xxx，今日第一日黎報到！」

「出到黎唔使sir架喇，入訓房擺低啲嘢先啦。」

「Yes sir !」

「丫係嗰...新師兄你邊一隊架？」

「E隊！」

「哦...咁你以後係跟我嗰，一陣帶你去見吓我地老總。」

「收到！」

「唔使咁拘謹架，呢度唔係學堂...」對方搭咗我一吓膊頭：「叫我阿益得架喇。」

「係既益哥！」

=====

「點啊？做嘢慣唔慣啊？」坐喺司機位既細華問。

「需要多啲時間適應。」我回應。

「出咗班有無三個月？」

「啱啱兩個月。」

「四個月左右啦...到時啲嘢就會開始上手。總之做嘢遇到有咩唔明就問，千奇唔好收收埋埋。」

「知道。」

「出班後半頭年係蜜月期，就算做錯嘢大家都會體諒，因為新人係需要時間去摸索...但半年後就唔係咁講喇，所以有咩唔明就要趁早問。」

「明白。」

「加油啦，總之死人冧樓都唔好怯，因為萬大事都仲有我頂住。」

=====

「喂新師兄你做咩！？」

「俾氧氣佢囉。」

「我都無叫你俾。」

「但係學堂...」

「學堂還學堂，出到黎還出到黎，佢SPO2咁高，條氣又無促，俾黎做乜！？如果次次都俾氧氣，咁搞法多多氧氣樽都唔夠用啦！」

「哦...」

「同埋你有無問過人地想唔想聞氧氣架？」

「咁又無...」

「阿伯伯，你想唔想我同事俾啲氧氣你聞啊？」

伯伯搖搖頭。

「咪係囉，人地都唔想聞！」

=====

「阿寶，出黎幫幫手！救護站出面有人暈咗啊！」。

身在休息室既我立即出去睇吓發生咩事。

但出到外面之後，我發現局內燈光全部關上，有人手上仲拎住個蛋糕，仲開始唱起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me...

益哥：「預祝你後日生日！」

後日係放假，大家毋須返工。

樂文師兄：「同埋慶祝你順利渡過試用期！」

呢三年時間真係過得好快。

細華：「仲有慶祝局長終於俾人調走！」

聽到呢句，全場一齊振臂歡呼。

=====

「讓開啊！救護員要做嘢啊！」馬路上，一名小朋友被車輛輾過。

益哥：「細華set鹽水，阿寶猜住先！」

「收到！」

情況嚴峻，手腳唔可以怠慢，必需要爭分奪秒。

千奇唔可以亂，因為一亂就急，一急就錯。

附近有一位跟傷者年紀相若既小朋友，佢淚流滿面，估計係傷者既屋企人或者朋友。

臨離開現場之前，我將傷者身旁沾有血點既幪面超人公仔執起，並交到嗰位小朋友手上：「細佬呢度危險啊！唔好企喺馬路邊！同我行返入去行人路！打電話通知爸爸媽媽！」

我表現得頗為嚴厲，因為我希望用憤怒將對方從驚恐之中喚醒，希望佢可以振作，希望佢往後即使要面對失去屋企人或者朋友，都要繼續堅強落去。

=====

「我決定咗辭職，今個月內會遞信。」

「都啱既...搵到自己鍾意做既嘢就趁後生搏，我呢啲老鬼返唔到轉頭架喇...」益哥。

「點都好啦，最緊要自己鍾意。」細華。

「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樂文師兄。

「寶師兄，我會記得你教過我既一切。」輝仔。

=====

我捨唔捨得？

老實講，真係有啲唔捨得，特別係一班共事多年既同事...

應該話係出生入死多年既手足。

呢幾年所遇到既人或事，絕對係畢生難忘。

因為我係負責救人，所以會接觸到生死，亦因為咁而見盡人與人之間既生離死別...

因為著起呢套制服，我見識到社會既另一種面貌，而呢種面貌係慘痛多於歡欣...

因為呢份工作需要經常接觸到人，我欣賞到千奇百趣既人生百態...

因為走在最前線，要親身體驗呢個世界既水深火熱，我意識到自己仲呼吸緊某程度已經算係一種幸福...

因為呢份經歷係如此特殊，我變得更加了解自己，更加明白自己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到底有咩意義...

無論如何，我慶幸自己曾經穿上過呢一套白色制服，我亦為自己過往所做過既一切感到自豪...

因為無論過咗幾耐之後，我都可以同人講，李寶明曾經都係一名救護員。

4.10 拯救生命

「遞咗信未？」去車期間，坐喺旁邊既益哥問。

「做完呢轉call之後返去搞。」我回應。

「咁就七年...時間都過得幾快。」

「係...」

因為救護員每日返工都過得充實刺激，時間彷彿過得特別快。

「睇住你出班，又睇住你唔做...都叫好頭好尾。」

「我都睇住你升三柴，睇住你就快退休啦。」

「仲要捱多一年。」

「一年好快過架咋。」

到達大廈樓下，我見到行人路上面有班著住黃色校服既幼稚園學生，學生有幾名老師帶領。老師領住一班學生行到附近既班馬線，準備過馬路。

「睇吓前面班鴨仔...」益哥指既，係嗰班幼稚園學生：「做小朋友就最開心架喇，乜煩惱都無。」

「但係小朋友終有一日都要長大，然後變成好似我地咁。」我回應。

今次要處理既案件只係普通頭暈，所以大家都抱住相對輕鬆既心情，並無趕頭趕命。

睇住班鴨仔團於老師既帶領下一個一個咁過馬路，唔知點解有種豁然開朗既感覺。

當我地拎齊裝備工具，正準備進入大廈既時候，我聽見不遠處傳來一陣好刺耳既剎車聲，呢架車開得好快，一眨眼就已經出現於前面既轉彎位...

「丫！唔好過去啊！危險啊！」驚叫既人，係其中一名幼稚園老師。

我回望，發現有一名鴨仔企咗喺班馬線正中間，而且係無老師陪同...

嗰架風馳駛至既車，看似並無停落黎既跡象...

下一刻，企喺馬路中心既幼稚園學生將會被迎面而撞...

腦海中立即浮現起好多小朋友血流披面既影像，全部都係過往做call所遇到既情況。當拯救對象係小朋友既時候，內心會變得異常難受，因為我認為佢地既生命唔應該咁短暫，上天唔應該咁殘忍奪走佢地既天真無邪...

醫院裡。

「嗨...你醒喇？」一把相當熟悉既聲音。

視線一片朦朧，但眼前既黑色身影開始變得清晰...

佢係阿傑。

穿起一身黑色西裝既阿傑，望落去成熟咗好多，仲一臉容光煥發，成個人唔同晒。

「點解我會喺呢度...」我訓喺床上，全身唔郁得。

依稀，我記得自己發生咗一場意外，同時亦避免咗另一場更嚴重既意外。

「呢度係醫院...係你約我黎架嘛，你唔記得咗？」

正當我感到困惑之際，我記返起於麻醉藥生效之前，腦海裡一直都係諗住阿傑。

「咩事搞到咁狼狽啊？」阿傑問。

意外發生之後，我立即被送到醫院，醫生診斷出我右腳腳踝出現嚴重骨折，幸好情況並不至於太壞，但需要立即做一個小手術，而呢次手術係需要進行全身麻醉。

「我...」我一開口，阿傑就已經打斷咗我既話：「其實我一直都有留意。」

！？

阿傑繼續講：「咁耐以黎你一直所體驗既事，我一直都見到。」佢用手指指向上方，唔知道係咪代表「天上」既意思。

「嗯...」內心有種講唔出既感動，因為佢呢句說話一下子消除咗我紮根於靈魂深處多年既某種孤寂。

「我今次黎...其實係想同你講再見。」阿傑。

「！？」我唔明白，點解佢突然會咁講。

「臨走前，我有兩條問題想問，可唔可以認真答我？」

「好...」

「如果有得返轉頭，你會唔會再揀做救護員？」阿傑面露微笑。

「會...」我望住佢既雙眼，誠懇地回答。

因為呢份體驗實在太特別，經歷過當中既一切，自己彷彿活多咗一次。

「我好高興，因為你揀呢份工作並唔係全然因為我。」阿傑彷彿能夠聆聽出我心入面既說話。

我留意到，阿傑既身軀逐漸變得模糊，更不可思議地開始化為一點點閃爍星光。

「咁如果再俾你揀多次，你仲會唔會奮不顧身咁去救嗰位小朋友？」

「會...」因為我只係斷咗腳骨，但換返既係一條人命，無論點計都係值得。

「哥...你係一個好人。」

最後，眼前既阿傑變成一道驟然光芒，衝進我一雙眼...

手術完成。

#####

「好彩你未遞信咋！」

「咪係！如果遞咗信，但你又傷咗，之後仲要休息咁耐，部門都唔知仲會唔會理你。」

「一於抖返佢一年半載，唔使做但有糧出，不知幾爽！」

病房內，一班同事前來醫院探望依然臥床中既我。

「以後唔好咁搏喇...」坐喺床邊既益哥講：「不過，如果仲後生既話，或者當時我都會衝出去，哈哈！」

多得有大家喺度陪我苦中作樂，將我既注意力分散，手術後既傷口先至無咁痛。

細華：「你就威啦，而家做咗英雄，之後仲會做埋老闆。」

我：「做英雄係要付出代價架。」

樂文師兄：「以後我地返工經過幫襯你買嘢食，有無咩特別優惠先？」

我：「緊係有，所有著救護制服既人黎買嘢一律半價...但你地開工時買嘢食，小心俾人投訴㗎！」

杰佬：「等你好返之後，一齊去搵骨啦！」

我：「咪搞我喇...俾未婚妻發現咗，斬頭都有份。」

益哥：「你個死仔杰，自己衰就好啦，咪教壞人呀嘛。」

杰佬：「吓...我諗住去搵正骨咋㗎。」

兩星期之後，醫生批准我出院返屋企休養。

真係等咗呢一刻好耐，可以話係急不及待。喺病床上面訓足兩個星期，床又唔俾落，去廁所都要人幫

· 真係人都癲，咁大個仔都未試過咁樣樣。

我雙手撐住拐杖，由於行動不便，加上傷口一直隱隱作痛，每行一步都覺得唔容易，嗰刻我深切體會到原來做病人係咁辛苦。

以前工作既時候，每一日都要面對叫苦連天既傷者病人，估唔到而家自己竟然變成佢地。

受傷嗰隻腳只要郁動少少，我都會即刻痛到發出叫吟...

今次認真係元氣大傷。

整傷隻腳，固之然無得落街，但我無選擇喺屋企無所事事，我打開睡房入面個書櫃，睇返一啲舊時買落但又一直無睇既書。

睇吓睇吓，我發覺自己原來並唔抗拒文字，反而仲喺字裡行間當中搵到啲樂趣。

呢段日子裡面，可能係空閒時間實在太多既關係，我回憶起好多舊時工作既畫面。

由當初報名投考救護員...

然後投考成功，拎住紅白藍膠袋入學堂...

出班後開始真正救人...

由於經驗少，成日做錯事而俾人鬧...

第一次成功救返醒個病人...

好多好多值得一再回味既畫面。

然後，某一日我既腦海中忽然彈出一個如果。

如果...

我寫一個關於自己，一個關於救護員既故事？

但係個故事名應該叫咩好呢？

救護員血淚史？但會唔會太過黃子華？

救護員工作實錄？聽落好似唔夠吸引。

走在最前線的救護員？未免太老土。

諗咗一整晚，終於俾我諗到一個既簡單又直接既名字...

我還是救護員的日子。

《完》